

吾師
宋尚節

JOHN SUNG
my
TEACHER



致 谢

我要向下列各位致深深的谢意：

1. 罗淑英女士——蒙她以爱心打字，促使本书得以早日出版。

2. 赖恩融西教士——1956年他出版了精装本的《宋尚节》（今已绝版）。蒙他许可，采用其书中的一些照片刊登在本书内。

3. 我的姑姑杜联光小姐——自从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她就出版了宋尚节的演讲集和讲经集，并加以妥善保存。

最后，谢谢笃信圣经长老会生命堂的资助，使本书能顺利刊行。

杜祥辉於1985年11月

谨将本书献给主耶稣在今天所呼召的青年男女，使他们在这时代中事奉主就如宋尚节博士在他的世代中事奉主一样。阿们！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希伯来书》13章8节。

华文译本《吾师宋尚节》序

《JOHN SUNG my TEACHER》一书出版后不久，远东神学院初期校友黄升秋女士便主动地把它译为华文。经过了宋博士一位可信任的门生郑遂蓝女士的帮助，这华文译本略有增删，而在人名地名方面，显得更完美。

宋博士主要是在华文华语教会中事奉主，因此好多老前辈曾经询问，这本书有没有华文译本出版。为了时间与精神的限制，译稿已经搁置了好几年。

「凡事都有定期」(传道书3:1)。刚好宋博士于一九三五年创立的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快要庆祝成立六十周年，大家觉得这本书的华文译本在这时出版最合其时，不只是纪念三十年代新加坡的五旬节复兴，同时也应华文读者的需求。基督徒布道团负责刊印这华文译本，我表示感激并赞许。

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各位职员，甚愿过去布道队剩下越来越少的前辈队员，以及今日曾听过或读过博士若干史迹的后辈信徒，看了这本记述神在过去如何藉宋博士成就大事的书，能够在这不冷不热的老底嘉世代，事主热诚再度挑旺起来。更求神在这主快再来的末世时日，兴起另一位宋尚节，无任盼祷之至！

主必要来。主耶稣阿！我愿祢来。

杜祥辉撰 郭克昌译

承蒙顾问牧师杜祥辉博士将此译著版权惠赠，作为本团成立六十周年(殫禧)纪念文献。其著作原意如下：(1985年11月)

谨将本书献给主耶稣今天所呼召的青年；愿他们在这时代事奉主如同宋尚节博士当日事奉主一样。阿们！

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谨识并致谢

序 文

杜祥和

宋尚节的故事可说是圣灵复兴的故事；它和时下流行而毒害教会的假道不同。宋尚节公然责备当代的说方言派、自由派、新派、背道者和推行各教统一运动者。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用主的话来责备这些假先知。

宋尚节的事奉是别具一格的；他满心火热地引导各界仕女悔改归向神，使他们用信心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教会得着复兴。不论他在那里讲道，都是人山人海。他所讲的道是那么的扣人心弦而令人扎心。在每一次的聚会中，往往都有一大批罪人流泪悔改，生命得着改变。舒邦铎教士在中国曾与宋尚节同工；在他所写的《怀念宋尚节》中有这样的记述：

“宋尚节很可能是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传道人。从1910年至今，我曾听过许多伟大传道人的讲道，包括叨雷(R·A·Torrey)、Billy Sunday、Henry Jowett(他是传讲「成圣」的伟大传道人)、循道会主教(包括主教Quayle)、甚至善于运用讲道技巧的Harry Emerson Fosdick(我并不赞同他的说法)、还有葛培理(Billy Graham)等。然而宋尚节在讲台上满有能力，效果的惊人和持久性都远超过他们。”

你可以从果子认识树的本质。宋尚节所带领归主的人，他们的见证历久不变，足以说明宋尚节的事奉是不平凡的。在他访问

新加坡五十年后的今天，他的果子分布在各处，这些人都在东南亚各角落忠心地事奉主。缅怀当年坐在神所爱的仆人的脚前领受属灵的福气，许多人不禁泪流满面；复兴的火仍然点燃在许多人的心坎中。

关于宋尚节生平的书藉虽已出版了好几本，但本文作者杜祥辉牧师却与众不同；他和宋尚节有亲密的交往，搜集了得来不易的资料，包括尚未出版的讲道记录、圣经注释和宋师母供应的私人信件。杜祥辉的一生和事奉深受宋尚节讲道的影响；他以满腔的热诚写出中国最伟大布道家的点点滴滴及其少有的属灵远见。

我衷心地把这本最新出版的宋尚节传推荐给所有响往复兴的基督徒和教会工作人员。对我来说，《吾师宋尚节》带我走向难忘的直落亚逸聚会时期；那时，神的灵点燃了我心头的复兴火焰。

盼望有些读者能接受挑战，跟随宋尚节的脚踪，撇下一切，背起十字架，在主再来前服事祂。在这混乱的末世里，充满了迷惑人的统一运动和妥协的神学理论，宋尚节却传出伟大且清楚的信息，就是古老的福音；这信仰是一次交付圣徒，由使徒和改革宗众圣徒传给我们的。

宋尚节为主燃烧了他辉煌的15年，带领了九十万中国同胞归入神的永远国度。愿荣耀归给神！

序 言

赞美主，从宋尚节初次南来新加坡，使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基督教会得着复兴，至今已有五十年了。1935-1939年间，我曾经四次参加宋尚节博士的复兴大会，得着许多属灵的福气。而这一本书在这时出版，我几乎是12小时不停的把原稿追读，心中交织着喜悦和激励，使我不禁回忆起那美好的时光：我们是怎样的坐着享受每天上下午及晚间三次长时间的讲道，没有人打瞌睡。当我在读原稿时，我也祈求神保守我，使我能至死忠心；我是和作者同时在1935年9月献身终生事奉主的。

50年转瞬而过！有许多在宋博士带领之下，一度热心为主工作的人已经回天家，安息主怀。今天有不少人在神的恩典保守之下，仍然为主工作；然而有更多人已失去起初的爱心，或追随底马走贪爱世界的路！在这人心越来越冷淡的世代，教会和信徒的生活越来越世俗化时，读了这本书，不但能使我这辈的人重新得力，也盼望能激发现代的年青一辈的热心，使他们得着复兴。

杜祥辉牧师将所收集的几本书加以编辑、撰录，并且加入新的作品；那些史实和重要资料，使本书凌驾其他的宋尚节传记。

此外，从宋博士在新马的事奉中，使作者得着丰富的属灵福气。他以优美的英文生动地描绘了过去的事实；有时用中文的成语和谚语译出幽默的文词；尤其是用合宜的经文来配合宋博士一生在不同情况下的事奉；在在都使读者趣味盎然，获益无穷。

亲爱的读者！你很可能象我一样，一旦把书打开，就渴望一口气读完。对讲英语的基督徒来说，你是否想知道：在半世纪以前，主耶稣的教会为什么在中国和东南亚有一个大复兴；而宋博士事奉得力的秘诀又在那里呢？让我将本书至诚的介绍你阅读。

希望主兴起读者，受感动将本书译成华文，使各地通晓华文的肢体亦得着属灵的福份！

新马笃信圣经长老会会正郭克昌牧师



直落亚逸卫理公会礼拜堂(1935)



宋博士以华语讲，吴女士译为厦语



伯特利环游布道团(1931)
前排左聂子英、右计志文
后排宋尚节、李道荣、林景康



宋博士全家福



天嬰、天真、天叔、天旨、宋师母



天真、天叔、天嬰



后座楼下为宋尚节纪念堂，
楼上系课堂。
右增建静聆纪念楼，
凡四层。

宋尚節博士傳略
博士籍福建莆田父為教會名牧
生於一九零七年九月廿七日少聰穎
學範同儕長留美工讀獲化學博士
學位既而蒙召委辦其研學畢生致
力於傳道有東方萊迪之稱凡九州
五年駐履星主領會與大會宣揚真
道痛斥異端受感誠主與缺身傳
道者無慮千百博士到處領會軌立
佈道團其勸導各地各堂會曾恩南洋
各地教會之請四度離星道踪巧至
聖恩堂隨教會因大復興凡四四
年八月十八日博士鞠躬盡瘁
歸天葬於北平年四十有四金鍊
靈修神學院同人暨星洲基督徒佈
道團特建斯堂以資紀念云爾
主曆一九六六年六月廿日 立石

IN LOVING MEMORY OF DR. JOHN SUNG PH.D. THE FLAME
OF GOD IN THE FAR EAST WHOSE EARNEST DEVOTION TO
HIS LIFE-MINISTRY OF REPROVING THE CHURCH OF
CORRUPTION AND APOSTASY BROUGHT WHOLESOME
REPENTANCE AND PENTECOSTAL REVIVAL THROUGHOUT
CHINA AND S.E. ASIA. HE VISITED SINGAPORE AND MALAYA
IN 1935 AND AFTER, AND WON THOUSANDS TO CHRIST FROM
WHOM EVANGELISTIC BANDS WERE ORGANISED AND
SCORES CONSECRATED FOR FULLTIME SERVICE. THE NEED
OF BIBLE-TRAINING FOR YOUNG CONVERTS RESULTED
IN THE FOUNDING OF THIS SEMINARY ON MAY 14TH 1937.
DR. SUNG WAS BORN AT PUTIEN, FUKIEN ON SEPTEMBER
27TH 1901. HE RECEIVED HIS HIGHER EDUCATION IN U.S.A.
FROM 1920 TO 1927, ATTAINING HIGHEST HONOURS IN
CHEMISTRY. BUT THE VERSE "FOR WHAT SHALL IT PROFIT
A MAN IF HE SHALL GAIN THE WHOLE WORLD AND LOSE HIS
OWN SOUL" MARK 8:36, MADE HIM FORSAKE ALL TO
FOLLOW HIM. HE DIED AT HSIANGSHAN, PEKING ON AUGUST
10TH 1944, BURNED OUT IN THE MASTER'S SERVICE.
DATED 22.XII.58.

纪念堂内中英碑文

目 录

I. 小引

1. 我和宋尚节博士初次会面 [1935年] 1

II. 受训期

2. 早年受训期 [1901—1909] 19
3. 兴化五旬节 [1909—1913] 22
4. “小牧师”和勤勉的学生 [1913—1917] 24
5. 啊！向西前进 [1920] 27
6. 在美国的深造和苦干 [1920—1923] 30
7. 追寻和事奉 [1923—1926] 33
8. “坟墓”的主席是“棺材” [1926—1927] 38
9. 进神所预定的神学院 [1927] 43

III. 见习期

10. 归去来兮 [1927—1928] 50
11. “水”的时期 [1928—1930] 54

IV. 事奉之年

12. “门”的时期〔一〕 61
 华北的考察之行 [1930]
13. “门”的时期〔二〕 75
 随伯特利布道团到东三省 [1931]
14. “门”的时期〔三〕 88
 随伯特利布道团到华南 [1932]
15. “门”的时期〔四〕 95
 随伯特利布道团到华北 [1932—1933]

16. “门”的时期〔五〕 从“门”到“鸽”〔1933—1934〕	102
17. “鸽”的时期〔一〕 重新迈进〔1934〕	113
18. “鸽”的时期〔二〕 从力量到力量〔1934—1935〕	116
19. “鸽”的时期〔三〕 向南行〔1935〕	119
20. “鸽”的时期〔四〕 力上加力〔1935—1936〕	122
21. “鸽”的时期〔五〕 南洋第三次奋兴会〔1936〕	129
22. “血”的时期〔一〕 在国难中火热的事奉〔1937〕	135
23. “血”的时期〔二〕 快马加鞭向南行〔1938〕	137
24. “血”的时期〔三〕 跑完最后一站〔1938—1939〕	143

V. 退隐之年

25. “坟”的时期〔1940—1944〕	149
-----------------------	-----

VI. 尾声

26. 结论	160
--------	-----

附录 I. 登山宝训之分析	167
II. 舒邦铎牧师写与宋博士去世以前	169
III. 舒邦铎牧师在宋博士临终前报导	176

《吾师宋尚节》

I. 小 引

第一章：我和宋尚节博士初次会面（1935年）

归家最乐！难怪在1935年8月，一丝丝的甜意充满着杜家的几个小伙子的心头。那是英国殖民地时代，正是学校的第二学期假期。

我们本来是和双亲住在马来亚柔佛州的居銮。城内设有火车站，距离新加坡有八十哩之遥。为了使我们得到更好的教育，父母亲只好将我们送到新加坡的英华学校去上课；这是美国卫理公会差会所开办的学府。那时，祖父是英国长老会的牧师；他所牧养的教会就坐落在实笼岗路上段4 $\frac{3}{4}$ 哩处。平日，我们和他老人家住在一起；每逢学校假期，我们姐弟四人便搭长途快车回到居銮探望父母亲。

杜氏家族素来严守到礼拜堂敬拜神，我们也不例外。一回到家中，我们顶自然的到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去聚会。新建的礼拜堂是一间砖屋，离火车站并不太远。

吴静聆女士是礼拜堂的女传道，新近打从中国来，亦兼教一班幼稚生。看她模样，还不到四十岁，为人敬虔，刚由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毕业。说起她的家世嘛，真是响当当，她的父亲是厦门的一位出名牧师。她身穿白色亚麻布旗袍，长达小腿的四分之三；脚穿白鞋白袜，充份流露出圣洁感和献身之美。

在英国长老会差会安礼逊牧师介绍之下，这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终于踏上了这片土地。这一来，许多活泼的圣诗和短歌处处

闻；加上她辛勤的逐家探访，又在讲台上传出叩人心弦的信息，整个礼拜堂顿然洋溢着属灵的敬拜气氛。

回到居銮后，我们灵里大得苏醒。一连几个礼拜，这位身穿白色亚麻布旗袍的女传道，都在讲台上报导中国的大复兴，而奋兴家就是宋尚节博士——西方人士称他为宋约翰博士。他本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博士，在美国饱受高深教育；然而为了传福音，这位青年博士竟然放弃高职厚薪，四处传道。他每次的讲道总是感动了几百成千信主或爱主。他们得救或复兴以后，灵火在内心燃烧着，都热心地在中国各角落传福音。现在难得宋博士正在新加坡，因此吴女士要求全教会都去听他讲道，地点就在直落亚逸的卫理公会礼拜堂，从8月30日到9月12日，一连举行两个星期的奋兴布道会。该礼拜堂可容纳一千人。在这情形之下，全教会六七十人都大受激励，盼望前去赴会。不但这样，吴女士还带领我们恳切地求神赐福给这位讲员和听众。我不禁暗想：到底宋博士是谁？父母亲听到这消息后很是兴奋，我那时年轻的心灵也十分激动哩！母亲在年轻时就悔改信主，她是由中国一位有名的布道家余慈渡女教士带领归主的。余教士的生活和工作深深地影响了倪柝声先生。

在聚会的前一天，吴女士带领着教会的一大班人乘火车到新加坡去，杜家多人也加入这行列。只可惜十五岁的我，十二岁的二弟祥耀和八岁的四弟祥佑却没福同去。我们三个男孩被派看家——看守着火车路五十三号的南山药房。十岁的弟弟祥和最有福气，他和父母一块儿上火车去了。

两天后，我们活象三只欢乐的瞎老鼠，趁着老猫不在，兴高采烈地玩着。忽然，传来一阵阵尖锐的叫门声。哗！是电报。我们急不及待的把它打开，原来是大姐授爱寄来的好消息：“把店关好，马上来，有大福气。”我们兴奋的手舞足蹈，好比被关学的顽童得着释放一样。眼看就要开学，我们匆匆的收拾了简单的

日用品和书本，急急的赶搭下午三点半的快车到新加坡去。万家灯火之前，终于抵达教会的牧师楼。

教会为牧师一家人预备了一间亚答屋顶的木屋，正中有一间大的起居室，两旁是卧房。面对马路的斜坡上，矗立着一座半砖半板的礼拜堂，原是英国长老差会在一八八三年建成的，急待修理。为着安全起见，除了砖柱以外，全被拆掉。这一来，正好给蝙蝠和猫头鹰派上用场；孩子们亦在此你追我逐。嘿嘿！祖父可找不着我们。

拆了礼拜堂，会友们只好在牧师的起居室聚会；现在牧师楼和礼拜堂是“合而为一”了。

当我们抵达“第二个家”时，夜色正笼罩了整个褐色的高高亚答屋顶。真快乐，我们又能及时替祖父在聚会厅点起煤气灯了。

祖父一见到我们，忙伸手欢迎，而且满心感谢主领我们平安回来，就象他祝福我们平安归家时一样。他洋溢着在奋兴会所得到的喜乐，那种炙热之情比煤气灯更亮丽。他还教我们唱一首新短歌，那是宋尚节博士第一晚领会时所教的——

“不要怕，只要信；不要看人，不看环境与外面；只要仰望耶稣，一路跟主到天家。”（奋兴短歌集43首）

饱餐空前未有的“天粮”后，饥肠辘辘的我们早把晚餐给忘了。

看，从奋兴会回来的有：爸爸、妈妈、打电报的大姐、祥和与小弟、还有三姑联光、二姑和四叔。他们边走边唱“赞美主”，真是歌声飞扬。

突然，父亲从他的房内拿出一个大包裹，外面用旧的中文报纸包着。他虽然是一个严守纪律的人，可是现在倒象一个怕见校长的小学生。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流露出这种说不出的喜乐。他见证主怎样藉着今天的信息，拯救了他的灵魂；不但这样，主也除

去他长期的抽烟恶习。哈利路亚！接着他到礼拜堂的空地上，在榴连树下一把火，把他所有的香烟罐、一包包的“Rough Rider”、中国的红烟泥、方头的雪茄烟、烟斗和其他东西一股脑儿丢到火里去。其实，父亲常常差我到香烟摊去买这些讨厌的东西，我对它们真是太熟悉了。冉冉上升的毒焰中，烟灰盘也融化在其间。从此，父亲的烟瘾真正一了百了。老实说，他也曾戒过烟，吴女士还教他烟瘾起时吃薄荷糖，可惜总不见效。在这光景之下，我们怎能不为他赞美主呢？大家情不自禁的一起高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众罪都洗清洁，惟靠耶稣宝血。”（奋兴短歌集111首）

我们三个小伙子虽然没有他们的经历，这时却也着实被眼前属天的能力所激动。心中想道：“啊，巴不得我们一开始就能参加奋兴会。”

老德国挂钟打了十一下，好刺耳，母亲连忙催我们通通上床去，因为明早七点还有英语聚会，是特别为英校学生预备的。只剩下几小时了，当晚亚答屋顶下的礼拜堂和牧师楼里，祷告声不住的荡漾；虽然每一个房间的人都尽量压低声量，但它们还能穿过陈旧的隔板，回音阵阵，使我深深的感受到神的同在——这是从来没有的经历。

第二天清早，当天边还挂着最后一道星光时，我和二弟祥耀就踏着脚车出发了。轻风拂面，我们破天荒的完成五哩的行程。进了城，找到直落亚逸街，堡垒似的卫理公会礼拜堂就在眼前。到今天，她依旧稳如泰山。

快快跑上教会二楼的礼拜厅，只见密集着许多青年人，甚至走廊也座无虚席。霎时间，我们被这位博士传道人吸住了。在新加坡，很少看到这种人——他摇曳着洋纱制的白长袍，黑发斜垂在高额上，声音粗哑，操着美国式英语，相貌古怪；他一面在讲到神降火于所多玛和蛾摩拉之前，亚伯拉罕怎样为他们向神代

求，一面从讲台这一边走到那一边，猛向年青的听众责备：“你该死！该死！新加坡是否比所多玛邪恶？新加坡是否比蛾摩拉圣洁？在新加坡能否找到十个义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站在圣洁、公义和发义怒的神面前……”神的信息如雷似电的攻破了罪恶之城，也开始粉碎了我们那抗拒的心墙。

聚会结束前，他严肃的呼召大家悔改；许多男女学生都受感动，一个个的走到台前，降服在主前。于是他带领众人把每一样的罪都认清。“你有拜偶像吗？你有不顺从父母吗？你曾偷朋友的东西吗？你测验时作弊吗？你有上跳舞厅吗？你有在暗地里作坏事吗？你撒谎吗？你打牌吗？你抽烟吗？你赌博吗？你借书，忘记还给人，现在还放在你的书架上吗？这就是偷盗！……你该死……该死……你不能洗净你的罪，但是耶稣能够。祂死是为你、为你！”

“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天父，伸开双手，渴望你归家。”（奋兴短歌集62首）多少人一面唱诗，一面泪如断了线的珍珠淌着、啜泣着，淌着、啜泣着。

我和二弟祥耀轻轻的随着安静的人群走出教会的礼堂，创世记28章17节：『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不啻在这里重演。

午餐后，继续第二堂聚会。宋博士手持白手巾，带领我们唱他自己填的歌：“你必须重生，你必须重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必须重生。”（奋兴短歌集58首）太新奇了，我就象尼哥底母第一次听到“重生”的道理一样。

他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开始一节节地讲述尼哥底母夜里访问耶稣的事。只见他的手指着我“你重生了吗？如果没有，你一定会下地狱！”传道人的每一个字都刺透我的心，令我战慄不已。但是撒但却尽力拦阻我，它有许多甜蜜的藉口欺骗我，使我不能到主基督面前。它低声地对我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出

世不久就受了洗，而且现在你已领受圣餐，你固定到教会参加主日学，你的祖父是一位牧师，你的母亲已经把你奉献给神.....。”

赞美主，不管撒但怎样在我耳边工作，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圣灵的声音大而清楚地反驳：“但你还没有重生.....，但你还没有重生.....，但你还没有重生.....！”

我本来自视甚高，加上严格的家庭宗教背景，虽然第一次知道不能靠平日的善行得救，却硬心不理传道人的呼召，不肯举手，内心的挣扎使我感到极其痛苦。这时，只见祥耀举起手来；心灵的战争正激烈的，突然从他来了一股力量，我似乎被电一触，立刻也把手举起来。当我一举起手时，我的罪担就脱落了；我看见自己好象天路客一样的跪在十字架下，从此罪担永远脱落。——“罪重担，皆脱落，我真快乐因我罪担皆脱落。罪重担，皆脱落，我真快乐因我罪担皆脱落。”（奋兴短歌集60首）《诗篇》32篇1至2节说得好，『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现在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去我一切的罪，我是何等的喜乐！我曾一度热切的渴慕属灵的恩典，也曾陷入低潮，重担紧压着心头，现在有日光照在心怀了。

“快乐日光，平安日光，何时能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欢笑时候，有日光照我心怀。”（奋兴短歌集28首）

现在我经历到重生的大喜乐，整个人得着真自由。现在我开始口唱新诗，赞美祂奇妙的拯救。奋兴会是唱诗的时间，用热烘烘的心来唱，能使人迴肠荡气，就象先知以西结在灵里的光景；使我们的被举起来，初尝天堂的滋味。

“欢呼颂扬充满天庭，因众圣徒回天宫；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手舞足蹈喊和撒那，同来加冕万国王；在那新耶路撒冷。”（奋兴短歌集3首）

回想起那荣耀的中午，主耶稣洗去我的罪。当时有四五十人走到台上去，巴耶利峇卫理公会的周福兴牧师在旁协助宋博士。我仍记得胖胖的他，伸出双手，热情的用英语向我们呼召，由吴女士翻译成华语：“要得救的人，请你一直走到前面来。”布道家恳切的呼召着，他不放过每一个在挣扎中的人。

现在，我们得了重生的洗、圣灵的更新，(提多书3章5节)内心的深处涌溢出奇妙的新生命。『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8章16节)当这位布道家叫我们祷告时，这新生命促使我们自然而然的开口呼求阿爸父。过去每逢我祷告的时候，总是敷衍性的套用死板的文句或机械式的背主祷文。现在，我才了解：用赤子温柔的心向慈爱的天父祷告，必定蒙祂垂听。我觉得我象一个长期失落的孤儿被慈爱的父重新找到了。

接着，更多的人在奋兴会重生得救，使直落亚逸礼拜堂的祈祷厅充满了能力，却完全没有说方言的现象；也不象今天灵恩派聚会的乱哄哄而不守规矩。在使徒时代，信徒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如今每次讲道前后，全体听众站起来开口祷告，赞美声和祷告声十分和谐。当我们从内心深处涌出祷告和赞美时，有如活水江河直流，根本不需要许多重复和结结巴巴的哈利路亚。(约翰福音7章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宋尚节的奋兴会里，有一种特色，人们顶自然的用福建话热烈的说：“赞美主！”

在两堂聚会之间，只见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分别集合一起，跪在地上开口向神祷告。奉主的名向神祷告是何等的喜乐；当我们把重担带到主前是何等的释放。

奋兴会不单是唱诗的时间，奋兴会亦是祷告的时间，是恳切、热烈、同心合意的祷告时间。“不住祈祷”这首祷告诗歌很快就上口了。

“不住祈祷，因主是近；不住祈祷，主全要听。真神应许，

决失信；不住祈祷，主必应允。”（奋兴短歌集152首）

就如初生的婴孩需要吃奶，突然间，我发现我连一本圣经也没有。实际上，那些走到台前的五、六十岁老人家也和我一样的可怜。可能我可以原谅自己，因为在教会和牧师楼里多着呢！其实真正没有自己的圣经的理由是很明显的——试想：死人会吃吗？聋子会听吗？『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3章3节）

当我和弟弟重生的那天，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楼下书摊买一本圣经。在那一周的奋兴会里，我共买了三本圣经：一本英文，一本中文，另一本是新约中英互译本。

年轻的我第一次领悟到中文的重要，因为宋博士用英语讲了几堂道后，就转用我们的国语（华语），也译成福建话。福建话是新加坡的通用语；到今天，我仍旧称它为非正式的国语，因为新加坡的居民有七十六巴仙是华人。

吴女士的哥哥是政府部门的中文教师，他本来是宋博士的翻译员，可惜宋博士讲道很快，他应付不来，翻译几次以后只好作罢；而他的妹妹，也就是来自居銮的吴女士，刚好顶替他的位置，全体会众都听得很满意；尤其是我，十分崇拜她，因为她是我母亲最好的朋友。『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马太福音20:16）这句话说得真不错。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圣经公会的中英圣经和中英互译本都卖光了。为着应急，从马来亚的首都运来大量的圣经，圣经公会也因此得着复兴。

为了使刚被主得着的我们信仰更加坚定，宋博士替我们在新买的圣经扉页写上一节金句，并且签上他的英文姓名。他最喜爱的一节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另一节是诗篇23篇1节。接着，他教我们在圣经的第一面写上我们重生的年月日，所以我在所买到的每一本圣经上都小心翼翼的写着：“赞美主，一九三五

年九月一日重生。”为了坚强我跟随主的决心，以下几年，我在圣经的后面几页加添了许多“心愿”。

宋博士告诉我们，他每天读十一章圣经，主日读十三章。他也教我们要每天读自己的圣经。他说：如果每天读三章，一年会读完全本圣经一千一百八十九章的一千零九十五章。从此，读圣经不再是例行工作，而是一种奇妙的新经历。『我何等爱慕祢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诗篇119篇97节）

至于我，参加宋尚节的奋兴会不单使我领悟到中文的重要，也驱使我将中文当作初级剑桥文凭考试的一项科目。读完整本中文圣经后，我认识了大约二千个中文字，使我拥有足够的知识去考试。感谢主，这是从读中文圣经得来的另一特别的祝福。读了英文圣经后，我的英文程度随着提高；当最早的新译本Moffat面世时，我也买了一本，而我的英文也更进步了。

此外，我从奋兴会得到另一种好处：我不但会讲母语潮州话，也学会了福建话；这两种方言十分相似，比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更相近。其实，不论学习何种语言，最重要的要掌握正确的音调。我身为潮州人，在参加这两个礼拜的奋兴会以前，很少和福建人接触，现在竟然说了一口流利的福建话，真是太奇妙了！我是这样的经历了圣灵赐给我说方言的恩赐！神不但让我学会讲华语，预备我服事自己的同胞，祂也赐我机会向本国操各种方言的人讲道，而福建话正是祂给我的第一种方言。

除了圣经以外，我们各自买了一本宋尚节《奋兴短歌集》，厚达一百三十页。本来我们只限於唱一百二十首的汕头长老会圣诗或是多一点的二百首的闽南圣诗。虽然我们在英校念书，却参加了中文崇拜；潮州人参加潮语的，福建人参加闽语的。当时英语礼拜并不盛行，华语也不像今天这样普遍。

当时，宋尚节用中文所写的《我的见证》很快被抢购一空。不久，圣经公会的英文秘书狄生Tipson先生，将这本书译为英文

(他本身讲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因为这些书籍能满足我们的属灵胃口，而且售价又是人人买得起的，难怪圣经公会生意兴隆。我在奋兴会所买的英文圣经，书面还是人造皮的，售价仅一元六角五分；而中文圣经的价钱比英文的便宜，在三十年代时，还没有平装的圣经。

在直落亚逸的两个礼拜奋兴会中，宋尚节博士讲了四十次道，第四十一次是为病人祷告，第四十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是见证会和叙别会。虽然宋博士每次的讲道足足有两个钟头，但是从不乏味，也没有人打瞌睡，因为他的信息顺序渐进，合乎逻辑，并不像那些枯燥无味的演讲式讲章，是建立在一些抽象的真理上。宋博士利用活泼生动的比喻来表达他的教训，就像本仁约翰的《天路历程》一样引人入胜；他最擅长讲述人物传记及启示性的讲章。

不但这样，他更进一步选用适合的短歌来强调他的主题。因此他一面带领我们重复地唱诗，引我们进入信息，一面使我们聚精会神地听道。他不是职业性的传道人，也不套用礼拜仪式；他有着超人的精力，热爱灵魂的心肠。当时，他已经走出旧框框，利用各种视听教具来表达他的信息。

有一次，当他讲到五饼二鱼时，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条法国面包，於是他一面讲，一面擘，并且把所擘的传送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吃到面包碎渣儿的人，不但有耳福，更有口福。一直到今天，这双重的甘甜滋味，仍然令我回味无穷。

另一次，宋博士煽着一个小炉子，内有火炭。煽动代表圣灵的工作，炭炉代表我们的心。圣灵动工使我们的新生命火热，而且集体比单独更能持久挑旺。正如路加福音3章16节所说：『祂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常利用黑板布道：漫画里的大头小体代表我们有知识却无健壮的灵性；大肚代表我们好逸恶劳；瘦弱的两手两脚象征无力

行善行道。他虽然不是出身於正规的神学院，但是他的讲道清新有力，别具一格。有些缠足的老太婆给了他这样的评语：“宋博士能够使我们笑，也能够使我们哭。”他的讲道深深地打动男女老少的心。

至於我们这班年青人呢，也不落老年人之后；我们不会轻易放过他所讲的每一句话。

当奋兴会进行到一半时，他开始呼召听众自愿参加布道队：现在我们已经得救了，神救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向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作见证，把耶稣基督传给他们。宋博士看到中国传道人的不合理待遇，他们在教会中为着大大小小的事而无暇出外布道，使他感到非常的难过。他感叹道：教会竟把传道人当作老妈子看待！除非会友肯向亲友传福音，领人归主，否则教会就没有什么前途。他的劝勉激发了一批批的基督徒，使他们乐意献上自己作传道的工夫；于是「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宣告成立了。

每一布道队至少有三个成员，于是祖父和我兄弟俩组成了一队。每一队有一个号数，且有一面三角形的旗，上面印着红色的十字架，用中文写着“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第X队”。不论到那里去作见证，我们都毫不害羞地拿着这面旗。有一阵子，我们好像暴风直捣狮城(新加坡)。

布道团在奋兴会中产生了，我们在台上与神立约，每礼拜至少一次向人传讲基督；而宋博士为我们祷告感人至深，使我们进一步的把自己虔诚的献在主手中。此后，各队就会每月集合一次，定於每月第四个星期六的下午二时，轮流在曾经参加这次奋兴会的各区教会举行团员及奉献者祷告见证会。结果，吴女士被选为团长。她是宋博士在南洋的翻译员和同工；她年年被选担任团长，一直到1974年被主召回天家为止。

下午奋兴会暂停时，布道团员就好像军队一般的前进，在直落亚逸附近的每一条街上，同声唱着著名的主题歌“十字

架....我众罪都洗清洁，惟靠耶稣宝血。”接着分发福音单张，邀请人们到教会来听宋博士讲道。

宋博士进一步的呼吁我们“全时间奉献”；他向我们发出更高的呼召：现在我们已经从主耶稣基督得着完全和自由的救恩，难道我们不应该进一步的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用我们的一生来事奉祂吗？宋博士就像年老的保罗，为主征募提摩太入伍。他不但要得着布道团员作后备军，更要得着全时间奉献的传道人所作正规军。

宋博士一发出这呼召，我是在第一批响应走向前的行列中，老少共有八十五人。在1935年9月8日那天，有一个少年人，比我大几岁，也走向前去，他就是郭克昌牧师；现在他是新马笃信圣经长老会会正，也是万国基督教联合会(廿世纪改革运动)的一名领袖。另一位没有公开承认，但是他一想到宋博士的奋兴会时就充满喜乐，他就是我的三弟杜祥和医生；他是笃信圣经长老会的另一根台柱，是远东神学院的董事长；信徒所采用的英文《每日读经课本》是他创始成终和编著的。老实说，笃信圣经长老会的精神和魄力大部份是来自1935年的“新加坡五旬节”。

至於我，在宋博士还没有发出呼召前，早已清楚知道长大了该做什么。当我出生时，母亲就把我献给神，正像哈拿献撒母耳一样。祖父为我举行了奉献的祷告。年幼时，母亲总是为我提到她向神所立的誓约，她要我长大了作牧师服事主。在这种情形之下，随着奋兴会的快速进行，圣灵在我内心更深的工作，我决定把我所有的一切完全献给救主。

当时，宋博士提起一位姓李的青年人，他穿着草鞋，留着长胡须，把福音传到蒙古去。我向神发誓，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要背起十字架，就是到西藏也在所不辞。主在十架被钉死的大爱，加上母亲的誓言，激动了我事奉主的热诚。

有了这些全时间奉献的人，就需要努力的栽培。本来布道团

员有每月固定的聚会，而我们这些奉献者，除了参加这聚会以外，还要参加另一个聚会，也是每个月一次，由一位政府英校老师潘福生先生(Mr. Phoa Hock Seng)负责。他全家人，包括他在内，都从死气沉沉的英国圣公会教条中得着荣耀的释放。本来他的巴西班让大平房是建在偏僻的西海岸，他却用来作布道所，又从布道所成立为一间教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被按立为牧师，今天，他的太太仍然健在。他们在巴西班让的斜坡上又建立了一间教会，正好俯瞰着新加坡海峡。这间教会不但供该堂会众使用，也造福那些到这里举行营会的青少年。

虽然宋博士日夜操劳，一点也不松懈，但他从来没有倦容。他得力的秘诀在那里呢？不错，每天一只煲鸡的汤的确对他有帮助；他不像一般中国人爱吃猪肉，因他轻视这种不洁净的动物。在激烈的讲道过程中，他总是大汗淋漓；因此，有人为他在讲台上预备了一杯冲淡的鸡汤，给他加添力量。宋博士在工作中有满足的喜乐，因着那不计其数的得救者，使他越工作越喜乐而越有力量。『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尼希米记8章10节）

在聚会期间，满有爱心的博士还有精力来进行辅导，为心灵沉重、破碎者代祷，并且阅读那些向他透露心声的信件。这些见证和代祷的信件都在他的行李箱中，因此他不但是一位布道家、传道者，同时也是一位忠心的代祷者，记念着远东与日俱增的羊群。

中国式的穹形屋顶盖在直落亚逸卫理公会礼拜堂的阁楼上，阵阵温暖的海风从直落亚逸水坞吹来，只见宋博士向后靠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面对着那些需要进一步属灵帮助的人们。为了好奇心的驱使，我也上去看个究竟。结果，使我更加谦卑的屈膝，流出更多悔改的眼泪。人群中有一个是我认识的，就是王瑞春牧师的父亲王美家长老。我们不但流出悔改的眼泪，也藉着所流的

泪归回，与神和好。人们公开的把偷去的款项送回给神；在同一间教会里，长期失和的长老和执事也言归于好；第一位痛悔的可算是黄汉光牧师。他是新加坡耶稣教自立会的牧师，该教会是自立自养的。麻脸的他，长得很结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35年9月，在直落亚逸教会的场地上拍了一张照片，内里有八十五位全时间奉献者，他就坐宋博士的旁边，你可以一眼认出他来。

最后一晚是见证会，只见他喜气洋洋地第一个起来见证他怎样在复兴会中得重生。宋博士立刻回应“赞美主！”并出其不意的请他坐下；只有这样才能给排长龙的人都有机会作见证。在一个接一个的见证中，夹杂着自然和谐的福建、潮州语的欢呼：“赞美主，赞美主”！如果我不是自以为学生不适合发言，我一定也会到台上去作见证。那时我没有上台，内心很不平安；后来我终於在英华学校班上的“文学协会”为我所信的主作见证，心中才觉得安然。

一直到今天，所有的见证都深深的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可惜就是要重述其中一部份生动的见证，时间(篇幅)也不许可；让我写出三、四则特出的见证和大家分享吧！

颜明德先生是一个富有的出入口商人，总行设在直落亚逸区；我可不知道他是否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带着三个妻子来赴会。他和妻子们以及儿女们都荣耀的得救了。他妥当的安排第二和第三个妻子，把生意交给长子，就开始他巡迴布道的新企业。后来，他成为家父的知己之一。每当他到马来亚(现在的西马)柔佛州巡迴布道时，他一定会住在我们的家中，并且到我父亲的教会讲道。他一年又一年的忠心事主，直到生命结束为止。他曾经刊印了一本中文的《雅歌注释》。

有一个商业广告画家在直落亚逸卫理公会附近的丝丝街开了一间画社。想不到我们的歌声竟吸引了他的两个妻子一齐来听道，并且得着荣耀的释放。这两位年青的妇女不但流下悔改之

泪，而且同时献上她们的生命，全时间来服事主。她们两个人都离开不悔改的丈夫，到金链灵修院受训。这间灵修院可说是宋尚节藉着吴静聆女士在新加坡的延伸事奉。

洪素华女士是这两位妇女中比较年长的一位。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前，她移居到马来亚的彭亨州去，在劳勿这金矿城的小丘上，建立了一间教会。战后她在邻城文冬建立了另一间教会。五十年代的初期，本书作者和另一位也是听宋尚节讲道悔改的许乾泰牧师，结伴到马来亚内地布道时，曾经去访问这两间教会。

十九岁的林金声本来是一个佛教徒，当他参加了奋兴会之后，就放弃原来的信仰。虽然没有人答应支持他，他还凭信心出去传讲基督。他和一群弟兄会的人交往，后来在武吉班让建立了一间教会，日渐兴旺；现在他将近七十岁了，但他仍然在传福音，充满活力，和半世纪前没有两样。

宋博士在新加坡岛偏僻地带也为主撒网，得了许多宝贵的灵魂。靠近柔佛海峡的林厝港，有一间养鸡场，在一场鸡瘟中，沈永坤先生夫妇和他几个在田园以及渔场干活的儿女们都进入神荣耀的国度。本来他们要到城里去，就得长途跋涉，加上田园工作缠身，他们只好求主开路。沈先生用福建话说：“赞美主，祂听了我们的祷告，一夜之间，我们的七百只鸡都得了传染病；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放下一切到会场来听道了。”就像哥尼流一样，沈先生和他的妻子以及儿女们，全家都信了主。每当布道队举行每月一次的例常聚会时，他总会带着妻子儿女们乘坐罗厘车走二十哩路浩浩荡荡地来到聚会处。沈先生热爱祷告，藉着祷告与神摔跤时，使他觉得更加靠近神。在他蒙主恩召前，不啻是布道团的大力支柱。他的见证动人，他常常讲述神在他生命中所行的大事，尤其是日军打从柔佛海峡过渡到他们的鸡场，他怎样蒙神拯救的事，更使我听得津津有味。

他的儿女都很热心爱主。长子沈主恩是长老会荣耀堂的长

老，任海外宣道部的主席，敢与“统一运动”对抗，可说是一名真理战士。他也是本书作者的同工，我们常常一同到印尼廖内岛去布道。他曾经和我谈起他父亲悔改信主的事：“他老人家不但打碎了酒瓶，还把香烟和中国烟丝都丢进沟渠里。”他的弟弟沈天恩是荣耀堂的执事，连任布道团的区长到如今。

我可以举出更多的实例使人们清楚看到圣灵复兴的果子是常存的。这复兴横扫中国大陆，延伸到东南亚(中国人称为南洋)群岛和各地。

最后，我要谈谈第一次看到宋尚节博士奉主名为人医病的事。今天灵恩派人士标榜“神医”，他们重视医病过於布道。起初，宋博士并没有宣布要为病人祷告，而是在发生了特别的事后才破例的。其实，他曾经在别地方强调：他是被召来传道而不是医病的。当时中国北方医药设备贫乏，眼见人们惨受各种病痛的折磨，哀声谁怜！在基督的灵激动之下，怜悯之心催逼他开始这项工作，而且还是一位宣教士说服他这么做呢！

在奋兴会的最后一天下午，有许多接受了主的病人，都排队到讲台的一旁；宋博士跪在地上，旁边有一张椅子，病人一个接一个的跪在他旁边；那群和他常在一起的人士也跪下同心祷告。当病人一个个地跪在宋博士所靠的椅子前时，他用手指蘸了碗里的橄榄油，很快的向病人头上一拍，发出粗哑的命令：“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医好你的病。”接着，病人马上站起来，从另一边走出去了。

於是，整个下午都花在医病的事上。到最后，就是奋兴会结束前的一段时间，那些蒙主医治的人都起来为主作简短的见证；他们激动地说：“赞美主！感谢主！”达到聚会的高潮；宋博士也和他们一起高声感谢赞美主。他小心翼翼的避免夺取神的荣耀，有人提起他的名或称赞他，他会马上严厉的责备对方。

回忆往事，我可不记得多少疾病蒙医治，然而有许多人像我

父亲一样得救了，他们脱离了抽烟和吸鸦片的罪。吸鸦片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社交恶行；在三十年代时，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设有官方鸦片零售商店。瘦巴巴的人力车夫被太阳晒黑了脸，苦力面黄肌瘦，他们都与鸦片结了解之缘。据说：他们宁可吃“黑饭”，而不吃“白饭”。这真是人心完全堕落的写照呀！赞美主，我看见其中的一个“鸦片鬼”站起来见证神的拯救能力；他的脸虽然黑，双眼却有光彩。

我呢，从幼年开始，就经常闹胃病，苦不堪言。那天下午，我并没有去请宋博士抹油祷告，但经常折磨着我的胃病却痊愈了。是的，『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尼希米記8章10節）我既然專心仰賴耶和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認定祂，這便醫治我的肚臍，滋潤我的百骨。（參閱箴言3章5至8節）新近醫學已發現一個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是有着密切關係的。

好景不常在，1935年9月12日晚上悄然來到，宋博士帶領我們唱“天父必看顧你”，只見他泪流面頰，使我們這群重生贊美神的新基督徒，也不禁雙眼模糊起來了。

“大家分担忧患，大家分肩重担，大家共洒同情之泪，大家怜惜悲伤。”

向我們珍重道別後，宋博士終於把他在新加坡的羊群交給主。緊接著的下一站奮興會依次在麻坡、馬六甲，然後到森美蘭和檳城，再從檳城渡過馬六甲海峽到印尼北部蘇門答臘的棉蘭。

1935年10月18日，宋博士又回到新加坡，舉行一周的培靈會。禮拜堂內再度擠滿他不久前才說再見的“羊群”。這一次，有許多人是在剛到內陸聽過他講道的；經過這第二次的聚會，新加坡又增加了廿一個單位的布道隊，團員也增加了一百卅二人。在宋博士第一次遠征南洋（東南亞）的布道旅程中，為主贏得了五千多個靈魂。敬愛他的人參加了10月25日最後一次聚會後，更加熱心為主作見證。

当他离开我们时，我和其他成千个信徒一起到炭巴码头去送行。只见三角形的十字架旗帜迎风飘扬，布道团员一个紧接一个走向舷梯向敬爱的他说再见。面对这一群属灵的儿女，他的内心是何等的激动，有如慈母将要离开家中所爱的儿女一样。他觉得主在对他说：“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大羊！要在第二间圣经学院用神所有的话喂养他们。”那时的我，仍然流连在码头上，直到看不见我属灵的父亲为止。我却不再像以前一样的感到孤单或是没精打采，因为我有复活主与我同在，我可以继续不断的亲近祂，不论我踏着心爱的脚车到何处去，祂总常在我身旁。我何等盼望有那么的一天，我能听见主的呼召来服事神，就像宋尚节博士所介绍的这一首诗歌里的召唤。

(一)我听复活救主常说：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终日呼喊唇燥舌干，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二)你虽犯罪我必赦免，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去旧换新使你完全，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三)放下你的一切忧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我必使你福杯满溢，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副歌：

我为救你撇弃宝座，我为救你流出宝血，

尝尽苦杯经过苦穴，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奋兴短歌集161首)

II. 受训期

第二章：早年受训期（1901—1909）

义和团之乱后的第二年，正是满清执政的最后十年。1901年9月27日中秋之夜，有一个排行第六的孩子在中国南部福建省兴化县凤迹村的一位牧师家中诞生了。婴儿的头很大，和哥哥们大不相同；这是宋师母悔改信主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宋牧师替他取名天恩。夫妇俩以感恩的心将儿子献给主，希望他长大后为主工作。

当日，美国卫理公会差传部负责的中国牧师楼，除了几件家具以外，家眷的生活必需品都告从简。虽然天恩所住的地方并不舒服，屋外的环境却是相当美好：朝阳初升前，雾气迷蒙；重重远山如黛，潺潺流水清新悦耳；高山低谷，美景如画；这是神奇的千变万化杰作。小天恩漫游其间，乐也融融。『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诗篇19篇2至3节）诗情画意，尽在无言中，在在都满足他的好奇心。宋家大小就住在这纯朴的乡间牧师楼里，一直到1909年，宋牧师升任为兴化卫理圣经学校的副校长为止。

宋学联牧师是一个性急的人。天恩在这一方面比他的弟兄姐妹更加酷似父亲；长大后，他开始和严守纪律的父亲发生冲突。挂在墙上的藤条，象征着父亲的权威；而这藤条常鞭笞小宋赤裸的背呢！叛逆的天恩不但和父亲发生冲突，也常常和弟兄们争吵。他们叫他“大头”，就是向他报复，因他常在家中作鬼作怪。

有一天，“大头”和哥哥正在天井里吃粥，突然，两人吵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乘自他父亲的热血在奔腾，他不由分说

的将手中那盛着热腾腾稀饭的碗向哥哥头上打去，“扑”的一声，他哥哥从脸到颈都被烫伤了。顿时，他知道闯了祸，该受父亲的痛打，于是把心一横，想跳下井去避难。不料，井已盖住，他只好气急败坏的钻进床底下躲起来。他活像一只无路可走的小老鼠，一直藏在那儿；黄昏时，父亲才把他找出来；当然，免不了要吃藤条面。然而，父亲打醒了他：这时，万籁俱寂，父亲打了他一顿以后，却默默地走向书房。这一幕情景使小宋难忘怀——哦，父亲的怒气中竟蕴藏着如此的爱，何等奥妙！

另一次，好戏又上演——怒气冲天时的“大头”好像头小公牛，一见到红布更不可收拾，一个箭步冲向一个水缸子去；乖乖，不得了，水缸子破裂了，“大头”却屹立如故，头颅未损丝毫。

虽然天恩是一个性急的人，他的心地却很柔顺；在独处时，他默想生死之谜，往往十分苦恼、困惑。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呀！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死呢？我不要死！还好他有怕死的心，才能保守他不致远离神。许多年以后，在某一次的奋兴会中，他讲到 he 初次与死亡相会的光景：

“当我九岁（阳历计算该七或八岁）那年，我看见门外摆着一口黑色的箱子，我忙问母亲：‘这有何用？’她说：‘这是棺材，要给三岁（阳历算来一或二岁）的妹妹睡的。’奥秘中的奥秘！我只知小妹妹是何等的可爱，但是母亲却说她已死了。我向房内走去，只见她的面色苍白，双手双脚冷如冰；可叹我还懵懵懂懂的，不知道我已见过死亡了！

“我呼唤她，可是她不回答我。我跑出房外，只见母亲在流泪。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不知道妹妹怎样死的，我年纪比她大，怎么不是我先死呢？就在那时，我看到有人把小妹妹放进棺材里，我喊叫母亲，她似乎没有听见，其他的人也听不见。他们把棺材抬出去，我问母亲：‘他们要把妹妹带到那里去？她会再

回家吗？’母亲说：‘他们必须把她带到乡下去，她不回来了！’

“一听到这话，我突然大哭起来。接着，我问母亲：‘我不是也会像小妹妹一样？’母亲回答说：‘是！’这回答使我更加沮丧，当夜我梦见我和妹妹一样的死去，同样地被放在棺材里，我害怕起来，向父亲大声哭喊：‘我不要死，我要和你们住在一起。’在号啕哭泣中，我惊醒了，也把父母亲吵醒了。我说：‘我梦见我死了，我很害怕；我不要死，死亡太恐怖了，它会把我带到荒凉的乡下去。不，我一定不要死，我要和爸妈永远住在一块儿。’”

虽然，宋家有性急的人，免不了有争执，但是牧师楼内这一家和任何正常的家庭一样，是一个快乐的家庭。天恩有一个大哥、四个姐姐、四个弟弟、另一个小妹妹年幼时已去世。家中有这么多口要吃饭，难怪厨房内常空空如也。『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提摩太前书6章6节）晚餐的粗饭淡菜，加上一点鱼或肉。饭后，牧师楼的赞美声处处闻，原来是全家齐集在敬拜神。“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奋兴短歌集72首）这一首出名的短歌就是从小在每晚的家庭礼拜中学来的。

尽管父亲用藤条打天恩，他和父亲的感情却特别的深厚。有一次宋尚节在奋兴会讲道中提到父亲：“我的父亲每天都写日记，我是从父亲学到每天写日记的习惯。每逢星期六，父亲就要爬到山上去，为礼拜天的信息和全体会众祷告。他并不是强壮的人，常常咳嗽，受尽痛苦。有一次，他咳得好厉害，差一点死去，母亲和我连忙一起为他祷告。感谢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医治了他。父亲是一位虔诚的牧师，他事奉主整整四十四年。我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位疼爱我、教导我、用属灵食物养育我的父亲；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父亲的功劳。”

第三章：“兴化五旬节”（1909—1913）

在天恩的年轻生命中，有一件重要的事令他终身难忘，那就是“兴化五旬节”。事情是发生在1909年。当时，宋牧师已调任兴化大教会的牧师，在他的带领之下，一年之后，人数由二百增加到四百；第三年，竟增加到一千。在另一次的讲道里，宋尚节为他的父亲作见证：“我从来没有看见那么兴旺的教会。”但是神为兴化的人民预备了更大的祝福，就如圣经所说：“风顺着意思吹”，所以兴化五旬节竟在一个下午突然来到。当时，那一区的基督徒正在常年大会上举行纪念主受苦惨死的聚会。

讲员是一个年青的林牧师。早年，在上主日学时，天恩就深深的被他生动有趣的讲述所吸引；现在当他讲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时，有一种以前所未见的大能力临到会众，他的话像利剑般刺透他们的心。当他讲道的时候，听众们都感动得伤心流泪，甚至讲员也身不由己的失声痛哭；他是为他自己的罪过把主钉在十字架而悲伤。在同样的情形之下，越来越多的会众为自己的罪责备自己，降服在神面前流泪呻吟；他们再也不为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而争论不休了。在圣灵光照之下，人们彼此认错；教会内长期不和的长老和执事们亦互相握住手臂，彼此饶恕；被偷去的东西归回原主了。廿年前宋尚节出版的《我的见证》中这么记载：“在这件重要的事发生后，许多被圣灵责备的少年人送还几百粒偷去的球，他们尽可能的物归原主；若是不可能的话，他们就将‘赎罪祭’送到教会财政部。”

在神的灵火焚烧下，就像主升天后第一个五旬节那样有许多人得救了！兴化五旬节名闻遐迩，南至厦门，北至福州，甚至美国有人闻风前来访问。

九岁的天恩是悔改者之一，他也感动得流下了许多的泪，甚至衣领也湿透了。赖恩融(Leslie Lyall)宣教士为宋尚节写了一本《为神燃烧的远东火焰》(Flame for God in the Far East)。他认为这小孩在兴化五旬节时，已经找到主耶稣并且接受祂为救主了；而刘翼凌教授以中文写的《宋尚节传》却有不同结论——他引用宋尚节自己所作的见证，以为他是在美国留学时灵性才有转机。刘教授写道：“.....那时的天恩年方九岁(若从1901年9月27日算到1909年的受难节，实际年龄只有七岁半)，虽然每天都去听道，但是没有悔罪更新的觉悟，也没有接受新生命；不过他觉得有一种能力，驱策着他，使他不得不去听讲。”刘教授接着说：“这是一课有益有用的功课，是宋博士后来在布道时常常付诸实行的。感谢主，在这么早的时候，已把这样重要的功课——实际上是奋兴布道的秘诀——教了他，并且印在他心里了。”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那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翰福音3章8节)“生”是一种奥秘，从圣灵生的是一个更大的奥秘。

不错，复兴是由全能的神按着祂的美旨施予或保守的，但是从兴化五旬节的复兴看来，人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初期教会在圣灵降临前，有一百廿个信徒同心合意的在一起祷告。同样的，在美国，有两位年长的女信徒接受了兴化一位宣教士的请求，为兴化的复兴同心合意的代求。这两位美国妇女一月又一月地为兴化恳求，突然间，她们的内心得着一个有力的确证，知道神将在1909年的受难节行大事；於是她们写信告诉兴化的朋友；海邮的速度比较慢，复活节后，这封信才抵达目的地。虽然如此，在1909年受难节前夕——星期四下午，五旬节确实地临到兴化了。

主！求祢赐下古时的能力，五旬节的能力；福如活水溢，大大的充满我们。

主！求祢赐下古时的能力，五旬节的能力；使罪人回转，祢

的名大得荣耀。

第四章：小牧师和勤勉的学生（1913-1917）

兴化五旬节之火继续燃烧了几年，在这时期内，宋牧师所主理的一千名会友的教会又增加了一倍。旧的教堂显得太小了，他们发起扩建的工作。在复兴之灵感动下，会友乐意奉献金钱建新堂；加上其他爱主人士的赞助，第二年就建成了一间可容纳二千座位的新教堂，引起兴化各阶层人士的注目；於是遇到有关大众福利的事，兴化县长也邀请宋牧师来商议了。

新礼拜堂建成后，牧师需要一个助手，他一点也不知道神已经为他预备一个人，这人近在他身旁，那就是他自己的儿子，现在人们知道天恩是位小牧师了。开始时，他结结巴巴的讲道，不久就不再紧张了。加上做牧师的父亲的训练，小牧师很快就在新礼拜堂的讲台上讲道；他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到其他地方讲道，因为在1913年，宋牧师多办了一间孤儿院、两间圣经学校、一间男子中学和一间女子中学。毫无疑问的，这是兴化五旬节带来的美好效果。

小宋有的是精力，随时都预备和父亲到交通不便的乡下各村镇去布道，也就是卫理公会所说的巡回布道。每当父亲有更重要的急事待办，或者病了时，他都可代替老牧师事奉。小牧师尽量的利用这工作的机会，把要派的单张和要卖的圣经装满小帆布袋。他喜欢露天布道，且自己领诗；神实在把音乐的恩赐赐给这位崭露头角的小传道者，正如马丁路德说过：“音乐仅次于神学。”这恩赐助长了他的事奉。

天恩的父亲名叫学联，很爱读书，天恩也像他的父亲一样酷

爱读书。虽然宋牧师家境贫困，却爱买书；每当他省下一点钱，而这些有如小珠子般珍贵的钱，就拿去买一两本书回来，弄得他那位没受多少教育的妻子很不喜欢。逐渐的，牧师楼内的“图书馆”储藏了份量可观的图书。这是小宋的快乐天地，他老是那么好奇的翻阅父亲书房里的每一本书，包括妇女杂志和各种定期刊物。所以，爱书如命的天恩，能每次在学校考试中名列前茅是不足为奇的。依照常俗，学童或在校攻读一个阶段的学生，除了乳名之外，会另取一个学名。现在天恩向父亲建议，改名尚节，就是“崇尚节操”的意思。这个年青的尚节，思想何等高尚，生活又何等节俭而重操守啊！

大约在这时候，福建海军学校刊登了一则广告，邀请青年到省会（亦是海军基地的福州）参加入学试。宋牧师一见这机会，忙吩咐儿子预备去参加考试（古时，在中国，父亲的命令就是律法）。福州在兴化以北一百哩，每一个有志入学的南方青年都要走过许多羊肠小道和崎岖的小路，才能到达目的地。

为什么宋牧师在这时改变主意，要他的儿子过军人生涯呢？他不是在他儿子一出世时，就把他奉献给神吗？不错，甚至儿子还在母腹时，他为了感谢神所行的大事，早就将天恩献上了。难道他的妻子不是在病得要死时，蒙神垂听祷告，才得医治，而那时她才重生的吗？是的，然而沉重的生活压力（一家十口待他去养活和教育）和为了使尚节得到免费的教育，使他不得不出此下策。

要做一个合格的海军军官，身体要强壮，还要有好头脑。小宋精力旺盛，根本不愁体格检验；至於笔试，只有一项要求，就是写一篇“君子无所争”。在那时候，所有学校都教导孔子的哲学，每一位年青的学子都把孔子四书中的一些篇章背得滚瓜烂熟。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脚步。』（箴言

16章9节)虽然宋家对他们杰出的儿子寄以厚望,但神的手加以拦阻,祂粉碎人们一切的骄狂念头。当考试日期将近时,不料这位被人尊敬的兴化学子宋尚节的脚突然肿起来,可是,他不理它,决心要到省会去。他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经过这么艰苦的行程,他已是精疲力尽;结果,尚节通不过体格检验这一关;不管他在笔试方面如何拼命,结果亦是名落孙山!这个打击对一向自负而只知成功的他是何等的大!像尚节这样的君子,更觉得大失面子了。

但是基督徒一定永远不说“死”,因为有“一位在一切患难中安慰我们的神”(参哥林多后书1章4节)。为了使尚节有成功的一天,天父就一定要他经过失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每一次的失败都是成功的踏脚石。

在海军学校考试中,只从整百人中挑选出二位;但是几年后,他们竟在作战时丧失了,这真是大出意料之外。当尚节知道这事之后,难道他不向掌管一切的主谢恩吗?『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章28节)“凡事”包括失败和失望在内。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尚节在福州遇到失败不能进入海军学校后,驱使他更加勤勉学习。这时满清结束统治,中国在1911年已成为共和国。当时,这年青的国家着重政治活动,爱国示威大大的影响了初中和高中的学生。虽然参加“打倒”运动,尤其是打倒日本,既时髦又紧张,但是尚节对这些暴动漠不关心,他有如置身度外,因此受排斥,被人取了“亡国奴”的绰号;然而人们也开始看到他的勇敢,他敢於孤立在他认为是对的这一面。

虽然同学侮辱他,他仍然被选为学校周报的编辑;在教会,他协助父亲出版《复兴》杂志,刊行很广。大约在1917年开始,他步上父亲脚踪,每天写日记,从此一生持守这习惯,直到离世

为止。

毕业礼终于来临。从小以来，在学的尚节都不太注意衣着；大多数的儿童和少年赤脚到学校去，有的几乎是没穿上衣。当学校传出这位年青学子在学校毕业试名列前茅时，他的父亲高兴得给他做了一件浅蓝色的阴丹士林布长袍，是宋师母亲手缝制的。在颁奖那天，他就兴高彩烈的穿上这件长袍和母亲制的布鞋。此后每逢大聚会和节期，他总是让它们再度亮相。

中学毕业后，全家的人第一次讨论有关他到南京金陵大学深造的事。正当他满心激动的准备行装，对前途怀着美好的理想时，忽然发生了意外——他的大姐突然去世了！这时他的脑海中必定闪过中国的俗语：“人生如朝露”；或者就如神的话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4章14节）满有抱负的尚节再次受到意想不到的阻挠。“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死呢？”这个问题逼使他坐下沉思。

第五章：啊！向西前进（1920）

上一章已讲过，中国学生在这时期的生活不外是针对外国势力举行爱国示威，常常罢课；因此年青的尚节深深的觉得，只有到美国，才能继续接受更高的教育。对一个穷牧师的儿子来说，这种愿望不啻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是，尚节自小就从父母和“兴化复兴”的日子里学到信心的功课。

他毫不在乎的把自己的心意坦白的告诉父亲：“爸爸，我决定到美国去读书。”老牧师大吃一惊，他先坐下来，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过了一会儿（这一会儿对年青的尚节好像“永恒”那么

久)，只听见父亲笑他“你不是作梦吧！你以为靠着我的血汗就能送你到外国喝洋水，让你出锋头吗？你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兴化县长，我不过是一间穷教会的穷牧师啊！”

年青的他却勇敢的仰望天父，他独自举步上山；在那里，他向神倾心吐意，他大声的祷告：“哦，主啊！在祢凡事都能！”整整一个礼拜，他都上山去祷告，一直到他有把握信神已应允他的祷告为止。果然，正当他沉醉在渡过蓝色的太平洋，而将在晴朗的一天踩在金山(加利福尼亚)这片土地上的美梦时，有一位宣教士带着北京康教士的信来探访他。

康教士简短地写道——她风闻他在学业上的成就，也知悉他渴望到美国深造，她心里深受感动，所以要替他申请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的奖学金；不但这样，她答应他，只要他一到美国，她就会帮他找到一份工作。

尚节手舞足蹈地进入父亲的书房，一面说“赞美主，赞美主！”一面高举宣教士的介绍信。“爸爸，看看这封信，主已答应我的祷告了。”“的确太好了，但是谁要替你付到美国的旅费？我身为传道人，一生的积蓄还不到一百元，我就是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你，还不够付一半的旅费。你知道我捉襟见肘的景况，我能做些什么呢？天下有那一个父亲不愿意看到他的儿子出国呢？”老牧师的顾虑不无道理。

在这情况之下，尚节依然大胆的上山顶去；他再次向神吐露心声：“主啊！在祢没有难成的事。”神安慰他：『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7章7到8节）

当尚节得到美国奖学金的消息一传开之后，宋牧师忠心牧养超过十年的卫理公会的会友和同工们便表示愿助以一臂之力；而某些牧师和全时间在美国卫理公会差会事奉的人——是从宋牧师

的圣经学校毕业的——也乐于资助；因此很快就凑足了五百多元。尚节很小心地把每一个人的资助记下，盼望到“新天地后早日偿还他们。”

圣经的应许的确可靠，『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哥林多后书9章8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章28节）那天，当尚节到旅行社去买船票时，大洋一元可换美金九角五分；在这有利的兑换率之下，他不但够钱买船票，还有一些多馀的钱可花。因此，他买了一两套西装和旅程中所需的日常用品。他父亲清楚的看到神施恩的手与他的儿子同在，就为他祝福。

可是，正当尚节要起程时，却患上了沙眼；他可能会因此被禁止进入美国。然而他再次仰望神，向神祷告后，神带领他去给一个理发师治疗。根据中国的传统，理发师也善于治眼疾。理发师拿起没有消毒的刮骨刀，在他有毛病的眼睑内刮几下；他继续这么做，直到粒状销失不再发炎为止。其实在美国，他可以得到更好的科学治疗，但神却听了他的祷告，藉着这个中国理发师的刮骨刀医治了他。实在的，在神凡事都能！不论是刮骨刀或是不锈钢，神已经坚定他到西方去的旅程；因此，宋家更加赞美主。

1920年2月10日，尚节和其他七位兴化青年一同到国外谋求发展。那天他的父亲为了主的圣工，早已离家；他依依不舍地告别慈母，马上头也不回地离开他所爱的牧师楼，由大哥和几个朋友送到码头去。从那里，他乘汽船北上，然后从上海搭邮船到美国。在他的日记簿上，记着1920年2月10日离家。然而他可知道七年后的遭遇吗？八位朝气蓬勃的学生抵达上海，找到了旅馆，在等候航期时，只有尚节一人待在里面，其他的人都游玩作乐去了。这些乡下佬被十里洋场的上海迷住了；尚节呢，严格地按照每日的生活读经祷告、写日记。因为他足不出户，就不会浪费所借来的钱，真是一举两得。他自幼便知“节俭是繁荣之母”，可

是这一来，却饱受冷讥热嘲。3月2日启碇，所有的人上了船，尼罗号自吴淞码头起锚，一直航行到大海；当它停泊在扬子江海口时，夕阳正西下，邮轮在波浪汹涌中起伏摇摆，七个吵闹的伙伴从甲板上撤退；美景当前，他们无法欣赏，全部跑回船舱内。至于尚节，他爱大海，如鸭嬉水，还尽量享用第一流好手烹调的每一道菜。因为那几个朋友都在晕船，那些食物原封不动的摆在那儿；于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添饭加菜。说得真不错：“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好。”

年青的他，站在船头，面对大海，倚栏吸入清新的空气。突然，热泪盈眶；不是想家，也不是为前途担忧，而是神奇妙大爱有如浩瀚无边的大海感动了他。

邮轮在汪洋大海中向西迈进。

第六章：在美国的深造和苦干（1920-1923）

3月22日，尼罗号从太平洋到美国金门三藩市入坞时，一阵阵的孤寂侵袭着小宋；船上优游自在的生活以及可口的美餐都成为过去，眼前，道路漫漫，朦胧不清。凭他一口兴化腔的英语，闯这新世界，怎不茫然！而且，要到Delaware那位宣教士朋友的家，不论乘汽车或搭火车，路途都远达三千里。最后，他终于抵达东海岸，无奈那位宣教士朋友仍在北京。

然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自助加上天助是最好之助”：这是小宋在新居学到的第一课。

至于收到的钱，他一点也不敢乱花。皮夹内还存二百四十六元，他只留下区区的六元，而把整数二百四十元寄回家去还债。神再次的帮助他，使美金币值上涨，因此美金二百四十元，够还

朋友们的爱心助款。

从Delaware向东到俄亥俄大学，远达四百哩，尚节只得沿途搭顺风车。虽然他是以拿奖学金的身份报名，但是身上仅存美金六元，他一定得尽快的找份工作才能生活下去。

身为外国工读生，他得低声下气，打从最卑微的工作干起。他找到一份打扫店铺的工作，一点钟只有二角五分。他卖力地作，好容易作到在Westinghouse一周赚廿七元。为了减轻工作的压力，他常独自低哼短曲小调；想不到经理竟爱上这种东方调子。这一来，得以升级，管理机器，一点钟一块钱；加上在旅店守门，每周有廿七元，吃住免费，因此在美国的第一个夏天，他赚了六百元；这笔钱足够他付还第一年在学校的各种费用。和其他的外国工读生一比，由于他的超时工作，所赚的钱可算最多。

进入俄亥俄大学后，他结识圣经科教授Rollin H walker博士；他是尚节的知己和“美国父亲”；对尚节来说，他实在是一位负责任的父亲。

尚节的化学和数学有优异的表现，他自信不需要四年而能在三年内完成学位课程。可是当他去和大学监督面谈时，后者说道：“我看你的英语那么差劲，恐怕要五年才能读完呢！”不料，在第一学年结束时，尚节竟然在班上名列前茅，监督开始改变他那西方观念；人们都在谈论这位来自中国的奇男子和他的天才。

1921年，他的哥哥也到美国和他住在一起。这时，经济不景气，失业率激增，东方学生很难找到待遇好的工作。那时，他还得设法养活刚到美国的哥哥；更加不幸的，尚节的脊骨起了脓肿，必须立刻动手术并住院几个星期。但是这笔医药费从何而来呢？

“主啊，在祢凡事都能！”这是尚节面对新试炼向神发出的呼求。果然有两位基督徒朋友给予资助，而基督徒护士的爱心和

教会会友的慰问对他的康复亦是同样的重要。于是尚节又学会了“神丰富的预备”的功课，就如保罗对腓立比人所作的见证：『我的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立比书4章19节）

主说的话何等确实：『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路加福音18章29至30节）小宋不是到美国来预备他的传道事奉吗？他与教会的亲密关系不是使他在患难时得到帮助吗？然而课堂里繁重的功课，加上操劳过度营养不足，身体的衰弱大大的影响了宋尚节的灵性。只有紧靠着主和教会，他才能得着成功和支持；因此他和同学组织了布道队，找机会去探访乡村教会。基督徒家庭热情地接待他和同工们，尤其是在复活节、感恩节和圣诞节，使他在美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情和平安（在中国，情形就不同了）。后来，他回到祖国搞基督徒家庭运动，举行家庭礼拜，就是从这里得到灵感的。

1922年的感恩节，他住在俄亥俄基督徒朋友史密斯威勒（Smithville）的家中，有了个难忘的经历：夜里，在奇特的异象中，他梦见自己回到心爱的兴化家乡。只见自己站在熟悉的山上，遥望河水奔向大海；突然，山脚下传来阵阵呼声，痛苦不堪，他飞快地跳入河中，想救起急流中浮沉的人；虽然他有心救人，无奈自己也将往下沉！好容易踩在坚固处，而那正是漂在海中的十字架。双脚踏稳了，他开始抢救那些快要沉溺的人们；不仅他一人，还有一大堆长龙队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刹那间，河景大变，只见他升到天堂，迎面来了一大群人，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感激他的帮助。尚节知道这梦境是预指他将来的事奉，因此他不论到什么地方，都把这件事讲出来。每逢他述说这事时，不但感动许多人归向神，并且激励他把自己重新献给神、颂赞神。

可是一旦恢复平日的苦读和不停的工作，他又远离神，忽略

了每天的读经祷告，经常向同住的哥哥发脾气。他随时欺负哥哥，把他当作奴隶；在工厂里，他虚报工作的时间；更糟的是在一次的考试中，他作弊了！这些都是他白璧上的瑕疵。『主耶和華阿！祢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诗篇130篇3节）

1923年，他带着痛悔的心，於学士学位的考试中，作出最好的表现。一班三百人中，他和其他三个同学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学校当局颁发理化奖学金和一面金牌给他，还被选入Phi Beta Kappa大学联谊会。

尚节以第一位中国学生奋斗的精神在三年内完成学士学位，而且得到如此优异的成绩，难怪全国报纸争相刊登他的照片。他的大名甚至远播欧洲，因此在学术界内，人人都称赞他。

由于他的成就，明省的省立大学有意聘请他，哈佛大学也给他一份奖学金；接着，还有其他几份的聘书，包括来自一间知道他到美国深造动机的神学院。结果他决定在俄亥俄大学攻读理科硕士学位，也得到当局所颁给的奖学金和三百元津贴，这一切全是来自卫斯理大学化学部门的一位助理员，他是一位在兴化当宣教士姐妹的丈夫。『人的脚步为耶和華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箴言20章24节）

第七章：追寻和事奉（1923-1926）

虽然尚节已在科学界崭露头角，获得另一份奖学金，在俄州大学攻读硕士，但是他的内心充满不安，常感到苦闷。为什么呢？从圣奥古斯丁的名言可得到答案：“恩主阿！祢为祢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得不着平安，直到我们在祢里面，才得安

息。”

为了寻找这难下定义的所谓“安息”，这位年青的学者在1923年的夏天长假里，报名参加远在日内瓦湖滨举行的中西学生夏令退修会。身为两袖清风的穷学生，他很高兴的找到一位同伴，一路搭顺风车旅行到大会的所在地。

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面对困难是其中的一课。炎阳高照的某一天，到将近黄昏时，他们仍在茫茫的农田里步行，四处不见一人，惟有星光闪闪，他们只好躺在草堆上过夜；在疲劳轰炸之下，他们没有吃喝就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尚节想起了祷告——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相信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於是他和朋友满怀信心的继续他们的旅程。果然，耶和华以勒使他们走到大路时，遇到一对正在度蜜月的青年夫妇，来自他们的母校卫斯理。靠着神的帮助，离家庭及朋友的他们不再孤单了。登时那对夫妇认出宋尚节就是来自中国的“奇才”，最近他的照片被刊登在报纸上，许多人都在谈论这件事。现在可好了，这对夫妇是到芝加哥去的，距离他们的目的地并不远。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祂，祂就必成全。』（诗篇37篇5节）

尚节对大会寄以厚望，可惜他找错了地方，大失所望！既然聚会不能满足他饥渴的内心需求，他只好退到山边，面对湖水自己默想。当他坐在那儿静默时，另一个湖进入他的脑海，那就是主饱足五千人的加利利湖边。

祂怎样开始行神迹呢？难道不是一个小男孩谦卑地献上五饼二鱼给祂吗？突然间，他明白了：虽然我们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也同样的能被主使用，只要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罗马书12章1节）。我们有什么可献给祂呢？只要每一个基督徒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祂，他的生命就有意义。

如此，一篇美丽的启示性讲章出现了。他似乎能听见这些话：“你不是可以用五官、五脏、五个手指、五个脚趾来服事祂吗？还有两眼、两耳、两手和两脚。神向我们要的并不是我们的财产，而是我们的身体灵魂整个人。一个小男孩把自己的粮食献给神，能喂饱成千上万的人。照样，一个人要把自己献给神，也必须付上代价，要过圣洁的生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章2节)

日内瓦湖一行使他与神发生密切的关系，可说是不虚此行了。喜乐充满了他的心。他有了新的决定，他要走在祂的道路上。在这种心境下，他又开始埋头苦干；因为从五月到九月的夏季，约有四个月的假期；而自养自给的学生可以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工作，赚钱供应自己在学院的生活费：这是美国教育制度的一种特点。

当尚节回到俄亥俄时，很高兴的知道哥哥在工厂找到一份工作。至於他，Delaware似乎是他的第二家庭，他也在当地工厂找到一份工作。但是上工不久，他就持续的发烧，他患了肺病！

在新药还未发明之前的廿世纪，肺病是一种何等可怕的传染病呀！如果他要工作(他一定得工作)，那么他不可在工厂工作，而要在农场或其他空气流通的露天场地操作。经过几许困难失望的觅职，最后，主引领他找到一份他所喜欢的工作，就是在路旁割草，每小时四角五分工资。“光线有医治之能”(参玛拉基书4章2节)；在阳光曝晒之下，他工作了一周，就得到自然的医治；於是他的身体完全康复了，灵性也重新得力。他回到母校，决定要有更高的成就。

俄亥俄州大学有一万学生，来自十三国，不啻是一个促进国际性交往的学府，尚节如鱼得水般地参与各种学生活动。这一来，顿时「国际学生会」重现生机；他晋身为领袖，被选为主

席。他也参加另一个学生俱乐部，就是「国际和平联盟」。他以主席的身份，组织音乐会和国际食物俱乐部，由各国学生轮流预备食谱。他希望通过文化交流的活动，突破不同的国籍和背景，除去肤色和种族的偏见，增进各国学生的感情。他也组织了一个学生互助学会，把筹到的经费给有需要的国际学生充免息贷款。

当他步入社会服务的大道时，无形中却跌入社会福音的圈套中。他离弃了主耶稣，走新派和自由神学的路线；他开始践踏基督的宝血，好象该隐拒绝献羊羔，执意用自己的土产献给神一样。这是多么的危险呀！

他忘了日内瓦湖的夏令会所宣讲的社会福音并不能减轻他心灵中的罪恶担子，就是现在，他也不能让追求平安和安息的人找着出路。可怜的他已堕入五里雾中了！但是他所做的正合世人的胃口，许多人称赞他；报端盛赞他是“俄亥俄最出名的学生”。其实，他不过是谄媚网中的笨蛋而已。『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箴言29章5节）

尚节在俄亥俄州大学研读了九个月，於1924年6月获得科学硕士；又在班上名列前茅，还得到更高的荣誉，就是获颁科学会的奖章和金钥匙。这一来，使众人都对东方人的他另眼看待。他捧着最高学院的奖章，神气十足地下了讲台，打定主意攻读博士学位。

化学是他最优秀和喜好的一科，他决定从这不费力的一方面去攻读博士学位。想要得着化学博士学位，他必须懂得法文和德文。法文，他读过；德文呢？还没有。1924年的夏天，他开始接受挑战，埋头苦读；想不到在两个月内，他就掌握了读德文的重要技巧。他报名参加考试，大学当局要他翻译一本德文化学书，他翻得极好，教授还以为他曾读了好几年的德文。

这时，他以中国人的身份，得到中国政府官费的津贴，也在大学兼任助教，再也不是“两袖清风”的穷学生了。他日夜攻读

所爱的学科，在一年零九个月内看完了所有当读的书籍，并作完了当作的作业，其他的人都望尘莫及。1926年3月，宋尚节终于获得博士学位的荣誉，从此他名正言顺的拥有与这学位相称的特权。於是他的母校、他的祖国(中国)以及德国都争相聘请他；顿时他飘飘然更加沉醉在自我的成就里。

第二天早上，他从不可一世的美梦中醒过来时，内心发出一阵微小的声音：『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章26节)接着，这话越来越清楚——“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霎时间，得意洋洋的他，跌入空虚的万丈深渊中！左思右想，这句名言既不是来自孔夫子，也不是出自老子。突然，他听到一阵叩门声，原来是俄亥俄州大学及卫斯理大学的发起人韦伯富乐牧师(Rev Wilbur Fowler)来访：“你一点也不像个科学家，看来你比较像个传道人。”这是不速之客给他的评语。

言谈中，尚节提起赴美的初衷以及他心灵中的长久挣扎；因此富乐牧师建议：“你为什么不到美国的三一神学院深造？”

他原考虑过到美国第一大城著名的哥仑比亚大学去深造，但富乐牧师的到访，使他改变了决定：“好”字的回答，确是出自上头的感动。『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於耶和華。』(箴言16章1节)当他生下来时，宋牧师就把他献给神；后来，他也照父亲的誓言，把自己献给神。难道神不会在日子满足时接受这双重许愿的奉献吗？于是，他决定进入协和神学院。

在纽约的途中，神藉着一个比摩天楼更大的异象呼召他：看哪！尼加拉瓜瀑布汹涌澎湃，正如千千万万个诗班员在颂赞造化之主的威严，令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他站起来后，不禁向神祷告道：“主阿！让我为祢做尼加拉瓜瀑布吧！”

第八章：“坟墓”的主席是“棺材” (1926-1927)

1926年秋，拥有学士、科学硕士、博士的宋尚节到纽约协和神学院报名。新任的院长是亨利·施乐安·戈芬(Henry Sloane Coffin)博士。几年后，宋博士曾这样幽默地说道：“我进入一间教导‘神已死’的神学院，院长姓戈芬(COFFIN)——意“棺材”。在这里，我的心灵好苦，简直是活在坟墓中。”这间神学院是有名的新派和自由神学的温床，它以教授赫利·爱默生·法斯狄克博士(Harry Emerson Fosdick)自炫。戈芬是举世闻名的演说家和牧师，后来担任纽约有名的河边教会(Riverside Church)牧师。(说来有趣，今天河边教会的主任牧师威廉·施乐安·戈芬是亨利·施乐安·戈芬的儿子，他收容男、女同性恋者到他的教会，而且准许他们身居要职。)这时，协和神学院内惟一信仰纯正的教授是戴明博士(C S Deming)，他是韩国汉城协和卫理神学院的教授，现在回来度假。尚节很自然的和他交往，而戴明博士夫妇也常常请他到家中用晚餐。

在这以自由神学为宗旨的神学院内，圣经最多被当作是一本部份默示的书。他们以为其中充满了人为的不正确和错误；每一个从圣经提出来讨论的课题都经过理性的辩论；是科学审定圣经而不是圣经审定科学。创世记第一至十一章是神话或长篇的传奇；他们不接受神迹；不相信基督由童贞女所生，为沉沦在罪中的人赎罪、受死、和祂的肉身复活等事实。他们以为耶稣不过是一个人，是一个好人，可作为我们的模范。天堂就是饱足；地狱就是挨饿；祷告是一些心理过程——以宋博士的话来说，是“自我暗示”。这种神学训练使人迷惑、精神困扰，犹如置身在精神

病院一样；尤其是心灵有冲突的人，在这种神学院内更加糊涂起来。

宋博士逐渐对神失去信心，几乎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在科学界，他是一个精明的学者，但是在神学方面却不行；更糟的是他转向东方哲学和印度经典。真的，『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若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基督教就不胜於佛教和道教！宋博士离弃基督而转向道教。“道”是中国哲学家所倡的形而上学，教人“清静无为”；他也翻译了老子所著的《道德经》。接着，他又从道教转到佛教，专心念佛经，想藉着学习佛祖的克己而得着救恩，可惜徒劳无功。最后他找到可兰经，可是仍然无济於事。於是他下了一个结论：科学和宗教都不能满足他心灵的要求。他写道：“当时的我，心灵忧伤痛苦，好像迷失在沙漠地带，我不能吃，也不能睡；我失去信心，在狂风大浪中，我好像失去船长和指南针的引导。”『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传道书1章2节，12章12节）

在这极其黑暗的日子里，有一个女同学常常陪伴他，安慰他，而且由同情发展为爱情，使他愁上加愁。因为在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结婚时，依照传统，他已经和同村的一个少女订了婚。当时有许多的婚姻，是在孩子还没生下来时，就由双方家长指腹为婚。赴美之前，父母亲已经为他定了亲；如今面对这无结果的爱情，怎不令他愁肠百结呢？灰心呀！这时，纽约浸信会加略堂正要在圣诞节之前举行一个布道会。心事重重的他，加上好奇心的驱使，就和一群同学前去聆听。讲员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身穿白衣，手中捧着一本金边圣经，听众都被她那恳切热情的祷告，和清楚有力的读经方法吸引住。在此，神的能力特别彰显，不但教会聚会少见，而神学院的聚会更加缺少。当她讲道时，许多人

都在流着悔改的眼泪；她呼召时，一个接着一个走向讲台去，与神和好。当其他的神学生讥笑这些人是愚昧毫无学问时，深受圣灵感动的尚节却承认道：“像我这样骄傲的人，也被她所感动，使我心灵的干渴得着一些滋润。”每一晚，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他回到浸信会的加略堂。由于他厌倦了坟墓似的协和神学院之种种，他决定要找到这少女布道家的能力之源；他对自己说道：“至於那少女布道家，她是唯一有资格作神学院院长或教授；我们的院长应当谦卑的向她学习真理，在思想和行动上。一个人若缺少了她那种属灵的实质，就算有院长的庄严，赢得人们的尊敬，其实却与木偶一样，毫无作用。”

布道会后，尚节写信给朋友，进一步和他讨论福音使者——传道人的资格：“神不会承认一个没有生命的传道人。要做一个合乎基督所用的传道，他必须自我省察——是否受了圣灵的洗和得着丰盛的生命。在使徒时代，由于亚波罗没有受圣灵的洗就去讲道，因此他所教导的信徒也不知道什么是圣灵的洗。”写到这里，他很扎心。他所以进入神学院就是为了「传道」这圣职，然而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洗。想到这一点，真令他痛心，情不自禁地悲泣起来。

浸信会加略堂的布道会后，有些人批评少女布道家过於感情用事和迷信，但是尚节却在心里说道：“我不管她是否过於感情用事或是迷信，哦，我只盼望讲得像她那么有活力，和她一样的有能力来祷告。”

在寒假里，他专心攻读教会历史上的伟人传记，发现他们都具有丰盛的生命和能力，他何等盼望他也能得着一些，他愿意学习他们寻找神。除夕晚上，正当他在思想这些事情时，忽然，他的内心传来一阵微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哥林多前书1章19节）蓦然，他心中的微小声竟变成霹雳雷响——“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冲

击力之大使他发抖；他不禁再一次回想起传道者的话：『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传道书1章2-3节）接着，他起了共鸣：“奖学金是虚空、才干是虚空、生命是虚空、死亡是虚空、东西南北凡事都是虚空！虚空！虚空！”

尚节独自把自己锁在415号房内，经历了一场长时间的属灵交战；终于，当局发现他继续缺席。在1933年出版的《我的见证》中，他清楚地记得：“我心灵中沉重的担子一天比一天的加重，直到2月10日，我已经面临不想再活下去的地步。”他的心成为撒但和圣灵作彻底生死战的挣扎地。尚节回想道：“当晚，我祷告，恳切的、认真的、流泪痛悔的祷告，祈求主用祂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不再为自己活，也不为这纸醉金迷的世界、空虚的梦想活；我认真打开我的心，求主把我的身心灵从残酷的撒但手中救出来。”

大约在1927年2月10日晚上十点钟，当他祷告时，他看到他所犯的众罪，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嫖赌饮吹四恶，而是骄傲、虚伪、怀疑和不信……一一呈现在他眼前。他感到绝望，应当被定罪下地狱！正在这苦境中，他去找那本久被忽略的圣经，即他从前常读而且划过线的那本。他从皮箱中找出它来，一翻就翻到路加福音23章，记载耶稣受审和被钉十字架的事迹。他跪着一面读，一面为自己重压在心头的罪痛哭。时钟当当地敲了十二下，他知道是午夜时分了。

突然间，主伸开那带着被钉伤痕的手，戴着冠冕在异象中向他显现，慈声向他说道：“小子，你的罪赦了；现在你要改名为约翰。”约翰，不再是那个旧的狂傲的尚节，马上回应：“主耶稣呀，求祢不要离开我，因为祢为我死，我心中极其忧伤！”异象过后，约翰感到他的罪担突然皆脱落，心中有奇妙的平安。

“是的，几个月来重压在我心头的重担已突然被除去了。”他

跳起来，高喊“哈利路亚！赞美主！”他高声唱诗赞美神，赞美的声浪充满走廊，吵醒了四楼宿舍的一些早眠者。

有一次，在访谈中，他追忆2月10日的往事：“1927年2月10日之夜，是我在四十日旷野挣扎之后得着新生命的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日子。那晚，主同时差派我到全世界去为祂作末日的见证。主替我改名叫约翰，要我在这一时代作祂的先锋，就像施洗约翰在祂第一次降生时所做的一样。主不久要再来，在祂回来前，祂需要先锋；主第二次的再来和第一次的降临不同。今天，祂需要很多先锋，不只是一个；我们要去传「主快再来，基督快要再来。」的天国福音。”第二天清早，他已成为一个新人，他喜乐的向每一个人问安，讲述他得救的经历。那晚穿过走廊的哈利路亚欢呼声现在随着宋约翰出现，洋溢在餐厅、教室和图书馆内。他抓住第一个机会，以会员的身份要求给他机会在万国学生联谊会中讲话。啊，认识基督和知道到天堂之路的喜乐不可加以抑制，一定要传给充满罪恶的世界。不论他到那里，不论他遇到什么人，他都讲述基督和祂宝血的能力。当他向人个别传扬福音时，每一次都忍不住要流泪。

神好像要坚定给他的大使命，在1927年2月10日之夜以后的两三天，一个完全不认识他的人送给他一个地球。他明白过来，忙低头向神献上另一个衷心的祷告：“主啊，帮助我完成祢在我身上的旨意。”当他注视地球时，它似乎变成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从那里出来了许多奇怪的兽形人物；他靠近一看，原来是那些他一向所尊敬的牧师、主教和神学教授。顿时，异象消失了。

他对那些欢欢喜喜的听他讲道的人显得驯良如羔羊；但他也勇猛如狮，敢於对抗黑暗的势力。圣灵膏抹他的眼，使他看到神学教授的真面目；他直接去见他心爱的老师法斯狄克，他不客气的开门见山指斥他：“你是魔鬼，你使我失去我的信仰，你也使其他年轻人失去他们的信仰！”然而法斯狄克回答道：“哦！宋

弟兄，你操劳过度了，需要休息；所以我们会找一个地方给你休息。”

第九章：进神所预定的神学院（1927）

在宋尚节（约翰）得救的一周后，1927年2月17日那天，他突然渴望去买一枝自来水笔和一本新圣经，因为今后圣经是他惟一要读的书。买了书和笔，归途中，经过了行人的林荫道时，他发现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在行人道上以英文大写字母写了“休息”一字。接着，他又看见第二个孩子甚至第三个孩子写大写字母“休息”，心想其中一定另有含意。这时，正好到达神学院的门口，突然间，他觉得协和神学院的围墙和高台犹如撒但的堡垒；其中似乎盘踞着属于撒但的一群教授和学生。心中不禁暗想：他们是滥用神的钱来作撒但的工作！一想到他们是这样的错用神的钱，他开始哭泣；他觉得就在神学院内，神和撒但有着激烈的战争。果然，415号的房已锁上，不让他进去。对方客气又坚定的请求他到所预备的地方去休息，因为当局发现他整整一周没有好好的休息。真的，他用全部的时间去向人讲论救主耶稣的事，他的身心又热又累，可能接受神学院的建议，到“休息”的地方去是一个好主意。他想到楼上去整理衣物也不行，他们匆匆忙忙的把他送走，他手中只拿着圣经和笔。Bloomington医院成为他“休息”的地方，而精神病房就是他的房间。天黑后，他才到达此地，因此他以为这是一间好旅店。他万万没想到，这乡间的“旅店”却成为此后六个月半的严格考验的地方。全部时间是一百九十三天，让他根据中文的《我的见证》第七十五至七十九段来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吧！

“进疯人院的第二天，医生来详详细细的给我查验：先抽我臂膀上的血，为要验我有无疯病菌；其次盘问我的祖先的身世，他要晓得我的疯病是否从遗传而来的。我的答案是滑稽式的谈话，然而事实确是如此。我对医生说：“我自己很可以查验自己是否疯病，因为我很明白血统和传统关系的学理。我虽则不是大名鼎鼎医学博士，然而我也曾读过你已读过的这些书本。不信吗？去俄亥俄大学问我的教授和同学们。

“当医生慎重地再给审验思想有否紊乱的状况作佐证时，医生背诵一则简短的故事，叫我听后写出；我一字无误一句无遗地写给他去察看，反使他惊讶我的记忆力的强度非他始料所及的。同时我对他说：“在往日，我曾翻译过道德经一厚册，著有英国孤贫院史记和耶利米书注释等，可从书中去检查我的思想，看其中可有缺乏系统的破绽，使你怀疑我是患有神经病？

“医生听了我的话，默然哑然地没有话说；只是吩咐我安逸恬静地睡在我的床上休息，疗养我的身体。委实说来，那时我自己也感到身体上的疲劳，很需要调理和静养。我对着菱花镜窥见自己面黄肌瘦的憔悴影儿，很感谢上帝给我这个良好的机会，使我不花一文钱得来此静静地疗养我羸弱的身体；一星期后，有强健的体魄和饱满的精神去作光明而活泼的见证。

“要知道我本是康壮队里的健儿，今番虚弱瘦削的理由(读我上述的经过)不言而喻是因为我的内心有罪的律与义的律在交战，使我处在十分不安的状态；这样夜以继日地胡思乱想，出尔反尔，犹豫不决，罪担千斤，日重一日，怎叫我不废寝忘餐的追求新生命、寻找罪人的救法呢？结果，我蒙十字架上的救主赦免了罪；在重生后，开口见证主恩的奇妙，闭口呈献内心的乐歌赞美主；不分昼夜地以祈祷读圣经唱哈利路亚为事。爱我的父神知道我的肉体是需要休息一些时候了，为此我顺服主的圣旨静悄悄地

睡在床上。那时我才想起孩子们写的REST实在是我来住病院的预告。

“每天给我照一次爱克司光，用最新式最讲究最合卫生的洗澡法给我沐浴更衣，饮食是最上等的滋养品，一次次一样样地从我的口推进胃里去：这种种的待遇是再优厚也没有了；直到现在我不曾再度着那么舒适的生活，但那是指物质而言，我并不贪慕那物质的享受。唉！谁料物质的优美享受所得快乐敌不过精神上感到的痛苦。

“最感痛苦的是他们不承认我是一个思绪清楚有头有脑的学者，这不是说我希望他们崇拜那挂着金字招牌得了博士头衔的我，看我是一个盖世英雄般的伟人；那时我的希望仅只求他们不要以为我是患有神经衰弱症者，而剥夺了我整个的自由就好了。谁知道他们看我如同犯了大罪的囚犯，监禁在看守所里，一举一动都得经医生的许可，否则看护者紧紧地监视着，终日以一副可怕的森严的法官面孔对待我，怎不使人难堪呢！

“呵，说也好笑！医生们异想天开，为要检查我思想上有否紊乱的变态，竟到神学宿舍里，把我亲友们寄给我的信，翻箱倒篋地寻了出来，积叠如山，再耐心地一封封的读过去。你们说吧！这不是笑话吗？果真要想在书翰上查我思想的话，应该检查我寄去给亲友的信才合理些；他们反把那些丝毫没有关系的信一封封来公开地看一遍，幸亏我不如近代所谓的一般摩登青年，而有许多女朋友通着缠绵悱恻的情书，不然真要窘煞我了。

“在病院中接到的信，也当然不得不先劳烦医生们的玉指拆阅。不但如此，承他们的情，给我包办了一切——他们的书记充任了我暂时的义务秘书，凡亲友们的信，都逐一代笔回复，说是我疯病发得厉害，不能操管，也请收信人别再作刘郎二度的来函光顾。这一来，使我枯燥的生活格外觉得寂寞。我真感到这种监狱都不如的生活，锢禁得我身心没有安舒和自由，而生深长的烦

恼和痛恨。但上帝却指示我走顺服圣旨的大道；我就静心地专诚致意的研究圣经，在圣灵的讲台前，获得的灵训是足够装备我一生为主作证了。

“那所疯院是很有名的，内部的设备讲究而完善；规模甚大，共分七大宅。当我一进院时，先住在第四宅一段时日；他们看我身体肥胖多了，精神也恢复了原状之后，把我移住到第六宅，那天正是2月28日；在六宅住足了一星期又搬进第二宅。要知道各宅住的病者不同，上帝正利用这种迁移法，给我认识各等样人；结果我从每个病人身上得了神要教导我的课程；而且我最喜欢欣赏各宅院悬在壁上的图画；关于宗教的美术，我都一一浏览无遗。

“据医生诊断，我至多住在医院里40天就够了。时日逐渐地过去了，我却依然看不见一丝出院的希望之光。有一天，我忍无可忍再也耐不住了；我不再信任医生的话，我大发牢骚，破口与他们大开辩论；结果呢，反激起医生们傲慢之气，全不讲理的把我锁进第七宅中去了！在那里与那些打架的人同住着，一天到晚的骂人、吵闹，真够我受罪了！这天恰巧是五九国耻纪念日，我身在异邦挨万分痛苦的时刻，岂不想起遥隔重洋的祖国！怀念父母之情勃发，一缕缕的乡愁，使我洒下不少伤心之泪！

“种种杂沓的响声，使我心神不再有片刻的安宁，我不由自己地苦苦哀求医生给我移住到第三宅。过了些日子，那天是6月23日下午，我看见那看护我如跟班般的青年，不知怎的打盹睡觉了，我认为这是我溜走的大好机会，我就跳下凉台拔脚就跑，一口气跑出了二、三里外，在一麦田藏身，不使追踪的人看见。可是呢，事实不是如此，我的藏身处终于给一只西洋狗发现了；他们把我象强盗般地押解回医院后，又让我与武疯子日夜住在一起啦。

“在第七宅的武疯子，我早已说过，不是口里罗罗苏苏的高

呼狂歌着，就是跳脚踢板拍手打掌地咒骂人。这种光景，要非亲耳听过亲眼见过是不会领略个中味道儿的。心灵为之骚扰得无一分钟安宁之时，精神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现在回顾，我却可以对人作见证赞美主，祂引领我跑完了那一段艰苦辛酸的路；但当时真不容易忍受。）

“某天晚上，魔鬼偷偷地假我的脑海作阵地，摆布罗网诱我入阱；那晚的下弦月散发着她的幽辉，从玻璃窗中挤进来，稀稀地映到我的床前。那真用得着古人诗中所咏之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从乡思连环过来再想到自己——过去的我，现在的我，未来的我的一切。

“过去的荣誉已化作尘烟，不必去追思记忆了；但从现在的光景推想到将来，我顿时起了不良的念头——以自杀来了结此生！月明星稀的更深夜静时，我遥挥思亲之泪，定意以死来结束（解脱）我这可怜的人生。

“在这绝望的当儿，忽听得上面来的声音——上帝的救恩令我歇了杀以撒的手，倾听主的话语：‘小子！你是我用宝血所买赎的，怎可随意轻生？’我说：‘主呀！卑微的我，生无重见天日之时，图报无从；生不如死，所以想自杀。’主的声音继续对我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你若能忍耐，过了这193天的苦难，你就知道怎样背上十字架跟我走各各他顺服之路了。’忽然眼前的一团黑暗不见了，主的荣光四面照着我。

“过了一个礼拜，我再恳求医生把我移住六院去，同时申明我的逃走不是出于神经错乱，乃为天生好动好自由的心所鞭策，不得已才偷跑的。得他的允许，搬出第七宅。

“当我进疯人院时，美国正闹大水灾，溺死的民众不计其数。灾区广大，于是物价抬高，生活艰难，上帝把我安置在饮食优厚的所在地，依理可算是优哉悠哉得其所哉了；可惜我常为所失去的自由，心怀不平而烦躁。

“慢慢地我的看护受了我感化，不单是不如以前那样常拿一副尊严的鬼脸给我看，而且允许代我传达书信。听了这应许，我真快乐得说不出话来，我就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中国驻美的公使，投诉我已被美国人无理的拘留在疯人院中，丧失了行动上言论上的自由。我再三请他速按法律向美国政府交涉。

“在8月30日，一位我最知己的美籍宣教士新从欧洲回美，登陆后得知我已进了疯人院，他立刻赶到纽约来医院看我。我见了他，不由得哭得如泪人儿一般，苦诉我经过的种种详细情形；他安慰了我一番之后就去看院长，请求由他签名保出。恰巧院长也接到政府的通电调查，正焦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如今有保人来解围，何不顺水推舟做个人情？于是恢复了我的自由。

“以上是事实经过情形的叙述，以下想记录一些神给我在疯人院中所学的课程——教训：

“第一课是训练我做祂顺命的仆人。祂把我的个性脾气陶冶了一番；迫我真能投降顺服在上帝面前，「神学毕业」时才让我出院啊！

“第二是教导我明白圣经，故此我现在称那疯人院是我的神学院。我在那里勤读圣经，得了圣灵的教导而明白那玄妙深奥的真理。离院那天就是我领受文凭的时辰。

“所授给我的功课，除了圣经这本课本外，还有异象、图画、环境、人事等教材。

“全部圣经共1189章。我曾蒙神的指示，用40种方法读完了全部圣经40遍。当然，我并不是咬文嚼字地读了40次，乃是用上帝教我的读法律津有味的读了又读。

“圣经真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灵感动人写出来的。为此，读经的时候，要不是神亲自的启示，圣灵的指导，怎能明白呢？我感谢上帝，祂使我明白圣经中的奥秘。我真知道每章每节每句的经文，都与我的灵命有益的。起初，上帝用图画、图表把开启全部圣经逐章的钥匙指示我；接着，祂教我把某些字来串贯全部

圣经，譬如用‘爱’或‘信’或‘义’等含有深切宗教思想的字或词来把全部圣经贯通起来。我把每种读法和灵感都详细记录下来，不几天，簿子记完了好多本；至于那些异象和奇梦，凡是神吩咐我守口如瓶的，我一一讳莫如深地藏在我的心底。

“起初，我的记录一概用英文，为了时常有人来偷看或检查，我就改用中文记录直到如今。

“当我修完了神要我在旷野学习的课本的那一天，神便差遣人来保释我。那天那时候，正是我的内在灵命诞生200日的纪念，我是多么地赞美神！从此知道神要造就一个仆人并不是寻常的一回事；神有祂的时间，有祂的方法，有祂的旨意。美哉奇哉妙哉！我的上帝，我的父神！

“我出院后，那位美籍教士很诚恳地接待我住在他的家乡新城¹(Cincinnati)休息一个月的工夫；同时，协和神学院的院长着人把我的行李和一切杂物都送还给我。我住在教士的家里，只是静静地灵修，等候神旨。”

当宋尚节住在辛辛拿地(Cincinnati)时，有一个牧师请他去用晚餐，并且请他弹一曲。在这之前，牧师让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女孩子坐在他旁边，使她可以触摸到他所弹的琴键。弹完之后，这“三不全”的女子也受邀来弹一弹；妙哉，她竟然重弹宋尚节所弹的，一点也没错。

这事给尚节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从神那儿他学得了另一个功课。在某一次的证道中，他说道：“神要我在末世时，好像这又盲又聋又哑的女孩一样的事奉祂。要做神的仆人，一定不可注目於世界和其上的荣华富贵，也不可理会别人的嘲笑和批评。除非一个人受逼迫仍然泰然处之，否则他无法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祂；但是这两只手却要每天工作，完成祂的旨意。”

『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以赛亚书42章19节）

Ⅲ．见 习 期

第十章：归去来兮（1927-1928）

宋尚节整理了行装，准备回国时，耳中也响起了中国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10月4日正是深秋，枫叶由黄变橙黄再转为红色；当宋尚节向患难之交的“美国父亲”华克尔(Dr. Walker)博士道别时，心中交织着秋叶变色般的复杂情怀。

从俄亥俄的辛辛拿地启程，一直向西海岸华盛顿的西雅图前行；轮船在10月11日起锚，於1927年11月8日一帆风顺地回到本乡兴化；再过两天离家就满7年9个月了。

在这段漫长的航程中，他的心里起了一场属灵的战争；凭着他的科学造诣，中国有许多大学欢迎他，尤其是在化学方面；既然家人期望他先赚一大笔钱养家，那么在他专心传道之前，是否要暂时找一份工作？面临要作决定时，圣灵却提醒他，使他想起在1927年2月10日彻底重生前的各种宝贵经历，尤其是2月10日以后的几天里所作的梦——在毕生难忘的梦中，他看到一口打开的棺材，里面躺着一个尸体，戴着四方的帽子，穿着学院的长袍，手中紧握着毕业文凭；有一个声音说：“宋尚节死了！”话一说完，尸体又开始活动；看到这情形，天上的天使不禁哭了起来。突然间，尸体停止活动，有一个声音说道：“天使阿，请你们不要哭，我会仍旧死在这里，就是对世界死，对自私的理想死。”宋尚节可以再活过来，回到世界吗？

“不，不，不！”他在心中作了这个决定，便从箱中拿出所有的文凭（只有博士文凭例外；为了表示孝顺，他要把这文凭送给父母亲）、奖章、奖牌和金钥匙等。当经过太平洋越来越近目

的地上海时，宋尚节发出和使徒保罗一样的心声：『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利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腓立比书3:7-8节）像为在海中死去的亲爱的人投下一个花圈一样，那些文凭奖章和老自己一齐投於深海。

回到家里，欢乐弥漫。眼见父母平添了许多皱纹，可知亲爱的父母是怎样的为着长居外地的孩子牵肠挂肚！虽然这样，不论在家中进进出出，或是在街上和河边漫步，他的心灵都充满着喜乐，家毕竟是最温暖的！

一踏入兴化之家，许多妇女帮助宋妈妈预备了一顿家庭大聚餐来欢迎他。饭后，宋牧师将轻松的闲话家常转为严肃的生活话题。

老牧师说道：“天恩！现在你带回许多的学位和奖章，我们希望你能接受国家大学给你的好职位。你清楚的知道，身为一个老牧师，我现在的薪水仍是一个月30元，若不是有你的母亲辛勤的工作，节省每一分钱，我是不可能养活十二口的。希望你能资助弟弟的教育费。

天恩既然决定事奉神，而且已把学位文凭丢入大海，只好简短答道：“我已经死了，现在回来的不是以前的我。”

“不是你，那么是谁呢？难道你是个鬼吗？”

“神已呼召我做传道人。”

“如果你要做传道，为什么需要长途跋涉到美国去留学呢？”

“怪不得他们说你疯了；你明明活着，怎么说你死了？”他的四弟插咀道。

除了慈爱的母亲，每一个人都以他为怪，不和他说话了。母亲说道：“你知道父亲和兄弟们是怎样的渴望你回来吗？你必须

光宗耀祖，为什么你要讲这样扫兴的话呢？”

“神要我做传道。”天恩坚持这么说。

当夜他失眠了，神的话临到他：『爱父母过於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章37节）既然你信我爱我，你就要把现在一切所有的给你的父亲和兄弟。

宋尚节从美国带回美金1768元，他全数交给父亲，并且说道：“这是宋尚节未死前所赚的钱，你可以拨一笔钱分给弟弟们作教育费。”他也把所有的衣服和书籍送给弟弟们；至於博士文凭，却送给母亲。现在，他只留下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为要荣耀祂的圣名。

父母亲认为他的神经错乱了，因此全家人都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并且加以讨论。经过一周的观察，全家人终于明白他是心智健全的正常人；於是宋牧师给他的儿子祝福，也赞赏他终身事奉神的心志，且鼓励儿子要靠着神的力量前进。

虽然『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马太福音4章4节）但『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节）也是对的。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他在美以美基督教中学找到一份工作，作部份时间的化学教师，也教圣经。一个星期上三天课，其余的时间，他可以照他所喜欢的自由做圣工。

对年青有学问的宋尚节来说，回家也意味着结婚。我们在前面提到按照中国的传统，当他在学校读书时，已经凭父母之命和一个年青女生订了婚；如果他不出国，早就结婚了。

婚事不能再拖延，因此1928年之初，兴化出生的宋尚节博士和余锦华小姐结婚了。

1933年出版的宋尚节自传里，他讲了很多关于他在神所指定的神学院受训的事，并没有提到他的婚姻；可是在婚后第三天，当他探访他以前的中学老师Frances P Jones牧师夫妇时，他们听

到他说：“我真希望我还没有结婚！”无论如何，智慧的宋师母却是他的贤内助，少了她，他可不能出远门为主工作。因为监督必须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参提摩太前书3:2节)，更何况男人独居不好(参创世记2章18节)。

无疑的，这是一樁美满的婚姻，因为在他们十六年的婚姻生活里，一共得了三女二男。虽然宋博士事奉到高潮时，一年最多只有一二个月和妻子住在一起，他讲道所引的例子却多出自他的家庭生活；他常用夫妇的关系来表明基督和祂的教会之爱。

除了给孩子取一个中文名外，他还替每一个孩子取了与圣经有关的名字。五个孩子按摩西五经的次序叫做创世记(女)、出埃及(男)、利未记(女)、民数记(女)、但是他却给最小的老五起名为约书亚。或谓申命记与出埃及记有关系，老二既是在婴儿期便去世——出埃及了，不是申命记也罢。其实他选用约书亚，更可能是为了反映出他抗拒罪恶的决心，就像约书亚战胜外邦迦南人一样。他替次子取名约书亚是要他能得胜罪恶，事主到底；也提醒他“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参约书亚记13章1节)。他在新加坡往后的聚会中，告诉我们神只给他十五年的时间为祂工作；他是否从希西家王曾添的寿数得到这种感动呢？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生命很短暂！他也告诉我们他的十五年是怎样用五个圆圈来组成，一圈各三年。宣教士威廉 E 舒邦铎是宋的朋友，他曾写了《怀念宋尚节》交给我们出版。1980年，我们到洛杉矶去拜访他时，正是他生命的末期。他证实道：“尚节的由五个三年组成的事奉包括了五期，就是：水、门、鸽、血和坟墓。”『求祢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90篇12节)缺少了一个智慧的贤内助，中国使徒就无法在紧要生命关头生活和工作；尤其是末了的坟墓期。我们可以从第廿五章看得一清二楚。

第十一章：“水”的时期（1928-1930）

俗语说：“万事起头难”。既没有教会和差会的支持，又面对着高涨的爱国主义，加上来自共产党主使的反基督教的激烈言论，要作一个部份时间的教师和传道，真是困难重重了。

他一开始传道，就与政府当局发生冲突，这是1928年5月的事。当时，计志文牧师所带领的伯特利环游布道团在兴化仙游燃起了复兴之火，尚节就跟着带领做善后栽培的工作。他是一个公义的传道人，也是一个反对罪恶的先知，他不怕公然斥责罪恶。本来向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像行三鞠躬礼是一个敏感的课题；当时举国上下都照行，教会领袖也默认，一般基督徒都屈服在狡滑的压力下，他们托词鞠躬不过是古今中国社交上向人问安的礼节，不算是敬拜；然而先知反对这说法，他坚持向孙中山的遗像鞠躬是犯了第二条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偶像，……。』（出埃及记20章4至5节）向已死的孙中山遗像鞠躬就跟敬拜祖先一样，是拜偶像，是罪！目前在日本资深的宣教士派司·提摩太牧师(Rev. Pietsch)的看法和他相同；他在中国时，认识了宋尚节。他幽默地说：如果偶像能向后回礼，你就可以向他鞠躬。

这种颠覆性或是反革命的教义给国民党听到了，他们开始缉拿尚节。为了达到这目的，他们先向宋尚节任教的学校董事部采取行动；他们利用他辛勤教导的化学和圣经学生来反对他。这群被误导的学生把他逼到教室的一角落，正当要打他时，突然间霹雳一声巨响，从他们头上闪过，吓得他们不敢动弹。满心感谢神的奇妙拯救之余，他不再一脚布道，一脚教化学；他辞职专心做全时间的传道。

在国民党监视之下，尚节再也不能在本乡自由传道，像早期

的门徒受逼迫逃离耶路撒冷，“往各处去传福音”（参使徒行传8章4节）。他也到各偏僻之处——渔村，甚至遥远的海岛；他也号召一群青年男女，训练他们成为传道人。他效法救主的榜样，从闹市转到清静之地。尚节带了五十个门徒到天马山举行八天的查经班，然后分成小组到各乡村去；他们一共探访了一百个乡村教会。很偶然的，在这群青年中，有些是他在仙游时所遇见的，他们是伯特利环游布道团所结的果子。的确，他在仙游时，曾观察布道团怎样的工作，从此他套用了他们的一些方法。『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箴言27章17节）

在他的巡回布道里，一天讲九次的道。有一次，他很出力的讲道，因为声音用过度，最后只能发出微声；任何传道人在这种情形下都会暂停，但是这位神的无畏先锋却不是如此。他们既长途跋涉到此，就必须让人听到神的福音；为了达到这目的，他安排一名组员和他一起站在讲台上，当他微声传出信息时，组员就大声的传译，这是一种巧妙的临时扩音系统，效果奇好。会后，其他的组员负责陪谈，使失声的领袖松一口气。

1928年夏天，经过了几个月的专心传道和教导，他觉得很紧张；他再一次想起主常去的退修地方，于是他对自己说：“我必须离群，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独自默想。”刚好，他听到在牯岭将举行基督徒夏令会。牯岭是人们常去的中国名山，可眺望江西、九江的扬子江。有许多中国教会领袖在牯岭聚会后，留下神圣的回忆。这也是国家最高层领袖举行会议之地，甚至总司令蒋介石也曾出席。就这样，他到牯岭去，不是讲道而是听道，然而他的名声已开始传到福建省以外；他很乐意地接受邀请，作了一个见证，这是他第一次被介绍给中国教会。

从退修的山顶下到平原，回到本乡兴化，知道圣灵再次点燃起复兴之火，真令他快乐！这时，廿年前（1909年）兴化五旬节的景象掠过他的脑海，使他得着双倍的喜乐。而他有一个小弟弟，

为主大发热心，组织了一个“基督徒童子军”，率领他们到附近乡村，用戏剧的方式来传福音。他们用国乐丝竹，奏出中国调子吸引群众听福音；他们所唱的福音短歌，有很多是尚节收集和创作的。

『我为祢的殿，心里焦急。』（约翰福音2章17节）这金句是引自诗篇69篇9节，直接指主洁净圣殿的事。藉此，祂的仆人更热切的关心教会的复兴；现在让宋尚节根据他的自传内第88段来说出他的心声：

“那年秋末，我和一位西教士及另一位弟兄共三人，动身做循环布道的工作。我们随走随传，足迹所到的地方，都撒下善种在人的心田里。每到一教会，我们做两种工作，一则奋兴当地信徒热心爱主，二则就地调查各教会的近况。因为教会多的缘故，每次只有二三天的耽搁；神与我们同行，处处都受人欢迎，在在都得见奋兴的佳景。最伤心的说一句，这些教会为缺少善后工作的人才，以致不能长久维持奋兴的现象。

“总之，在这循环工作时，我得了好多教训，也彻底明了教会的强弱和其所以然。最后我得了一个结论：希望国内各神学院、圣经学校，不单单是泡制了许多依靠文凭来教会混饭吃的毕业生，最希望的是每个神学必须造就她的学生成为一个个的属灵人。我敢在基督里把一句话献给国内各神学院长：不要给学业分数及格而不追求灵命长进者颁发文凭，（若然，与非神学校有什么不同呢？）当把文凭或学位颁给那真有基督丰富生命的毕业生。因为今日国内教会的不景气，不是缺少神学毕业出来传道，是缺少有新生命的属灵人作圣工。这是我在屏山到郑庄等十二处实地考察所得，传道人必需充满圣灵。

“自从我扩充布道区到全国之后，我更敢用经验谈和亲眼所见的诸事实来证明这话是真的，传道不在乎人间的学问、知识、才干，只在乎有否新生命，是否爱主爱人。有生命的传道者和没

有生命的传道者，其成绩真有草木禾稻与金银宝石之别(参哥林多前书3章12节)。

“譬如奋兴家到各处挑起了圣灵之火，能否继续使之发旺乃全在乎当地牧师或男女传道同工们的善后工作了。为此，凡被神用的奋兴使者们，到各处领会，使所到的教会一时火热起来，并无可夸之处；我们当感谢神兴起那些忠心事奉主的人，使灵火继续焚烧。”

宋尚节犹如“旷野的人声”，从他的家乡为主发出呼喊。闽南的教会风闻他美好的工作，领先邀请他去讲道。1929年2月，他乘船到漳州去，许多人抱着好奇心来听道，每天有七八百人。一个礼拜后，他抵达厦门，这是长老会的堡垒，创始人是威廉·曹默尔·伯恩斯William Chalmers Burns(1815-1868)。从厦门到泉州，神为他行了大事，有许多人悔改归向神；在福建南部为主打了胜仗，使他得着极大的喜乐，激励崭露头角的布道家到更远的地方去。是的，现在可以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参使徒行传1章8节)但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以赛亚书55章8节)因此，他顺服主回到兴化去。

根据他以前所发表的理想神学训练，他组织了一个巡回神学院，有五个学生报名；他们跟随老师到处走动，一面传道，一面学习。

巡回神学院一开始就从三位到离岛去的女教员身上学到实际的功课。为什么她们肯抛弃舒适的城市生活，到这遥远的海岛上和渔夫为伍呢？为什么她们愿意在工余教导不识字的妇女读书，教导街上的顽童做好孩子呢？宋尚节说：“当我看到她们的舍己为人的精神，我实在感到万分的惭愧。我们从她们学到信心、牺牲、热爱灵魂、在受苦中忍耐的功课。她们能够做成这么美好的工作，都是出自内心的一股能力。”这支来自外地的福音队正好

在收割的工作上派上用场；他们和她们一样来得合时，不少家庭听了他们的讲道，接受了基督，然后烧掉他们的偶像。『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约翰福音4章37至38节）

在环游布道路途中，他们来到尚节的出生地风迹村。这是一个忙碌的季节，人人都到田里去，因此他们的逐家探访扑了一个空；於是师生都效法主和门徒们到田间和农夫们一起工作。这就是他们离开渔民后的事奉，早上下田，傍晚召集他们来听道。讲到撒种的比喻，所撒的种子落在好土里时，他们就在现场经历到一百倍的收获；因为圣灵喜悦在他的本村行奇事，正像多年以前一样；於是全教会都悔改归向神。这件事大大的鼓励了神的仆人。

在另一乡村，他们探访了一个很荒凉的教会。这时，夏日炎炎，瘟疫流行，使人不敢出门。传福音的人并不灰心，他们实行了主的教导——在一个大筵席里，主人打发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路加福音14章16至24节）果然，每一次都有一二百人被勉强请来听神的话。其中有许多是承办丧事的人——挖墓的、吹打手和职业性送葬的人。现在他们脱离了罪坑，找到一条出路；当他们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后，死亡不再是他们所掘的暗室，而是一条地道，使他们能由此逃到另一端，得到更光明的生命。

当巡回神学校的师生一面传道一面学习时，发现教会已订下长进的计划，强调注重平民教育，教人识字。识字运动对人大有裨益，可惜缺少属灵的供应，因为监督下了这道命令教育万民，可怜的乡村牧师只得奉命行事；他们必须加倍努力的去带动识字运动，以便给监督送上一份好报告。其实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保住饭碗，难怪布道家碰到这种光景的教会，就得不到任何支

持。这么一来，反而刺激布道团奋勇的复兴教会。

尚节把某区内的一百个教会划分为十个训练小组，轮流带领他们查考圣经，并且分派新诗歌、短歌和图片等辅助资料给他们；进一步，他花更多的时间开始“家庭礼拜”运动，带动了一千家。

每一堂的训练有四五十人报名，多数是教会的领袖。还有一个中级训练计划，是为青年团组织的，目的在教导他们如何协助牧师。鉴于美以美会的牧师常常被调动，平信徒得到训练，就能稳定本地教会。巡回神学校的教师藉着和人们的个别接触，学到了很多宝贵实际功课，尤其是他们的生活见证，不啻“真理强于虚构”。

尚节用一整年的时间从事这种训练基督徒的工作，显然的，神赐福给他，因为远至南方的许多外岛教会，甚至最远的永春和德化也来信求助。

那知一旦成功，魔鬼却来干扰尚节的工作。1930年的受难周，本来应当以加倍痛悔之心情来仰望救主的他，却和别人作一比较：如果他担任化学教授，每个月可赚五百元，而现在做传道，夫妻加上儿女竟搞到入不敷出！除了经济的压力外，人们批评他，并不感激他；长期以来，他不论到那里去，都要背着行李，赤足光头地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这是流血、流汗和流泪的工作；他失去喜乐，虽然背负十字架，却像古利奈西门一样的勉强！就在那时，神的话临到他：“你能顺服我到底吗？你能把你自已完全献给我吗？我知道你的工作，你今天的失败正是将来先锋的成功。『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听了这些话后，他默然不作声。

接着，他受邀到南昌和南京主领奋兴会。他以为离本乡的时机已熟，再次求问神，神却回答：“我儿，不要急，你的时间还没有到。”

迫不及待的尚节，像一只脱缰的野马，决定不管一切的向北去。虽然浑身长了毒疮，仍强行整理行装，准备向江西省前行；他盼望在途中病得痊愈，但是神自有方法来对付这任性的孩子。早晨，正要起程，突然大吐不止，原来是得了霍乱；急性霍乱袭击兴化，尚节是第一个受害人。于是他立刻祷告，求神赦免他；现在他愿意顺服主的旨意，永远留在福建，从事乡村布道。这一来，他的病几乎马上好起来。

然而，神快要叫他的仆人离开了，祂藉着环境来印证祂巧妙的安排。

几个月后，他的毒疮和霍乱早已痊愈了。突然，兴化处处有谋杀和纵火事件，加上叛军的入侵，局势更加恶化；各方将领都和总司令蒋介石所立的中央政府相抗衡。在偏僻地区工作的美以美会传道都尽快到城市集合，宋尚节的同工也要离开他，因为布道的机会已过去了。

在没有人可以工作的突变之下，照管尚节的福州美以美会会督决定派他到中国北部去视察，要他学习识字和群众教育运动。虽然他的兴趣是布道而不是教育，但是知道这是神给他所指定的时间，尽管家人还在病中，他仍然和以前一样的告别。

那时，宋师母和三个月大的小男婴出埃及(也叫天程)都病得很重，不久，天程就去世了，使他更加伤心！身为父母的他们，只有以摩西生下三个月便被丢在水中而得救的事来安慰自己。他们相信亲爱的儿子已经脱离罪恶苦海，进入天堂的荣美地。埋葬了儿子三天后，宋尚节便离开仍在病床上的娇妻，乘船到上海，然后再前往北京，这时正是冬天。

IV. 事 奉 之 年

第十二章：“门”的时期(一)

华北的考察之行(1930)

福建会督派宋尚节到华北的目的，是要他到靠近北平的定县，向负有盛名的晏阳初博士学习群众教育，然后回到福建，加以改进应用。上海是中国东方主要的大城市。在此，宋博士听说华东基督教化家庭运动将在江西省的湖州举行，各省派来的代表约有一百名。

起初，宋尚节并不想去，但到北方之前，他想先去湖州。赴会时，他仍然穿着粗布长袍；饱受风霜的他，既不熟悉普通话，上海话更不行，只好安静地坐着，不说一句话。他自个儿久坐在一角落，人家以为他是个乡下佬，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位留美的科学家。

在祷告会中，害羞的博士终于受感动开口祷告；他尽力的祷告，不是用普通话或是上海话，而是用英语。他的祷告十分动人，美国长老会广学会梅立德夫人(Mrs. Frank R Millican)找到他，发现这位乡下传道原来是来自她祖国的化学博士，于是亲切的欢迎他来参加她的讨论班。在班上，他有机会报告他所推行的家庭礼拜；这样一来，他进而受邀到大会作见证，神就这样为他开了全国传福音之门。事情是这样的，大会所请的讲员刚好不能来，而他却可以随时的讲道，那还有谁比他更适合呢？这正应验了罗马书八章廿八节！突然间，人人都在谈论这位放弃教授职位而去乡下传道的宋尚节博士。

杭州是中国出名的避暑胜地，因拥有西湖名胜。第一次邀请

他去讲道的就来自这地方的一个小教会，因此尚节从湖州启程到杭州去。回到上海，梅立德一家人接待他。在短短的旅程中，也受邀到广学会去讲述三年的乡村布道、识字运动和家庭礼拜的经历。

为了工作，宋尚节匆匆到北方去；不过，他先在蒋介石时代的京城南京歇脚。在此，他遇见了兴化中学的高中校长法兰西斯卓(Rev. Francis Jones)；那时，卓牧师在附属於金陵大学的神学院当神学教授。早年，尚节曾有感动要进这间神学院深造，但是姐姐的突然去世使他打消这念头。

从长江渡过对岸的浦口，乘津浦车北上。对他来说，这次的旅程并不愉快；一向在南方生活的他真是受不了西伯利亚平原吹来的寒风。他知道俄亥俄州卫理大学的一位校友杜教士(Rev. H E Dewey)住在天津附近的昌黎，於是他先到他家里取暖。主人劝他不要花太多时间搞识字运动，更增进彼此间美好的交通；想到有一位宣道士和他一样认为中国教会需要复兴，就使他的心深受激励。

他乘机到山海关一行。从那里，万里长城连绵到海口。他打从山海关到北平去见白教士(Rev. R W Backus)，他曾邀请宋到福建，为正在进行的教牧研讨会讲述乡村布道情形。白教士是一位爱神的基要派人士，会讲宋尚节家乡的方言，二人融洽的交通驱除了北方的寒冷。

最后，他抵达目的地定县，和世界闻名的晏阳初博士相见，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晏博士充满活力，热衷推行群众教育。凡想在这方面有成就的人都要向他请教；他的教育方法的确新颖，别具心裁；高度的投入是他成功的秘诀。

然而神不要尚节做这种工作，祂在梦中向他说：“这些美丽的花朵，不久就要凋谢，不会结果子。你要保守你所得的，要殷勤持守，作一棵无花果树。”於是，他打消要逗留一个月向晏博

士学习的计划，第二天早晨就告别这位大教育家，从定县到北平去。

北平有一位长老会的宣教士打算写信给他，请他来主持一个为期六个月的基督徒义工训练课程；想不到尚节就在这时出现，尚节也想到这是何等奇妙的巧合。这事看来似乎是神给尚节的确据，但主禁止他住下来。“这不是你的事奉，我要你做更大的工作。起来，去复兴那不冷不热的老底嘉教会；否则，当耶稣再来时，她会被吐出来(启示录3章15至16节)。快去吧！带着耶稣就快再来的消息去！预备新娘，迎接新郎！”就在这时，梅立德夫人寄来快邮，邀请他代表上海南门清心教会向高中的男女学生讲道。深知这是主合时的引导，他又从北平立刻搭火车回上海去。

到上海时，世界出名的日本贫民区传道者贺川丰彦博士正好在沪江大学演讲；宋博士久闻他的大名，便到会观察。原来他是传社会福音的，所讲的和协和神学院的法斯狄克博士一样。

日本神学博士恭请他到祷告会讲道，向听众介绍他是“中国的贺川丰彦”。他很勇敢地为主作见证，说祂的宝血有能力洗一切的罪。他强调灵性比肉体重要；他讲论“重生和被圣灵充满的必要”。虽然他知道听众不接受他的信息，他仍然为真理作见证。很显然的，尚节是基要派；在新派中，他就好像方柄圆凿一样的格格不入。

梅立德夫人为他在美国长老会差会的南门清心中学安排了聚会，听众比较有受教的心。从那里他继续到四川北路向宣道会讲道。他觉得在大城市像上海这地方讲道和在他的家乡兴化向渔夫讲道有很大的不同。

在他的计划中，伯特利布道团是他所要拜访的地方之一，因为1928年5月，计志文牧师曾带领这布道团的一组团员到仙游去。当他一踏入布道团所在地，该团的领袖石美玉博士Marry Stone和胡遵理教士(Miss Jenny Hughes)热烈地欢迎他，因为她俩

都从志文那里听到他的美好工作。伯特利环游布道团是福音先锋队，创立于1925年，计志文是领袖。

传道之门顿时为他而开，他在伯特利中学和护士学校的每日朝会上讲道，有七百个人听他讲所爱的主题“五饼二鱼”。虽然他们很乐意接受他所讲的，尚节却有严重的失落感；当他自我省察时，才知道解释“神秘的事”是永远没有能力把一个人从罪中救出来的。

虽然伯特利邀请他参加他们的布道团到中国北方去，宋博士却很有礼貌的拒绝了；他只答应明年回来作他们的夏令会讲员。他觉得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回到兴化向监督报告他所考察的，当然也回到爱妻的身边。

冬天雪花飘，在他稍事休息，等船回去兴化时，忽然接到南昌来的一封快讯，恳切地邀请他去主持一个奋兴会。这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之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乡下常有土匪出没，伯特利的朋友都劝他不要去，而归心似箭的他也提不起劲去负责奋兴会。突然，他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去，到南昌工作的时间到了；去，为信仰打美好的胜仗！”管他路上有什么土匪和兵士，尚节十分肯定这是神在呼召他去打仗。第二天早上，尚节乘船溯长江而上，航行到南昌，开始他的新工作。

使徒行传中记载了神在布道事工的奇妙带领——神如何引导彼得去见哥尼流，哥尼流又如何见到彼得，这些的确是叩人心弦的故事。我们有宋尚节如何知道神呼召他到南昌的记述；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威廉 E 舒邦铎牧师所写的《怀念宋尚节》中知悉对方邀请宋尚节的详情。舒邦铎写道——

宋博士广大圣工的开端

“第二个“门”的时期，是从1930年11月间开始，一个广大的圣工场在全国各地敞开。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上海附近，举

行一个大规模的宗教教育会议，宋博士奉派为一个代表，并不是讲员，乃是听别人讲；然而他随身携带了一个手提箱，里面装满了他在乡村传道时所用的资料。有一位名誉卓著的女教士，曾看见过他的资料，遂请他在第一天代替她主讲；他们听完之后，有许多人要求他再讲，因此他成为那个会议中的主要讲员。我在南昌的一位中国同工曾去参加，回来之后大发热心，大感兴趣，并且心里火热。他说：‘舒牧师，我们中国人已有我们自己的保罗，他传讲圣经，好像是我以前从未听任何人讲过的一般。’接着他问：‘我们可以请他来南昌吗？’我回答说：‘可以！你有自己的教会，为什么不邀请他呢？’他说：‘我问过教区长，他并不赞成。’我说：‘你不必获得他的许可（在那时不象今日一样，这种事并非必须），宋博士也是美以美的传道人，你有权柄可以邀请他。’他说：‘是的，可是我如何筹款项呢？’我回答说：‘倘若他象你所说的那样好，事情必能成就；即或不然，我愿意负责承担。’他所需要的就是这个保证。

“许牧师很快地写信给宋博士，因博士早曾应许他的要求（如被邀请）。当时宋博士只因会督和‘女大主教’（年长的教士）叫他回兴化去做他自己的工作，所以他写信给许牧师说，无法前去；这叫他们大失所望！可是不久宋博士生病，当他住在上海伯特利医院的时候，上帝叫他去南昌，于是他顺服了上帝。

“神感动宋尚节到南昌，使他前面的事奉有了转机。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回顾故乡三年的工作——虽然曾为主大发热心，却无定向，好象在打空气（参哥林多前书9章26节）；虽然他尽力复兴教会，但宗教教育、家庭归主、青年团契、识字运动、社会服务等活动分散他的注意力；这些工作，有许多是很好的，只可惜虚有其表，并无实际的果效。

“不错，他曾带领许多人归主，然而缺乏与他同心的教牧和驻堂的传道加以栽培；这些有如在圣殿外瘸腿的乞丐，并没升堂

入室(参使徒行传3章2节)。这当儿，他所有的精力都花费在基督教自由派和新派的圈子里，不啻是为别人的田地铲除野草；在奋兴会中的劳苦全被新派的潮流扫荡一空！因此，尚节定下今后的立场——如果他是先知，要对付罪，就得抵挡隐藏在教会中最具破坏力的诡诈罪行，那就是不信的罪。想起最近在伯特利所讲的‘奥秘’，是何等的空洞贫乏；他提醒自己必须针对罪人的需要，只有基督的宝血才是唯一的救法。

“当尚节在神面前自我省察，一面预备到南昌打属灵的仗时，舒邦铎牧师和一位青年的教师兼传道者一直在为复兴会和讲员宋博士祷告；其实，他们两人早在1月1日就开始祷告，不住祷告了50天；祷告一结束，尚节就到了。

“南昌是美以美会的大本营，工作已经扩展到七八区，要召集普通聚会是轻而易举的；为了吸引人们来参加计划已久的奋兴会，他们尽力的出示海报和通告，可是教会不冷不热，只有十人左右赴会！聚会开始，尚节不禁对自己说道：‘我实在灰心呀！’

“无论如何，清晨，他先向葆灵女子中学和豫章中学的学生们作见证。下午，到许牧师(就是邀请他来讲道的那位牧师)的牧区和孔医师(Ida Kahn)的妇孺医院布道；晚上，则在市区的一间教会讲道。

“他做了一个礼拜的工作，并不见效，于是他重新省察并向神呼求：‘为什么得不到人心呢？’他知道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还没有摸到别人的需要；人们被罪捆绑，无能为力呀！

“他觉得罪就象坚固的耶利哥城，要得胜罪恶，需要宣教士和教会学校教职员的合作。他需要他们的参与，有如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各支派前往攻敌，需要摩西、亚伦、户珥在山上祷告；因此，他请求宣教士和教会学校教职员举行小组祷告会。

“出埃及记17章记载约书亚在平原打仗时，有摩西举起拿着

上帝的杖的圣洁的手为他在山顶祷告。据宋尚节观察，为什么奋兴会会有成败之别呢？教会把奋兴的责任全部交给奋兴家是天大的错误。他在自传中这么说：‘奋兴家并没有什么可夸。我知道我们需要许多人用祷告来支持；只要大家同心合意恳切的祷告，才能在聚会中经历神的作为。’

“1931年3月5日晚上，宋尚节已上床准备睡觉，忽然听到楼上传来祷告声，不但祷告，而且是跪着流泪恳求；原来是他的主人舒邦铎牧师，他正为南昌教会恳求神赐下真正的复兴。他说：

‘神啊！如果你今天不复兴南昌教会，我长途跋涉的献身都白费心机；我是一开始就为称把生命献上的呀！神啊！恳求称显示称的能力，荣耀称自己的圣名。阿们！’因此，在这难忘之夜里，尚节也在楼下祷告和楼上的祈求声互相呼应：‘主啊！阿们，阿们！’

“经过了一整夜的祷告，宋尚节得着攻罪的信息。第二个礼拜，他的讲题离不了流泪、痛哭悔改，结果校长向学生认罪，教员彼此谢罪，学生互相抱头痛哭。

“罪恶出去，活水进来；否则，打扫干净、修饰好的空闲心灵，将被撒但带着另外更恶的鬼来，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参马太福音12章45节）什么是活水？就是圣灵。”

舒邦铎牧师接待宋尚节，是南昌聚会的主要支持者，就让他为我们报导南昌五旬节的实况：“在头一个礼拜中，实际上所有的学生都悔改了。

“第二个礼拜开始，宋博士在葆灵女子中学的礼堂内，一天要讲三次。两个中学的学生和教员、传教士，并我们美以美会南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还有四个城区的教会参加。听讲的人兴趣日渐增加，有些教员也悔改归主。

“论到罪的问题，宋博士大都传讲马太福音；可是有一天，他讲到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拿豆荚给猪吃时，说道：‘在你们

此地的学校中，若只教英文、历史和数学等，不让青年人寻求上帝，你们只是用豆荚喂猪而已！’有些教员十分不服气，并说他侮辱我们的学生，称他们为猪。他们责怪女校长不该允许他在学校的礼堂里讲道，她也同意他们的说法。可是那天晚上，她自己却遭受圣灵极大的罪责，因此她写了一封信给宋博士说：‘我们不仅是用豆荚喂猪，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猪！’

“宋博士曾将她的信给我看，我提议说：‘今天你为什么不留点作见证的时间呢？’因此，在聚会时他发问：有什么人要起来说话吗？于是那中学女校长就当着她自己学校的学生、并男校高中部的学生和教员，还有许多传教士的面前，站起来说：‘我本来反对说我们是用豆荚喂猪，现在我已经决定承认，我自己就是一头猪！我知道我不适合作基督教学校的校长，可是我认为我和其他的中学教员一样的好，我也支领薪水，住漂亮的房子，穿华美的衣服。然而，从现在起，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教我的学生寻得上帝和救恩。’

教员整夜哭泣

“有一天晚上，两位男教员(都是牧师的儿子)受到可怕的罪责，其中一人大声呼求，致使另外一人惊醒(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他们两人都痛哭不已，彻夜祷告，直到与上帝和好为止。他们之中有一位叫王保罗，是与我同工数年中国教区长的儿子。王牧师是一位对于行政管理非常有能力的传道人，只是伦理道德却有问題。现在他的儿子向父亲谈论救恩，我恰巧走进房间。我相信在中国旧日父亲可以杀儿子的时代，王牧师一定会作出那种事情；可是最后他竟失声痛哭，承认他的罪，他的师母也脱离了心中的重担；按照他所说，她好像未结婚以前一般地快

乐。另一位蒙恩年轻的教员，于1945年曾在中国西部与我一同从事战时工作。他经管数以万计的金钱都非常诚实，在那个时期是一个稀有的现象；这等事乃是圣灵感动人为广传福音所作的福利工作。

南昌的五旬节

“在那个时期，宋博士一天传讲三次，每一次都好像发生火警一般。他磨损了讲台上的油漆，所以他们要求他穿橡皮底鞋；他回到我们家里，脱下他全部被汗湿的衣服。按照我所建议的，他把那些衣服从房间扑通一声丢进客厅里，然后我们的‘阿妈’（女佣人）替他洗涤——一天三套！

“有一天中午，我们邀请了所有抚河的牧师，在我们家中与宋博士一同进餐。其中一位是我们的教区长熊飞；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只是非常骄傲！他问宋博士说：‘今天早晨你曾说，我们教会中有的首领将要出卖基督，正如犹大所行的一样；请你指示我们该怎样做才能使我们不作那个首领！’宋博士的回答，如同闪电一般：‘不要作首领！’熊飞低下头来，好像待毙一样。没有人再说什么，可是大家都知道，‘领袖欲’乃是他的试探。

“在头两个礼拜结束时，宋博士于主日早晨宣布说，晚上他不讲道，而要祷告，凡是愿意跟他一起祷告的，可以来参加；倘若有六个、八个或十个人来参加就够了。那天下午，有一百九十三名学生和教员，走进一个名叫豆芽巷的乡村，离城大约有两英里（前几年我在那里举办过千字文学校——以认识一千字为目标，可是没有一个人悔改）。那些学生和教员进入乡村之后，两个两个地逐家去作见证；他们与村民一同把偶像从家里带出来，石头的偶象丢入河中，木制的偶像就用火焚烧，整个乡村都放弃

了拜偶像的恶习。

“在回家的路上，一阵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有些学生撑着雨伞，竟被风吹得翻向上面。雨水从他们脸上往下流，头发贴在额头上。可是他们都带着发光的脸，跑来对我说：‘舒牧师，施洗的约翰说：我用水施洗，但耶稣将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今天下午，我们已经得到水的洗礼；今天晚上，我们也许要得到圣灵的洗礼。’事情果然如此发生。

“那天晚上并非只有六个、八个或十个人参加，在葆灵女中的礼堂内，出席聚会的约有200至300人，座无虚席。宋博士教我们一些与祷告有关的诗歌，然后他告祈我们现在开始祷告，可是并没有一个人起来祷告。起初相当难为情，不久有两名高中的女生站起来，同时开口祷告。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她们都有两条辫子，我们从未遇见过这种事情，从来没有两个人一同祷告的。我记得史密斯·吉普赛(Gypsy Smith)所讲的那个故事：他在维吉尼亚州时，曾在哥德女士(Gothic lady)领导下的一个‘哥德式’的教堂内讲道。当时有两个人同时祷告，那位哥德女士说：‘史密斯先生，你叫他们仃止，我们不能让两个人同时祷告。’他告诉她说：‘姐妹，上帝有两个耳朵。’

圣灵临到所有参加聚会的人

“正在那个时候，圣灵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大家同时开口祷告，并没有一阵风，也没有我所知道的方言。可是上帝却用中文对每一个人说话，用国语祷告好象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且有口才，远超过我平素所经验的；上帝也用中文对我说话，我也用国语滔滔不绝地祈祷。

“起初宋博士感觉非常惊奇，并不是欢喜；他大声呼喊叫我

们停止：‘我们这里不需要任何狂热主义！’我想，他未曾在任何地方让所有的人一同祷告，只是后来在他所领的聚会里，常有这种事情，以后才成为普遍情形。目前在台湾及其他各地，有许多中国人纯正信仰的团体，仍然出现同心同声祷告，然而在那个时代，乃是我们以前从未看见或听到过的；整个的事情突然发生，并无人计划或提倡，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出于自发的圣灵的感动。可是在一九三一年，三月间的那个晚上，宋博士拦阻我们，要求所有的人到房间里去安静的祷告。他说：‘现在我要祝福’。当他祝福的时候，圣灵第二次降临，大家又开始异口同声地祷告，他再度拦阻我们说：‘你们不了解；我不是说别在这里祷告吗？请你们安静的往房间里去，要在那里祷告。’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拦阻我们呢？他说：‘我不愿意让那些传教士说：宋疯子使所有的学生发疯。’

共产党的学生悔改了

“后来当他又开始祝福的时候，圣灵第三次临到全体的会众；所以他终于让我们继续自动自发的祷告，大约有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很多基督徒大蒙祝福，非基督徒在定罪之下，承认他们的罪；有七八个共产党的学生，后来坦白供认，他们原是受雇而来制造麻烦的。

“他们散坐在每排听众中间，就是要造成大暴乱。当他们遭受罪责的时候，便想要出去，可是那些已作基督徒的学生，却不让他们离开座位，并且为他们祷告。所有的煽动份子所能作的，乃是站起来捶胸，大声呼叫说：‘啊！我的罪真是难以述说！’以后他们都成为非常热心的基督徒。所有传道人也都在那晚重生。

“在抚河教区所有的中国传道人，都来南昌参加教区会议。那天晚上，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们都在场；赣河的传道人、南昌教区的牧师、两个高级中学的教员和学生、还有我们南昌医院的医师和护士等，也都在那里。

“直到那个时候，我深信我的大多数作牧师的朋友，还没有重生。我与他们同工已有好几年，为他们祷告，跟他们谈论，并且传讲重生要道，结果都是徒然！可是在那天晚上，我认为他们每一个人都重生了，王善智牧师也包括在内。几年以前，我在南昌的一个大教会中作过他的助理牧师。他有一次向我承认说：舒先生，我简直不知道是否有一位上帝！我说：为什么？王牧师，你若不知道是否有一位上帝，你怎么当美以美会的牧师呢？他回答说：在未去美国之前，我一直相信上帝；可是，在协和神学院时，我丧失了信仰；后来在战争期间，我去访问英国，并曾参观牛津大学，在那里我看见许多伟大的传道人的画象。我想：一切都是虚空！可是有一种意念对我说：‘不对，他们能成为这一等的人，其中必有某种因素；他们的神学程度也许就是其中必有的某种因素。’有人问我那你传讲什么呢？我所传讲的就是宗教的比较。在那个建筑宏伟的教堂里，一切都是仿照他在美国所见的式样；（他有一个英文补习班，我跟他同工的那年，由我负责办理。）二个图书馆、一间阅览室，还有很多的社交活动。他用这些工作来安慰他自己的良心，可是他却不能传讲任何救人的福音！

不愿去作牧养探访的工作

“有一次我建议要去探访教友的时候，王牧师说，这是女传道和卖圣经的人的工作——在礼拜六去告诉教友，明天是礼拜

日，应该到教会来。我们可不必去探访。不久之后，会督莅临，要去探访教友，不仅要探访有钱的首领，连贫穷住茅屋的也要去探访。因此，王牧师不得不跟他一起去；当然，他的心却另有所思。大多数的中国牧师，或多或少的有这种态度。他们不愿随着我一起去销售圣经书刊或分发福音单张；他们虽然也跟我去探访，可是并非心甘情愿。

“王牧师还告诉我说，他在牛津大学的某一天，有一种意念对他说，如果他尽最大的努力继续作下去，将来有一天，一切都有表现。他说：这就是我现在要积极进行的。我们为他祷告了足有八年之久；当圣灵降临在南昌的时候，王牧师在聚会中重新回到主的面前，他真正地寻得了上帝，并且成为一位非常热心的布道家。他是那样的热心，致使来访问的会督也惧怕他；因此派他外出，往共产党地区的景德镇去工作。那是一个有三万人口的城市，美以美会却租了一屋作礼拜堂，只有十二个教友。

一个自给自养的教会开始发展

“王牧师先到那里去，可是他的妻子拒绝前往，她恨那个教会和会督，用言语顶撞他们；由于这样，他们所领养的儿子长大以后，成为一名共产党徒。（大约二十年之后，我住在重庆，王牧师的儿子是那个地方的共产头目。）可是王善智牧师到达景德镇教会建立，从原来为数一打的教友增加到一百人领受圣餐，参加聚会的有两百人以上；后来完全用中国人的经费，并没有美国差会的帮助。他们建造了一座三层的砖屋，第一层有一个布道的大厅及阅览室，第二层则是礼拜堂（有一个房间是为来访的传教士预备的）。小学校是在第三层，并有为女教师预备的宿舍。王牧师也有一个青年布道队，大多数队员都是他自己带领归主

的；他们往各处去传扬福音。约在1967年，我所听到的最后消息，那时王善智牧师已有八十多岁了，在共产党的控制下，仍然在那个自给自养的本地教会中传道。

“不论我们在江西所留下的任何工作，都是在宋博士所主领的第一次聚会中，圣灵动工的果效。在中国许多别的地方和整个的远东地区，这都是实在的情形；只是1931年在南昌那个地方，圣灵乃是用一种新的方式，降临在宋博士以及我们的学生、教员和传道人身上，并且也临到我们一切参加聚会的人。

“宋博士所作的圣工，这只是‘门’的时期的开端。关于此事，耶稣曾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宿舍里对他说过。后来他说，主赐给他特别的恩膏，乃是在南昌——他在全中国和东南亚各地所主领的许多大聚会，南昌是第一次。事前宋博士并没有计划，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协助，这事对他来说实在是一大奇迹，完全没有操练，纯粹是出于自动自发。这充份显示，宋博士和我们都得到一种圣灵的能力，远超过人的才能。

全国性的圣工

“在南昌的聚会中，我们曾要求那些悔改的，并被圣灵充满的人，把他们的见证写出来，由我们的华语教员抄写清楚，张贴在女中的礼堂内，让大家阅读；然后再把那些见证寄往全国各地的基督教报刊发表，使消息传遍各处。由于这一个措施，有很多地方都邀请宋博士去传福音——传道与信道的‘门’正敞开着。”

第十三章：“门”的时期（二）

随伯特利布道团到东三省(1931)

计志文牧师邀请宋博士正式加入伯特利环游布道团，后者也答应和布道团一齐到东三省去。其他的团员是林景康（来自福州）、聂子英和李道荣；最后两位年少有为，擅长音乐，尤其是歌唱家李道荣精通管弦乐器。子英和道荣随着志文先去，因为宋师母从兴化来参加上海伯特利夏令会，所以尚节得先送师母回兴化，然后去大连与布道团会合。

和宋尚节一起回去的人，有很多是来参加夏令会的旧交。缅怀往事，宋尚节盼望他们在船上有美好的交通。他们定了东港 Tong Kang (Eastern Harbour) 的船票。

当公司宣布延长航期时，一种不祥预感临到尚节，他们是否会遇到沉船、海盗、病重或死亡的危险？虽然神不让他知道将要发生的灾难，但他决不改变主意，因他觉得他必须搭这只船回去。可是，当尚节把这预感告诉同船的人时，他们却开他的玩笑，劝他不要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免得犯了出海的禁忌。他深信就算真的发生不幸，神也会看顾他，因为他还没有完成一生的工作。

第一天，风平浪静，大家都很快活；第二天，尚节的隐忧终于出现——随着一阵大爆炸之后，突然间，一个锅炉失效，轮船面临危险，搭客都惊慌起来；宋尚节提议举行祷告会，但没有人赞同。突然间，剩下的另一个锅炉也爆炸了！霎时间，船停顿了，船身有了裂口，海水开始涌入；虽然船员已着手将船上的水抽到海里去，可是啼哭、呼喊声处处闻；尚节再次请人来祷告，这时有一些人来参加，包括非基督徒在内。想起保罗也曾在海上

遇难，最后却蒙神拯救；於是，他安慰他们，并请求他们依靠神。

当他们祷告时，果然远处来了一只更大的船，大家都透了一口气；但是不久喜乐变为害怕，因为这是一只日本船，那时中国和日本关系越来越糟，他们是否肯助以一臂之力，还是一个大问题。他们兴奋的摇着红旗，宋尚节领着会说英语的搭客向日本船大喊：“Help us! Help us! 援助我们！援助我们！”神果然应允了他们的祷告，这艘名叫卢山丸(Achiyama Maru)的日本船終於向他们驶过来了。只见她放下一只可以载十个人的救生船；当救生船临近时，人群争先恐后的下船，导致三个人的死亡：有一个妇女，舍弃价值六百元的货物，想跳到救生船去，不料却失足跌到海里；另一个和她一样跳的男人也失足跌出船外；第三个跌到船外的人，虽然抓住船舷，但是气力不足，手一松，也掉到深海中，再也没有人看见他了！这是何等的悲剧，何等不幸的死亡！这一幅图画刻画在这罪恶世界浮沉的人们，是怎样的在哀哭、呼喊和跌入深不可及的地狱中！藉着这惨痛的经历，神再一次向祂的仆人说话。

最后，当日本船救起所有的人时，东港号并没有完全沉下去。那么，他们为什么惊慌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分别就在此：当危险来临时，后者束手无策，所以惊慌万状；至於基督徒呢？可以从宋尚节的表现看得出来，在患难中有一位神随时随地帮助他，他可以向祂祷告(诗篇46篇1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的仆人自己也学了一个功课，不论神派他到哪里去，祂一定会保守他，赐他平安。『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祢与我同在。』(诗篇23篇4节) 阿们！

这一段插曲传开后，各处的基督徒都感谢神救了祂的仆人，因此宋尚节不住的提醒自己，他的生命不再是他自己的。他回去

探望父母，把妻子安顿在简陋之家后，再次踏上行程，到大城市去和林景康联络。当他们两人向北到辽宁省的大连时，他属灵的眼睛看到十字架的影子在他们身后越拉越长。

尚节和景康依照计划抵达大连，会合布道团的其他团员。时工作已完成，而信义会正举行两年一度的联合会，东三省各地来了二百位代表，布道团的五位团员都有机会在会议上说话，为主尽上他们的一份力量：聂子英领唱，教了一些新诗；李道荣独唱；宋尚节传出有能力的信息后，便发出呼召，有廿五位中国代表及两位西教士受感动到台前来认罪，有些人还大声痛哭和流泪，西籍领袖大感不安；第二天，便停止布道团的事奉——这是伯特利布道团第一次被人拒绝。

感谢神，他们配为基督的缘故失去面子。整理行装后，他们上火车到省会渾阳(奉天)去。半夜动身，他们看到许多代表和一位西教士来送行，心中十分受感动。有一位邮政局工作者也到火车站来，且带来了一个私人的信息，的确安慰了他们的心。原来前一晚，刚好在窗外听到宋博士的讲道，他便接受基督为他的救主。『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以赛亚书32章20节)这不是『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吗？(路加福音15章10节)

原来幕后有人在弄手脚：当外国宣教士领袖取消原定的邀请时，中国教牧也接到一道命令——除非停止邀请伯特利布道团，否则差会就不给予经济上的支持。难怪毛泽东共产党政府会把枪头瞄准中国教会，说她是外国宣教士帝国主义者的奴隶！信义会宣教士任意的决定，使宋不禁在日记上写着：“亲爱的同工和亲爱的基督徒，为什么你们仍旧依赖外国人来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你们应当在凡事上仰望神；当知道现今时候到了，教会要自传、自治和自养，真正的自立。”

他们突然提早的离开大连，比原定计划早一个礼拜抵达渚

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是在神的大计划之内；无论如何，在日军激烈的压力之下，这一个城市是该复兴的。由於他们提前聚会，第一天比较少人赴会，但是圣灵大大的工作，第二天清晨五点半，礼拜堂内就挤满了人。经过一天三次马拉松式的聚会后，有成千个渴慕真道的人上前来认罪。自从加拿大长老会的复兴家约拿单高福特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 以后，这是该长老会最蒙福的一次。很偶然的第一位到这里(Newchwang)的长老会宣教士是威廉·曹莫尔·伯恩斯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他是英国苏格兰人来中国的先锋。神今日却用这些中国青年人使东三省得着前所未见的大复兴。

宋尚节写信给伯特利布道团的石美玉博士、胡美玲小姐(Dr Mary Stone, Miss Hughes)，报导了有关奉天五旬节的情形：

“在离开上海到东三省之前，圣灵预先告诉我，我们将被祂带到旷野受试炼。现在我觉得，我们真是置身在旷野；我们是身历其境地遇到试探。

“第一个试探是把石头变为饼——我们以为邀请我们去讲道的联合会，会为我们开一道门到东三省去，因为在那个联合会里，所有差会的传道人 and 工作人员都以为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但这却不是神的方法，祂不准我们将石头变为饼。在主的眼里，那些有偏见的宣教士和充满传统思想的传道人不过是石头，主能把他们变成食物，但是他们不肯让主在他们身上动工。我们很高兴能从那里被赶出来，因为这经历会使年青的布道家谦卑下来，不至於武断，也不会妄想在一分钟内干起天翻地覆的事。……我只有留下我个人的见证；当然，离开之后，我们花更多的时间祈求圣灵的引导。

“感谢神，我们到的下一站是奉天(奉行神旨)，有九个大布道家曾经到此，他们已经给人开了胃口。至於我们，上一次的经验教导我们要更多的祷告和倚靠神的话，因此我们一天祷告八至

十次，这是我们从前所没有做过的。十字架的羞辱后，就是复活的荣耀。为了这缘故，约有一千个人悔改，他们也交给我279封优美的见证信，并且在信徒中成立了新的布道团。在我生命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复兴，赞美祂的圣名！”

9月18日早上，离开奉天，火车把伯特利布道团带到下一站。黑龙江省，这是日本占领该城前的最后一趟火车。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历史上称为「九一八」，日本人却称为「事变」，至今人们仍记得这一天。当沈阳在这一天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时，远至南方的新加坡也深受影响——新加坡的中华总商会将黑布派给学童缠在臂上，作为哀悼中国国难的记号。至於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却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伯特利布道团五位青年必定满心赞美神合时的拯救：如果不是信义联合会取消凤凰城的聚会，他们不是落到日本人的手中，就是可能在奉天外的活动遇到困难。罗马书8章28节再次奏效！

日本控制了沈阳(即奉天)，东北三省大感震惊，基督徒忙劝布道团即刻回家；但是福音之门已敞开着，使布道家们大受激励，不住往前行。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这次的机会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事实亦是这样，因为在日本帝国管治之下，不到几个月，东三省就成为满州国，让已亡国的清朝末代皇帝亨利溥仪复位，中国称他为“傀儡溥仪”。9月18日早上，布道团员乘最后一趟的火车离开奉天到海拉尔，这是铁路线的最后一个大城，接着便抵达苏联的西伯利亚，由此可以乘火车到欧洲去。五位青年人到了苏联边境却备受猜疑；他们经过一番审问，难得有机会向边境的官员作见证。

海拉尔的教会处境堪怜，他们只有机会听一次道，有三十个人归服神。聚会半途取消，因为铁路已被炸掉；其实，取消聚会的真正原因是宋尚节逐一的提出罪，引起领袖的敌视。由于传道

人本身还没有得救，而其中一个长老是私运商，因此缩短了原本计划的聚会；这一来，使他们自己也错过了“福音火车”，并且阻挡别人进入天城。这是伯特利第二次“失去面子”。

下一站是到哈尔滨。到目前为止，已经取消了两个聚会。他们比原定计划早两个礼拜到达哈尔滨；有了凤凰城的经历，他们知道神已在他们之先到达目的地。于是他们毫不犹疑的前行，深信凡事妥善安排。到哈尔滨时，他们先会见当地美以美会的宣教士戴明博士(Dr Deming)伉俪；后者到纽约的协和神学院任职时，是宋尚节的好朋友；他们夫妇俩也曾在韩国的汉城事奉主。

戴师母很容易的就认出那位学者是他们纽约家中的常客。实际上，布道团到了东三省后，他们就一直听到他的好工作；他们从中国的《通问报》、《圣洁指南》等杂志知悉他所带领的聚会次次都胜利。

在哈尔滨的教会内发生了许多的纠纷，中国领袖为了证明他们不是外国走狗，竟不幸的被民族主义误导，起来反对宣教士。在复兴会前，大联合教会的会众分裂为两派；在主日，两派的人分开聚会。但是圣灵的工作除去了分争，除了其中一个人外，他们都被吸引前来聆听布道家讲道。由于没预先得到改变时间聚会的通知，到最后一分钟才设法安排聚会。当时日本战舰投下炸弹，发出两声巨响，好像是为奋兴会行开幕礼；然而，在会上快乐地唱着短歌的人们，丝毫不受战事影响。面对现在的局势，宋博士带着一颗热烘烘的心，走上讲台，听众无法抗拒他从神而来的能力。奋兴会在礼拜六晚上开始，尽管气候是那么的寒冷，他却是大汗淋漓。计志文博士接下去向听众呼召，帮助悔改者认清他们的罪；计牧师也在早晨的聚会讲道。

在聚会期间，布道团除了宋尚节和林景康以外，其他成员也有机会访问不同国籍的教会，例如高丽(韩国)、俄(苏联)和德国人等。

哈尔滨就象上海一样是国际化城市。虽然有一间教会批评青年人的作风不合正统，但哈尔滨的聚会和奉天一样可说是成功的。面对着这些不和睦的基督徒团体，宋尚节多给安慰，较少定罪；有不少的会众领袖和传道人蒙恩得救，包括青年会的秘书、牧师、宣教士、教会工作者、长老和执事都谦卑地到台前跪下；他们先向神认罪，然后彼此流泪认罪。当时，流泪是最常见的，并没有说方言。请读者不要以为常常提到他们流泪，就自下定论：他们不过流下鳄鱼之泪，是蒙神悦纳的。几百个悔改者及百个饥渴慕义者构成哈尔滨的五旬节，并没有装作的意味。

伯特利布道团本来住在青年会，可是宋博士和戴明夫妇是老朋友，后者邀请前者和他的朋友一道来作客。先歇一歇，同时向高丽人讲道；在高丽监理会礼拜堂的聚会中，由宋博士讲道，戴明博士翻译，神赐给他们20个灵魂。虽然戴明博士曾经与协和神学院有联系，但是他确实是基要派人物；不单因为他们在一起从事救灵工作，也可从他夫妇俩如何接待神的仆人看出。

戴氏的家并不宽敞，他们招待尚节和李道荣住在客厅，而计志文、林景康和聂子英都挤在书房里。这几位在外居住的青年人定下新生活的规律：清早四点半起来各自灵修，与主亲近，读经和祷告；有时在聚会之前，宋博士会和福州同乡，就是翻译员林景康一起预习所要讲的信息，不论一篇信息讲了多少次，思想敏捷的博士总有新的供应和从未讲过的新亮光。

晚上和团员一起回来时，宋尚节显得疲倦不堪，他倒在床上，就好像死了一样。我们可以用两头燃烧的蜡烛来形容他是如何的为主拼命。他自己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肯定的，是操劳过度了！在新加坡聚会时，他引用保罗的话来表达他的内心光景：『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歌罗西书1章24节）戴师母瞧着工作回来和衣而睡的他，哥林多前书11章24节的经

文：『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掠过她的脑海。戴师母说：“宋尚节象主一样地用尽了他的力气，为了神和他那如饥如渴的儿女，他把命都赔上了！他在美国动过手术的背部，伤口常发痛，每逢疲劳过度或心烦时就痛，但是他好象保罗一样，把这痛苦当作肉体中的一根刺，还能在他的软弱上荣耀神。”（参哥林多后书12章7节）

他照常跪着读圣经、写日记，然后睡觉。这种习惯几乎成了他的第二天性。

宋尚节的古怪行径出了名，要招待他并不容易。他不要社交，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也不接受吃晚餐的邀请，却要求主人每天为他预备一只鸡；他不吃猪肉、牛肉或羊肉，只吃鸡肉！最了解他的林景康解释道：“如果你曾参加他所带领的聚会，就看到他怎样的讲道。每天常常讲三次，每次长达两小时，从开始到末了，卖力的讲，使他用尽了每一分的体力和精力，难怪他要求鸡汤来加添心力。如果没有这样的进补，他是不可能继续这么吃力地工作的！”

追溯奉天的五旬节，宋博士给上海的伯特利总部继续写了以下的信：

“.....接着，我们到哈尔滨，神正好为我们预备了同工——有工人和传道人。祂要我们一步步的学习工作，把奋兴建立在磐石上。.....我们帮助他们明了圣经的奇妙和可靠。打了这场胜仗，不但中国人来信邀请我们，还有从俄国人、高丽人、德国人教会来的。.....现在我们开始面临第三个试探，.....“你们若俯伏拜我，就可以得着一切”。我们可以继续和俄国人教会、德国人教会一起工作，这样普世传福音的路自然通行无阻；但是神要我们前行，于是我们来到一个寒冷的小镇，名叫呼兰。前面必须打硬仗，请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能谦卑地去面对最艰难的第三个试验。”

救灵事工者尚节谨上

每一次的聚会后，宋博士的信袋总经常装满了悔改信主者的一大堆信。很多人简单地写出脱离罪恶、蒙恩得救的见证；有的人还有困难，需要他协助解决问题。他读过一万份这么亲切的信，怪不得在他讲道时，引了那么多的例证；因为真实的生命经历常常比虚构的故事来得有力量。

奋兴会之后，看到争吵分派的哈尔滨教会和好如初，戴氏最为开心。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屈膝在主前同心祷告，他们也这么做了。在奋兴会后，祷告会已在各教会轮流地举行，家中也开始了祷告小组，就象使徒时代一样。布道团组成了，他们向神立约，每周至少一次出外为基督作见证，带领人信主和慕道。

在哈尔滨的奋兴会中，俄国人也和高丽人一样蒙恩；他们从中国人和满州的属灵丰筵上得着一些碎渣儿。别忘了，这些世代定居在中国的俄国人是精通中国话的。

为了更有效的推广工作和节省开支，伯特利布道团决定分成两组进军：林景康和李道荣随尚节到呼兰和绥化；聂子英陪伴计志文到内蒙古的阿萨尔(Asahur)。

宋博士和他的同工们早有机会一瞥俄国礼拜堂，现在正式被介绍到斯拉夫人中间，面对基督代死的这一群，由一位俄国牧师作翻译。他讲了五饼二鱼的信息；讲完了，只见有五十个人走到台前，把自己献给神，向东北同胞传福音。在呼兰，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十次焚烧圣经，神却用尚节赶出他身上的鬼，再次印证了尚节是他的仆人。救恩也临到青年会附属中学，其中的校长、四位教员和大部份的学生都悔改了。

布道团到了绥化，当地教会争斗的情形比哈尔滨更糟。这是个典型的“教会区”，用砖片围成类似小型的毗连古城，城内有医院、学校、礼拜堂各一间，还有比中国教牧设备好的宣教士住宅几间。在西方帝国主义时代，职业化的宣教士过着顶舒服的生

活；他们的收入很高，所雇用的工人，只得到微薄的薪水。

面临国家主义情绪高涨的当儿，西方宣教部所聘请的中国同工开始和他们的主人——宣教士力争。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宣教士的高高在上；在中国同工中，有不少是“饭碗传道”（为了谋生，他们才在教会工作的）！因此，在福建时，宋尚节就针对自己的同胞发出这公平的批评。

当宋博士和他的同工抵达绥化时，有谁能平息双方的争吵呢？只有圣灵自己动工，象五旬节的那阵大风，才有办法吹掉他们心中的激情。宋博士在圣灵带领之下，用爱心恳求宣教士和中国同工和好，有如慈母柔声地呼唤迷途的爱儿；他们那任性刚硬的心终于融化，所有的拦阻都除去了。

有一次，在聚会后，神感动他呼召所有的宣教士、医生、护士、教师、女传道及牧师到台前来，就如校长召集同事和学生一样；而他们个个都象听话的学生应声上前。当他们面对着会众时，他问会众：“你们爱你们的领袖吗？”大家都大声回答：“爱！”于是他教导他们为领袖们祷告，求主使他们能彼此同心，和谐地事奉主。他请每一个人都跪下来，当大家开始大声祷告时，有些领袖忍不住啜泣起来；这样继续祷告了一段时间。尚节问他们：“还有什么人心中仍然怀恨？”果然有几个人回答：“心中余恨难消！”他劝他们去告诉对方，并请求对方的饶恕。然后他转向宣教士和领袖，要他们请年轻的同工赦免他们。双方深受圣灵的感动，为罪自责，因此宋博士还得继续帮助他们，这实在是圣灵动工的明证。会后全体高声唱诗，十分喜乐；这和初时的怨恨不满、各怀鬼胎不啻有天渊之别。为了弟兄和好，他特地写了一首诗歌，取自以弗所书4章头两节：“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相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爱心。”《奋兴短歌16首》我们聚会时，也唱这首诗歌。

最后一次的聚会在晚上结束，而他们必须等到第二天早上七

时半才能启程，所以七十位爱主的基督徒要求他举行一个特别聚会，这是绥化奋兴会的另一特色。这情形就如雅歌2章17节所说：『我的良人哪！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

两组同工在哈尔滨会合，再举行一次聚会，着重于培灵。由于时间有限，邀请领会者又多，为了前面的工作，他们来个“工场”会议。他们用圣经的拈阄老方法来解决他们的事奉计划。结果，志文到朝阳镇，尚节到较大的城市长春和吉林。在哈尔滨时，尚节引用《使徒行传》讲出有关圣灵的教义。当尚节和李道荣离开哈尔滨前往长春时，只见送行的人热情地高唱着伯特利的新短歌。刚好日本人和俄国人到场来欢迎要员，见此情景，兴致盎然中满心惊奇，甚至惊动车站的守卫前来调查个究竟。

长春是长老会的另一个大本营。会前，当地的牧师已先警告来访的布道家不要发出呼召，也不要激动会众的情绪；但是当圣灵在会众心中动工时，有许多人一个一个自然地站起来大声流泪认罪祷告，其中的一个竟然是牧师本人。

到吉林时，他们发现日军已占领该地，高丽籍基督徒首先被对付；虽然有人侥幸逃脱，却有许多被捕的，因此中国教会人心惶惶。然而还有一间兴旺的教会，欢迎宋博士去讲道；那教会的牧师是个良善的奋兴家。

日本入侵时，正是大受试炼期，但是神却在吉林彰显祂的大能，得胜魔鬼的权势。祂施恩给尚节，使他不但藉着讲道令人悔改，也赐他力量医治残废者。1900年，慈禧太后下令杀害宣教士，有一百八十个人惨死在义和团之乱刀下。当时，有一个拳匪，自从杀死一个宣教士以后，就患了手偏风症，这时他也到场听宋博士讲道。有一天，宋博士讲：“与主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中，有一个肯认罪信靠主，终于得救了。”接着，宋博士转问会众：主当日能救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今日能救你们吗？那人满

心相信地举手大喊：“能！”刹那间，手就能动了。这一来，正如使徒时代，全教会都甚惧怕(参使徒行传5章11节)。

有一个基督徒医生，在听宋尚节讲道时，傲然地拒绝讲员的命令，不肯跪下与大众一起祷告。事后不久，正当他在手术室里替病人动手术时，手部突然僵硬起来；他知道这是因为他违逆神仆人的命令，没有听命跪下祷告，于是连忙跪下求主怜悯；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于是他和病人都一起得救了。现在他到处去见证神奇妙的大作为；这一件事印证了神如何特别的和祂的仆人同在。

在吉林，宋尚节有了空前的事奉：听他讲道蒙恩得救的人，尤其是那些刚到教会的人，要求他为他们施洗。根据教会的规矩，凡是要接受洗礼的人，就得参加为期几个月的“考信”手续，因此他和驻堂牧师齐向荣商量，根据马可福音16章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和使徒行传8章36至37节，得到齐牧师同意后，美以美会出身的布道家宋尚节就为这二百个左右认信者施行滴礼。他虽未行按牧礼，却是神所按立的；这实在是他生命史上值得回忆的一天。

尚节也从齐牧师学会了“抓住”的秘诀。雅各是最好的现身说法者。他从齐牧师学到要怎样抓住神、抓住神的应许，于是，他对神的信心增长了，相信神必听他的祷告。北风严寒逼近，身为南方人的他，需要更暖的衣服来御寒；他很想拥有一件皮袄，因此他抓住神的应许，为这事祷告。不久以后，有一个老姐妹为他带来了一件皮袄。『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祂的人么？』(马太福音7章11节)

以后，宋博士和他的同伴林景康取道朝阳镇，与计志文和其他同工在营口会合；按抽籤的方法，尚节抽到在圣经学校讲道，志文则在教会举行聚会。

在圣经学校里，尚节觉得神学生需要“重生”的信息。当他发出呼召时，有许多人走出来表示要得新生命；但校长认定学生早已全部得救了。这一来，他惹了麻烦——虽然有校长的‘保证’和更高的神学教导，但神学生们都很高兴的在众人面前接受主。宋博士只好停止和校长辩论，而是更加恳切的祷告，盼望能得胜。

尚节守约回到朝阳镇后，又在北方作了美好的工作。在朝阳镇，他第一次传讲“打开棺材”的信息：他一面讲，一面拿出一个小型的棺材，看来还不怎么丑陋，但打开棺材的盖后，他开始一一的抽出写有罪行的纸条。当他逐一念出罪名时，神的灵大大的动工，许多人受感动，情不自禁地垂下头来，教会的领袖也不例外；甚至有远自吉林来的领袖也走到前面去认罪。当宋尚节为他们按手祷告时，许多人的灵性和身体都有了转机。

一九三一年秋天的东北之行，带领了三千人归基督，使他们大得激励，准备在当地举行伯特利会议。他们也讨论将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到高丽去布道；可惜远东的时局多变，这计划只好告吹。

布道团返回上海基地的时候在即，但宋博士无法和其他同工一起休息，因为他已答应南美浸信差会在山东省县领会。在这里，有一个大的宣教中心，其中学校林立，还有一间医院。那时，人们欢迎宋博士的讲道和他所用的方法；人心藉着几个月的祷告，早已准备好了，现在可以接受主的话语。这儿的情形和东北不同，因为宣教士的通力合作，使宋博士大有收获；许多柔软的心深受感动，接受挑战为神而活。

在黄县，有一位宣教士鼓励宋博士为病人按手，不但这一区有需要，其实全国都有急需，因为当时中国的医药服务既古老又不普及。有一位罗太太，全身瘫痪了十八年，宋尚节靠主得着力量，按手在她身上，并且吩咐她起来行走；她果然起身，走到心

中充满大喜乐的人群之中；她是个文盲，见证却是那么的斩钉截铁，因此在平度，许多人都归向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约翰福音14章12至13节）

尚节重访济南时，灵恩派争着相认，甚至说他也是属于灵恩派。但是宋知道圣灵的恩赐是赐给重生者；谁肯顺服圣灵便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因此宋尚节加以否认；他强调的是流泪悔改的颂赞，而不是使人混乱的方言。

济南齐鲁大学的一群学生邀请宋博士到丹医生的家讲道；藉此，他带领了中国未来的四五十个领袖归主。尚节在救灵的事工上，可说是十分澈底的。

这时由于战事使回上海的火车不能通行，他们只好改取海道，从山东回家。当初他加入伯特利布道团时已提过此地，他不愿在此呆等船只，无所事事。因此，在与信徒分手前，他召集了特别的聚会，为主证道。的确，宋尚节可称为中国的卫斯理约翰，因为他与卫斯理同感一灵；为了基督，无论何时何地何往，他都义无反顾。

第十四章 “门”的时期(三)

随伯特利布道团到华南(1932)

经过四个月的远方布道，远至高丽和西伯利亚，五位伯特利布道团团员平安回到上海。虽然正是冬天的季节，却不似北方的严寒，尤其是上海本是他们的大本营，家中的炉生了熊熊烈火，

等待着这群勇士凯旋荣归。大家热烈地欢迎他们，并为着他们所带领归入神国度的灵魂献上衷心的赞美和感恩。

可是他们几乎连一两天都不放过，为了主的事工，他们好像胸有成竹的突击队，又再投入前方的战役。这时，有一群护士学校的学生从未听过福音，于是他们想法引领她们归主。的确，中国由北到南，遍地庄稼正熟，尤其是在政治白热化的当儿。

自从1931年9月18日冲阳沦陷以后，中国又是漫天烽火，人们七口八舌地在谈论敌军攻陷的下一站，从南方到上海，处处阴影弥布；然而传道事工机构更感到有必要举行特别的聚会。他们挑中了上海的景林堂，定于1932年1月1日开会。开始聚会的那一天，只见人山人海，且每晚有增无减；因此只得改变原定计划，把时间拉长到十天。聚会结束时，高潮突起，有几百人信主，几千人得着复兴。教会的领袖是否洞悉，这是神自己的灵在动工，祂将生命，更多的生命赐与将亡的城市呢？

全上海聚会结束后两个礼拜，敌人在1932年1月28日午夜大肆进攻；虽然中国军队英勇抗敌，日军从水路长江的吴淞口登陆，很快的占据了全市。阿兰纪念堂(Allen Memorial Church)也中弹，炸死了几个工作人员。中国各城市混乱不堪，难民们都涌入国际租界地；神的家伯特利在最紧要关头，找到临时的安顿地方；属于伯特利的医院、学校和孤儿院都搬来了。这一来，伯特利的医生、护士和传道人都在刹那间加倍忙碌地在新环境中服事受苦的人。为了照顾病人、包扎伤口、安慰丧家，他们往往超时苦干。在战争中，大家不分贫富、不管有没有受教育、是不是政府官员，『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惟独耶和華被尊崇。』（以赛亚书2章11节）在众多旗帜之中，高高地飘着红十字会的旗帜；它为慈悲而升，但这和救主为世人钉死在加略山的十架何关呢？哦！主在中日战争中，掌管着一切；主亲自看顾祂的仆人宋尚节。

本来，位于华人地区的伯特利布道团计划在二月开始来个短期圣经学校，由于战事的爆发，总部已迁到国际租界地，伯特利的领袖正想取消这训练，但是东北已派来八位代表，因此宋博士决定开办圣经学校。尽管人们苦口婆心地劝他远离战火险地，他却奋力作灵战，课程延续了一个月零一天。这期间，他教导了二十三卷圣经；就因为这样，他们能住在一起，护卫了华界伯特利的产业。神是他们的避难所，任凭炸弹来，弹片飞溅，可是布道团基地安然无恙，因为『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诗篇91篇7节）

五人团准备在三月到中国南方作六个月的巡回布道。1932年3月2日，中日签署了和平条约。对宋尚节来说，战争似乎结束得比预料早了。身为伯特利《圣洁指南》的主编，他必须在出外以前收集好六个月的稿件。能干的宋尚节，讲道快，编稿也快，想不到在战火爆发前两周的休息期间，他早已编好一年的稿件。因此，主编虽然不在，然而杂志照旧出版不误。在东北的奋兴会上，他们已收到八百元的新订户订阅费。

3月4日礼拜五那天，神引领伯特利布道团飞快抵达中国南方的英属香港港口。上海是战事区，容易流行天花，所以船只抵港前必须先行隔离检疫，于是便以利团契到码头热烈地欢迎布道团时，连他们的影子也看不到。一直到礼拜天下午，船只才获得释放；最后当布道团找到傍晚的聚会地点时，屋里早已聚满了人群，要站都没地方呢！因为原本容纳五百人聚会的教会，已塞满一千人。

香港普遍地应用英语，所以宋博士用英语讲道，由林景康译成广东话。六天里，他们坚持每天举行三次聚会，因为疾病和失声拦阻了他们的工作，差点不能顺利地进行。无论如何，神却保守了主要的讲员，使他身体健康，而他的信息也丝毫不减能力。苏佐扬牧师是他热诚的支持者。苏牧师毕业于华北神学院，善于

写作，是一位有恩赐的音乐家。宋尚节也采用了他的《天人短歌》中的经文短歌。这一系列的奋兴聚会，使香港众教会孕育了许多重生和献身的领袖。

在山东，浸信会的某传道人首次要求宋博士为病人及灵性软弱的人祷告以后，他都继续这样地作。在香港九龙，有一群信徒要求他举行一个医病的聚会。为了普世的人因罪得病的痛苦，布道团也觉得有此必要；于是有五十个病人来参加这特别的聚会。他们彻底的认罪，靠着基督的宝血，他们的罪完全被洁净了。接着，宋博士和许牧师一个个的为他们按手，当时没提到是否用橄榄油；有几个外国宣教士也随着病人上前给他们治病。『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雅各书5章13至14节）当晚的奋兴会，附带举行见证会，许多病人（包括宣教士）都为他们的痊愈赞美主，哈利路亚！

在中国广东省、珠江的南方广州，有一间很大的协和教会也举行奋兴会。同样的，当讲员传出满有能力的信息以后，许多人深受感动，认罪悔改。有一个恶名昭彰的浪子前来诉说他母亲怎样为他祷告。有句话说得好：“有一个善为儿子祷告的母亲，她的儿子一定不会失落。”本来这位在美国念书的浪子，把宋尚节当作疯子，轻视他，但是当他谦卑地参加聚会后，终于彻底地悔改。他在会中找到母亲后，两个人都流下喜乐之泪。宋尚节发现到当圣灵抓住人时，没有一个人能逃得了。这是否就是加尔文（Calvinists）所说的“不可抗拒的恩典呢”？

伯特利布道团从广东乘船沿珠江到广西的梧州。在翟辅民博士带领之下，基督徒和宣教士于此创办了一间建道神学院。闻名的中国宣教士林证耶在婆罗洲的达雅人中作了美好的工作；他也是该校的毕业生。当时另有一位神学生石新我，在上海的伯特利

夏令会时从宋尚节得着属灵的帮助，所以他竭尽所能的预备人心，鼓励基督徒前去赴会，受教于这位从上海来的布道家。

1932年3月2日，奋兴会开始，情况不佳，失望重重；然而第二天有了转机，宋尚节判若二人，神的灵大大的在听众的身上动工，整个神学院的人都深切为罪痛悔。院长、师长、同学和许多教会的会友都走到台前，他们跪倒在主面前，切切认罪，复兴的火焰大放光芒，越照越亮，直到第十天结束时为止。这真是第一个五旬节的重演，使人心大受激动；他们从未如此恒切祷告。大得释放和心里安舒的人连续几夜进行马拉松式祷告。有一个妇人，在二十三年前偷了一个金手镯，现在她悔改了，立刻以实际的行动，按时价用三百元的赎金献给伯特利布道团。

梧州的“梧”由“木”和“吾”组成。木头就是十字架，头脑灵活的宋尚节马上从这个字得到灵感，融会贯通后，他知道自己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离开梧州那一夜，竟在梦中吟诗：“我离了主，就不能作；我离了主，就不能作！”（奋兴短歌集18首）从此，他强调需要住在基督里。『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翰福音15章5节）贵县的一群失明的女学生一起来参加奋兴会。她们来自信爱会，是由一对外国的教士伉俪凭爱心设立的。包括这群失明女生在内，信爱会约有一百人赴会。可惜女生听了道却无动于中，於是宋博士别出心裁，花更多时间栽培她们，终于以爱的信息感动她们的心。虽然她们双目失明，却流出晶莹泪珠。原来满有经验的布道家用其中最大的是爱的信息扣住了他们的心弦。（参哥林多前书13章4至8,13节）

在梧州领会时，靠近越南边界的南宁和郁林来信邀请他们前去领会，布道家们再次抽籤，决定前行。完成了中国最西南方地带的工作之后，布道团重会于广州；志文从广州续程往汕头，其余的人则回香港休息。

第二次的聚会从4月26日延至5月1日，聚会的高潮结束于最后一天的受浸聚会。当宋尚节被请去施浸时，他对李顺牧师说：“你知道我是一个美以美会的会友，从来没有替人施浸。”不过他补充道：“你如果先替我施浸，我就可为其他人施浸了。”于是他先受了浸礼。这一次施洗的事令他回想起在东北吉林曾为二百人施滴礼。他是否忘记了吉林之举，抑或从那时开始，在施洗的看法上有了改变，这真是谜中之谜！

要完全了解宋博士的话，我们就必须察验他在这件事过后所发表的言论。1934年10至11月，他在福建省鼓浪屿的金池，讲解哥林多前书1章1至20节论到洗礼的事时，他说：“千万别听人说，滴礼不合宜，只有浸礼才合适，浸礼才是完全遵照经训，其实你是否得救比这事更重要。如果你没有让基督的宝血洗去你的罪，那么尽管你浸了又浸，你终归要沉沦到地狱去！”他对洗礼的态度是否含糊不清？记得在新加坡讲道时，他曾这样表达他的心意（他所讲过的道，我们全部都受用不尽）：“如果你们要我讲，那么，听着：更多的信心，少一些水；更小的信心，多一点水。”这些话可在刘翼凌所著的《宋尚节言行录》第一百三十三面中得到证实。『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哥林多前书1章17节）

5月2日在香港举行一个全港联合大会，成为奋兴会的高潮。早上在循道会讲道，晚上则在合一堂。圣灵越来越重用宋博士，很自然的，他成为主要的讲员；计志文带领祷告会和辅导，其他三个年青人照顾实际的需要。全港联合大会从3月4日开始，到8日圆满结束，间中还到广州和广西省偏僻地区布道，从此香港的教会果然名副其实地成为『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腓立比书4章18节）阿们！

六月，布道团行色匆匆向东到福建沿岸工作。粤语有句话

说：“本地羌不辣”（布道家们在香港学会了一些广东话）。因此，宋尚节与翻译员福州人林景康到福州而不去家乡兴化，不管抽不抽籤，计志文、李道荣和聂子英必须到兴化去。远山如黛，田野翠绿，他们三人或坐肩舆，或坐人力车，或乘小艇和舢舨迈进。三年前计志文曾到仙游一行，这次可算旧地重访。后来W·B·Cole牧师证实——由于他们的劳苦事奉，在兴化和仙游附近的教会，都从聚会中增进了弟兄相爱之情。

在福州27天，连绵之雨迎接宋尚节和林景康，然而他们的情绪丝毫不受影响，高中生和大学生也不减热情，他们有四百位前来聚会。在福州，聚会情况极佳：早上的聚会过后，许多人宁可留在座位上，免得午后回来向隅。福州给尚节带来另一次一千人重生得救的特别经历。那些接受基督的人，大受感动；曾经失和的人都恢复旧交，和好如初。众多善果中有位高中女生郑遂蓝，她曾替宋博士记录讲章，且为他编写了见证续集《工作的回顾》。郑女士奉献一生为主而活，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她一生都在教会服侍主，现在执教于新加坡金链灵修神学院。

中国教会有句话这么说：“当圣灵工作时，撒但也在工作。”由于许多学生在奋兴会中归主，教室空空如也，於是报章开始攻击宋博士，说他妖言惑众，迷住青年人；城墙上贴满反对宋尚节的海报，警告他必须离开，否则就得坐监。然而压力虽大，青年人的信仰更坚定；聚会结束时，127位青年人报名参加将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伯特利夏令会。

1932年7月4至14日，伯特利夏令会在上海举行。中日战争带来交通不便，但是中国各方人潮大量涌入上海。有许多属于“人的国度”者，集中于此是为了谋生、经商、上大学或找找飞黄腾达的良机；但是，有些属于“神的国度”者却是为了赴伯特利夏令会而来。许多人从中国南方香港、汕头和福州来了，但是纸醉

金迷的上海充满诱人的魅力，随在给罪人和圣徒抛媚眼。上海是当时的大城之一，要伯特利人员去为圣徒找到居住之所，真是难为了他们；虽然如此，到底各有了棲身之所。每一天在伯特利的聚会厅挤满一千五百位代表和来访者。如饥如渴的代表们，极端爱慕神的话语，夏令会续办短期圣经学校三周。从福州前来参加的正是那127人。早上用三小时，晚上用更多的时间查考16卷圣经。查经课程激发并增进了初信者的兴趣；爱慕灵奶的他们要进一步吃干粮（参希伯来书5章14节）。

从1931年7月至1932年7月，宋博士正式加入伯特利环游布道团。他们行过55000里，带领了1200次聚会，在13省向400,000人讲道，记录中有18,000人决志信主。他们没有撇下初信者——替他们组织了布道团和查经班，得到13个宣教团体参与事奉；除了一两个传统死硬派，其中并没有任何阻隔。

短期圣经学校后，8月下旬和9月上旬，宋尚节在林景康和聂子英陪伴下，立刻动身回到汕头带领浸信会的夏令会。神的灵带领他们奋勇前行，不许他们停下来；“因为王的事甚急”（参撒母耳记上21章8节）。

第十五章 “门”的时期（四）

随伯特利布道团到华北(1932-1933)

神为年青布道家开了福音之门，北京是他们最在意的地方。北京是中国的古城和文化中心，历史悠久，古代帝王在富丽堂皇的天坛上敬拜上帝，献羊为祭。紫禁城外有中国秦始皇牺牲了十万人的性命建成的万里长城。1900年，义和团之乱时，外国宣教

士和中国基督徒为主殉难，也被埋在这里。当宋博士尚未投身事奉之前，享有学术声名的燕京大学曾拟聘他任化学系讲师。

东北失陷后，总司令蒋介石将国都迁至南京，北京便改名为北平。眼看罪恶满布，这几位青年人是否能将平安带给不安的知识男女，抑或与他们同流合污？靠着和平之君耶稣基督，英勇有信心的布道团再次出征，与罪恶及和平干扰者对抗，就象约押和部下为他们的国王大卫攻下耶路撒冷堡垒一样（参历代志上11章6节）。

华北之役以两路进攻，宋尚节取道汉口，其余四位团员则取道津浦路，途经开封、洛阳和济南，相约1932年十月底相会于北京。

布道团在山东所面对的是一股反基督教运动的势力，这群反基督教运动的分子驻扎在一间被洗劫过的屋子里。当日本成为中国公然的敌人之后，这股势力就渐渐消失了。但灵魂之敌人又伸展毒手，渗透到一些基督徒当中；可惜后者被蒙在鼓里，以致仇敌大得胜利。其实这些运动是由一般有志之士开始的，但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偏离了正道，有待伯特利传道人加以指正的是“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和灵恩派的“灵恩团契”等等。1932年，美国长老会差传部山东省差传主席保罗Abbott博士，曾经在《中国基督徒》年刊论到伯特利布道团的教义和实践，以下是他的报导：“他们的工作，感人至深。人们是通过情感和意志，清醒地在欢笑或唱诗，一点也没有过份，或是失态或是有不道德之举。他们也很有技巧地以《代祷通讯录》或油印的刊物来服侍各教会。”

起初，长老会的领袖们很轻视这些年青人，以为赴会的人不会多，尤其是早上七点的祷告会。时当秋天季节，白天缩短，天气越来越冷，早上七点仍然漆黑一片；然而，开始举行第一次祷告会时，几乎满座；此后，常常水泄不通。主特别重用仆人宋尚

节，所以在华北重演华南的盛况，许多人眼泪盈眶，认罪悔改。

北平公安局长有明显的悔改，他和全家都得救了。他承认谋财害命之罪，他也竭尽所能地以实际行动偿还。当他这样做以后，圣灵便充满他，使他得着喜乐。

另有一件动人的物归原主的事件：有一位牧师，滥用也可说是偷窃(以宋尚节的话说)教会留在他手头的二万元。

的确，宋尚节在纽约说：当他在悔改以后，主把他的原名尚节改为约翰，因为他必须成为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传道后，要求人结出悔改的果子，难道赔偿归还不就是悔改所结的善果吗？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马太福音3章8节)

见到许多奇妙的事迹，美国长老会差会情不自禁地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上海伯特利布道团。雅各P·Leynse牧师信中述说到摆在他们眼前的种种实在是神奇妙的工作。他承认：虽然他来自严谨保守的长老会，现在他必须接受这群年青布道家领导全体会众，一齐大声祷告、赞美的方式。这位宣教士学习到“要不住的祷告，要让基督的真理住在我们的心中，并保持美好的交通，更要切实的渴慕舍己，顺服神的旨意。”

另一位宣教士之所以到中国，原是为了引领中国人归向基督，然而他清楚地知道是由中国人引导他迈进基督的丰盛的。如果伯特利布道团第一天就因早祷会情况不理想而退缩，那么，他们就不能享受现在的成果，尤其是这两位宣教士的双重见证。真是『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箴言25章11节)

布道家从长老会一转到南方城市Hata Men的美以美会，各界人士都涌入可容1200人的教会内。主特别用青年人行奇事。有十位初信的神学生，他们本来就读于新派神学院，当他们与宋博士有了进一步的个人接触后，他们的院长亲自到场严厉的质问，但宋博士毫不留情。因为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法斯狄克(Fosdick)博

士的教导之下，宋博士本身尝尽新派教学之毒。他知道该院长葫芦里卖什么药，所以他在讲台上常常反对新派和社会福音，这就是他维护真理的一种立场。

美以美会得着复兴以后，宋博士到救世军去工作；他们有全城最大的讲坛。9月6日布道团在美国差会举行了最后的聚会，那是可容纳1500人。北京聚会后，各教会组织了成百的布道队，他们热情洋溢的赞美神，歌声一阵阵的升上神的宝座。

宋尚节对罪的深恶严责，使他几乎面临暴动的危险，但神再次保守了他。有一位教会的长老，在救灾会赈款中侵吞了50,000元。当宋尚节传讲“打开棺材”的信息时，心中深受责备，他以为宋尚节是在对付他，于是动用了二百位学生，在某夜来袭击传道人；这就如故事所说的米娜小妹妹兴高采烈的捉蚱蜢，没想到老鹰会在她的头上盘旋，打她的如意算盘。同样的，那个想谋害宋尚节的长老作梦也猜不中警察就在后头跟踪他。当夜，在他想伤害神的仆人时，他自己却先被警察控诉加以逮捕，其实宋尚节早已在无意中指出这事了。『人的忿怒，要成全祢的荣美；人的余怒，祢要禁止。』（诗篇76篇10节）

北京之行后，布道团再次分为二路，当志文和三位年青人迈向多山多岭的山西时，尚节特别受邀到天津去，在最大的卫斯理教会举行了十天的大聚会。神的灵继续动工，高举基督，在祷告会时，他勇敢的命令每一个人跪在主前祷告，有一些人拒绝了；但是当圣灵抓住他们时，他们竟亲自到男青年会宿舍去拜访布道家，要求给予灵性上的帮助。

在天津聚会时，孟超然(Meng Chao Ran)的悔改最为特出。他是嫖赌饮吹四恶俱全的浪子，然而在基督里，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献身作西北教会机构的巡回秘书。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孤身到青海和甘肃去，打从西藏到蒙古，那是一片荒漠之地。

孔夫子说：“后生可畏”；保罗对提摩太说得更好：「不可

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前书4章12节)

当年青年人受圣灵感动时，充满青春活力的他们就能为神作大事。在天津聚会得着复兴的一群年青人要求布道家到南关美会去讲道，但是他们的牧师却不赞同，虽然如此，聚会如期进行。八天后，上下各方的反对一扫而空，一批有钱人，甚至有势力的官员，也归向基督(有钱人也需要福音)，于是教会输入了新血。

在天津，组织了最健全的布道团，这五十个人是第二次聚会时加入而组成的。宋尚节向他们道别的当儿，只见几百个人拥挤在大车站；他们为他购买了头等车票。回忆往事，宋尚节说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奢侈享受，但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或是有舒服的感觉。”如果保罗也和他结伴旅行，相信保罗会这样回答：『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腓立比书4章12节)

在回上海途中，他必须经过火车交界站郑州。在这里，他可以顺道还福音债，也节省时间和精力；他用尽所有的时间为主工作。在那里，并没有大建筑物可供联合聚会，教会只好合力搭一个帐棚，因此吸引了许多外人和行人；然而穷人和没有受教育的、街上的顽童和乡民进来听道的比较多。冬天寒风彻骨，传道人内心强烈的感受到，拿这光景来和大城市的教会以及聚会所一比，何啻天渊之别？但是在难处中也有他的好处——虽说他们的背景较差，却比较容易带领他们归主。于是他特地记下备忘录，他必须差派布道团去向这些贫苦的人布道，因为福音是特地给贫穷人的(参路加福音7章22节)。

这一次宋尚节飞快地回到上海，因为他一家人都从兴化搬到上海来。当他回到他的新居时，他的妻子和久别的丈夫重逢，不是感到很快慰吗？据尚节说，他每年只有一个月可以和宋师母在

一起。不料他还没有开口讲话，宋师母先说：“现在，你比计牧师和其他同伴早回家，而他们还留在山西；这里已经有些领袖在批评你了！他们说你喜欢在大城市出锋头，而让同工们到穷乡僻壤作更艰苦的工作。”然而勇敢的布道家心中早有答案。后来当志文和同伴回到上海时，他们终于同意今后要紧密地在一起工作，可惜分道扬镳的种子已经默默地播下了！

为了福音的缘故，五位青年在1933年初一同出发，他们好象保罗一样，第一次出外撒下了福音种子，第二次布道时再去各地方访问。因此伯特利布道团再到山东去。宋博士既了解情况的特殊，也体会到同工之间越来越疏远，于是他减少了讲道的次数。

对宋尚节本身来说，他更加卖力地为主工作。在第三度访问天津时，他把全副精神放在培养未来国家领袖的齐鲁大学内。在济宁，他向囚犯证道，而计志文有机会到烟台，向内地会宣教士的儿女工作。过后，志文接到他们的来信，信中向他道谢，也述说他们是怎样通过他的信息接受了主。

三月，布道团进入河南省的省会开封，在浸信会高中学校布道，只有五十位青年归主，和其他地方一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在杞县，赴会者多是没有受教育的老太太，使布道家相当难应付；因为当他在会后发出呼召时，到台前来认罪的都是同一批的老太太，而且她们只会不断的认罪，认罪！

布道团第二次回到开封时，少了计志文一个人，然而他们得到所有宣教士的大力支持，其中有一位是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的哲嗣戴雅各牧师。在开封循理会，神的荣光再次显现。有七百人罪得赦免；他们献上许多赞美和衷心的感谢给神。

接下来的一站是彰德。在这里，人心硬如石头，因为宣教士是属于新派的，他们轻视尚节的讲道，以为这是过时的老套；然而尚节却更蒙恩膏，使会众深受圣灵责备，开始向神哭泣；尤其是该堂的牧师，在聚会中得到神特别的恩眷，作了美妙的见证。

他是第一个站起来作见证的，他到现在才得着重生；从此，他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2章2节)。

在河北石家庄，布道团踏入灵恩派区域，因为他们是在神召会的教会聚会，所以强调讲方言才是圣灵充满的表现；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这些所谓被圣灵充满的人，也接受劝告到台前认罪。宋博士再一次强调：一个罪人所需要的不是讲方言的恩赐，而是救恩。有太多的人自称得着圣灵，被圣灵充满，那知得的竟是邪灵！20位来自附近各城的宣教士他们都大大的蒙恩了。

布道团决从河北进入多山多岭的山西，他们来到省会太原。英文浸信会已在那里开办了学校、教会、医院和孤儿院。接着，他们到平定。当地虽受新派的大影响，然而当圣灵不可抗拒的恩典临到会众时，反对和骄傲的堡垒都不攻自破了。有一位牧师，由于行为不良而被宣教士辞退后竟在教会内生事；现在，他当众认罪，承认自己贪心，把事奉职业化，如今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不折不扣的约拿哩！于是教会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从平定到平遥——中国内地会传福音的工场。席胜魔曾经在这里花费了几许心血。最后一次的聚会是在山西内地的总部洪洞举行的，圣工就是从这里发展到38区。这时，每隔一年举行的营会正在等待他们来带领，而头三天是由他们讲道。虽然东道主为宋博士和他的同工预备了一个欢迎会，但尚节开门见山的拒绝了；他说他并没有这段闲余的时光来应酬，因为他们聚首一堂，目的是为了寻求主。只见圣灵的大能临到宣教士和中国牧师、传道人和平信徒。当时在场的中西同工，都忘不了这动人的兴奋日子。

布道团的成员带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上海，刚好伯特利布道团在筹备夏令会。除了宋博士讲道外，他们还邀请陈崇桂牧师和外国讲员奥立弗博士Dr. French Oliver 主讲“大灾难”。但是论到被提的时间，各有不同的见解。宋博士站稳他相信基督在千禧年

前再来的立场，而奥立弗博士对基督徒要不要经过大灾难提相反的意见。因此参加了在中国北方举行的末世论研讨会后，宋博士和伯特利布道团同工的关系就告结束。

第十六章 “门”的时期（五）

从“门”到“鸽”（1933-1934）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传道书3章1至2节）

在前一章，我们知悉伯特利布道团成员之间已各有成见，现在情况更坏！在1933年伯特利布道团夏令会后，大家就各奔西东了。

音乐家李道荣最先离开布道团，他搭船到美国慕迪圣经学院学习音乐；其次聂子英也（因公）留在自家的办公室；就这样，五人布道团减为三人。伯特利布道团团刊《圣洁指南》本来是由宋尚节主编的，现在他们却限制他只许应用一半的篇幅来刊登他的讲章。

缩减了的三人团再次被派到华北。这一次，他们花更长的时间在边疆省份工作，包括内蒙古的一部份、察哈尔和绥远。第三次的华北之行真是行色匆匆。1933年八九月间，由于接受了浸信会的邀请，三人团到了南方的广东；这是短时的工作，在宋尚节的见证集中只用三句话记录这一件事。显然的，他把目标集中在未得之地——内蒙古。同样的理由，赖恩融（Leslie Lyall）在他的《宋尚节传》中，象对数表一样，只用简单的一句话了结它。

意外的收获

虽是这样，宋尚节在这一行中，却获得了一条大鱼，就是和宋尚节同是生于义和团之乱(1900AD)那年的汕头林佩轩，也是一位牧师的儿子，自小严格接受长老会的薰陶，受教于教会学校。“凡事都有定期”，只有神的时间能改变一切。父母、教会付与的全副精力，竟然塑造出一个背叛的林佩轩；他和当时一般青年一样抱着远大的理想，盼望有成功的一天，在当代出人头地。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不久，蒋介石东征至他的家乡汕头揭阳，热血沸腾的他差一点就要加入蒋介石的革命军，然而这并不是神的旨意，因此他只得自修学习中医。

但神的时间一到，他竟奇妙的悔改了；在他的生命中，第一遭知悉父母曾把他的一生完全献给神；就在他悔改的那一天，他和所有破釜沉舟的人一样的撇下一切。林佩轩本来自不出名的渔村南绍(靠近汕头)，不料，竟给宋尚节点醒，而且大有表现，成为“小宋”。神只给他属灵的父亲十五年的时间作圣工，而他却有双倍的时间为主尽忠；他的工场遍及福建和东南亚、缅甸。宋尚节为主得着十万灵魂，而林佩轩也有千人左右(容后再说)。虽然丰收期只有五年，然而他在东南亚继续得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战后，印尼的华侨特别欢迎他，于是这个被神兴起的小先知——追随宋尚节的林佩轩，在作者介绍下，到受英文教育的人士中为主工作，详情可读长达150页的《步宋尚节的脚踪》(In John Sung's Step)。林佩轩的哲嗣林约书亚是一位律师，也是笃信圣经长老会生命堂的创办人之一，现任笃信圣经长老会加略堂的长老。大家对宋尚节各有不同的看法，读了拙著《步宋尚节的脚踪》第47-52面有关林佩轩的悔改经过后，也许就会了解宋尚节事奉的性质。

找到生命的意义

『於是叫众人 and 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自己。』（马太福音8章34至35节）

1922年“八二台风”后之十年，阵阵旋风似的属灵恩雨降在汕头。虽说1922年的大乱毁了许多生命和财产，然而1932至1933年宋尚节和计志文以及伯特利环游布道团成员举行了奋兴会，使成千上万人得着生命，教会得着复兴。1934至1937年，宋尚节独个儿主领了一连串的聚会，为汕头带来了惬意长远的果效。

1933年8月，人人津津乐道有关中国名布道家将举行第三次奋兴会的事，这消息也传到汕头上游七哩的一个小镇。那时，佩轩新近到这里行医；基督徒从各方涌至汕头，佩轩也激动的随着群众到汕头去。

佩轩本来对讲员寄以厚望，满以为饱受西方教育、声誉鹊起的科学博士，必然是个天才演讲家，谁知他竟是个身穿白长袍、蓬首乱发的土包子，还操着兴化腔的国语，半点也显不出他的才华。上台讲道呢，又活象个疯子。他不禁暗自嘀咕：哼！这算得了什么？因此他离开会场和宋尚节，搭第二趟的上游船回家去。

当晚，佩轩写了一封傲气凌人的信给宋尚节，就如圣经中的那位律法师来试探耶稣，故意找些问题为难祂一样。第二天一早，他拿了信上邮局，他把它丢进信箱，刁蛮地说：“老宋若敢不回信，就别指望我再去听他讲道了。”可是不多久，他就受到良心的责备。

打从邮局回来，他竟坐立不安，吃喝不下，也无心理会那些

在楼下医务所等待治疗的病人；他无奈的躺在帆布床上对自己发脾气。可怜的他，忧苦交加，心灵饱受煎熬，挣扎、挣扎，欲罢不能！此刻，群群的厉鬼似乎越狱前来对付他。当夜，他在床上呻吟不已，就象多年以前经历过的一样。

朝阳初升，他从床上一骨碌爬起，内心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催迫他回到宋尚节面前。下游的急流抵不过一股更强的能力，他箭步如飞的回到汕头。结果，比预算时间早几小时，到聚会地点，找到一个座位；正当他坐在那儿等待聚会开始时，成群渴慕真道的人们在吃了午餐以后，手捧着圣经圣诗，踏着稳健的步伐来抢座位的光景，深深的打动了他的心坎。

可容纳一千座位的大厅就快满座，后来的人连站的份儿也没有。怪的是，在整个教会内，听不到一丝儿的悄悄语或谈话声，只见一小群一小群的人集合在一块儿恳切地祷告，佩轩不禁也为了本身的需要，向神苦苦哀求：“神啊，恳求祢破碎我刚硬的心！”

聚会时间开始了，宋尚节讲道时又来一个大蚱蜢般的跳跃；刹那间，佩轩的心又刚硬起来——“呸！这是那一类的传道人？”说着他如飞也似的走出门，走过汕头码头，就到角石住宅区。对他来说，奋兴会未免烧得他太热了，也需要冷静一下；再说，夏日炎炎，他的身体也需要清凉一下。他的母亲葬在角石，算来已有七年了；想不到他的幼弟佩义（乳名悦经）正卧病在角石的神学院，急需他的照应。为了弟弟的健康着想，这时他暂时权充起护士来。

佩义在内地会工作，他也是专程赶来听宋尚节讲道。赴了两堂的聚会，他完全改变了，甚至与神立约，献上一生为主工作。佩义的悔改和全时间奉献的见证，有他亲笔的字迹，清楚地写在闪亮的新买来的圣经的第一面，还有宋尚节亲自签署的一节经文。读了他弟弟重生后所写的词句，他的心留下不可磨灭的印

象。这一来，在汕头座位上所持的成见一笔勾销，佩轩的心田开始软化，给宋尚节另一个机会。

说来真巧，当天晚上的聚会竟改在角石举行，看来是补救他的逃走。除了再硬着头皮去听宋尚节讲道外，别无他法了。他尽量设法听出信息中的妙处，然而神的时间未到，他听到的不过是传道人不够水准的隆隆回声；人是好端端的坐在聚会厅内，心呢，早已飞出厅外胡思乱想起来。

这一夜，你万万料不着，佩轩在角石打盹就如约拿在船舱内沉睡的模样。黑夜过去，将近清晨；霎时，耳中传来天使般银铃似的美妙歌声，他不是梦中吧！他好容易打从梦中醒来，习习南风从海上拂过脸庞，天堂似的音乐来得更甜美，佩轩一跃而起，来到窗前，举目一望，成群妇女和少女脸上带着光彩，有如一群天使上山去祷告。他呆住了，在奋兴会中，佩轩就是少了她们脸上的光彩；此刻，他本该给予柔美的共鸣——“快来听这神圣的诗歌，太美妙了！”可惜，宋尚节的诗歌消失在黎明之前，撇下不可一世的佩轩陷入苦境中！哦，不！黑暗绝望啃着他的心灵，唉！这时他实在没法同唱救赎之歌。

1933年8月30日，为了不错过这最后一天的聚会，佩轩也去赴会。那天早上并没有讲道，真是太出乎意料了，原来这是医病的时候；当一个个的病人跪在台上时，宋尚节手沾橄榄油，抹在病人的前额，粗声地说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你的病！”这样的情景使佩轩更加反感。於是，他第三次反对尚节——“若你能够这么行，我也能够。”其实，三次拒绝了主的恩典，他的心那堪再挣扎不休？

『我往那里去躲避祢的灵，我往那里逃躲避祢的面！』（诗篇139篇7节）

佩轩一到家门，马上问他的太太：“收到宋博士的信了吗？”回答说没有！他再也忍受不了。三次明知故犯地反对神，

罪的重担沉甸甸地紧压他的心头，他真是生不如死！

桌上摆着妻子所煮的饭菜，然而他那有心情去享用？他顾着逃到楼上的一个角落，整个人跪在地上，好象孩子般嚎啕大哭起来，墙上的挂钟正好敲了一声。

“哦，主啊，求祢开恩可怜我，我是个该死的罪人！哦，主啊，赦免我这个硬项的罪人！祢当日赦免十字架上的强盗，今天，祢也能救这个大强盗。主，我曾经三次抗逆祢，我与祢相争，甚至怀疑祢的存在。哦，主啊，我现在悔改，回到祢的面前，求祢可怜我这个该死的罪人！”

他一面认罪 一面流泪；流了泪，又再认罪，几乎出尽平生吃奶之力。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却一再跌倒；他的罪担压伤了他，为了他的罪，他忧伤到要死。这时，传道人的话闪入他的脑际：“当你感痛苦时，最好读圣经。”於是，他迅速地打开主的话，终于，罗马书2章4至5节带给他内心的安慰和安息：『还是你藐视祂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祂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忿怒，以致神震怒，显祂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他重复读着这些恩言慰语，他体会到神已在主耶稣里赦免了他。当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后，主的活水生命涌进他的内心，喜乐洋溢了他整个心灵，赞美主，哈利路亚！就学以来的长期矛盾、挣扎，完全消失了；含着喜乐的眼泪，佩轩唱出宋尚节的短歌：（奋兴短歌集69首）“主恩实在更多（重句）；从前犯罪得蒙救赎，主恩实在更多。”

浸浴在丰富的主恩中，他想到自己实在不配得着这救恩；即时，他的脑海中有个清晰的问题：“我要怎样才能回报我救主的爱？”突然他听到内心的一个微小声音：“当你还在母胎时，我已经预备了你要在今天传讲我的话。”

“是，主！我诚心献上自己，我要至死服事祢。”墙上的挂

钟正好敲了四下。赞美主，佩轩不但了结了心灵的挣扎，也寻到生命的意义。从此， he 可以和保罗一样的说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

引进了这一段华南之行的插曲后，让我们回到正文去。

现在三人布道团来到察哈尔的省会张家口。这是一个现代化城市，住上二十万蒙古人，建有几间教会，由几个宣教士忠心地牧养他们；这些都要归功于挪威教会、救世军和更正派美普会。在这遥远的村镇，新派和自由派也伸张了他们的触角。

他们的第二个行程是在长城以西一百哩的绥远归化。来自绥远各地的一百哩的内地会领袖正在等待他们的来临。他们到此项不容易，因为许多地区有强盗出没，真是冒险得很！但是还有更危险的呢——灵魂的仇敌渗透伯特利的领导层，削弱了他们抗罪的能力。在这紧要关头，伯特利布道团对经济的处理不满，没有人能胜过这种试探中的试探，就算是神最忠心的仆人，也不例外。难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10节发出警戒：『贪财是万恶之根！』

导火线是这样的：有一位姐妹，因为听说宋老牧师已经退休，便以爱心奉献了三百元给宋博士在兴化的父亲。然而这位姐妹怎么知道宋牧师的地址呢，因此他们怀疑尚节破坏了伯特利的规矩——团内定所有的奉献要归公，而尚节却私自将款项归己！当宋博士要他们好好的查问一番之后，才证明那姐妹是自行设法把钱寄给宋老牧师的，事情就此平息下来；可惜从此团内兴起彼此不信任的疑云！至于宋尚节，他也从耶稣家庭学到怎样处理教会的财政问题，因为他们过于重视金钱。因此，尚节在处理金钱方面留下了一句名言：“传道人如果分心去赚钱，一定会报穷！”

布道团沿着东北线从归化直奔内蒙古的末站包头，在这里有内地会瑞典联合差会的另一福音站。从包头，他们继向绥远省的萨拉齐前行，内地会在彼设立了一间孤儿院。由于中国人的重男轻女的观念，生下女婴，不是遗弃路旁，任她死亡，就是干脆杀了她们；福音站就全力从事救护女婴的工作。但是，在西方，人们不管男女胎儿，都任意堕胎，又当怎样解说呢？

满有爱心的宣教士救了衰弱的弃婴生命。当婴儿长大后，却难以救她们的灵魂；伯特利布道团就是为此而来。五百人参加了聚会，其中大半来自孤儿院；神大大的使用祂的仆人，把年少的他们带领到基督面前。

义和团之乱时，有一百八十位宣教士被埋在萨拉齐，其中有不少是内地会的宣教士。现在布道团员们骑在骆驼上，往墓地前行，一想到神是何等重视殉道者的忠贞，布道团员们应当如何感谢主；因为在三十年前，宣教士殉道之血已撒下了福音的种子。

『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贝。』（诗篇116篇15节）

回到北京是一段长远的路，布道团向南到河北去。到了保定，有个大复兴；某女宣教士形容这是空前的奇妙盛事，因为教会复兴以后，所成立的布道团到处去寻找丧失的灵魂，赞美神的歌声随处飘扬。

当他们一路西行到了湖南的省会长沙之后，布道团再度探访保定，因为以前有一位牧师在那儿得救了；现在能与那位得救的牧师重逢，见到复兴的教会，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本来以为只有百多人来聚会的，谁知竟有千人以上，这真是他们劳苦耕耘的果效。宝血的能力引领了不计其数的灵魂进入神的国度，这是只有头脑知识的新派宣教士所无法做到的事。

1865年，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埋在湖南省会长沙，教会在这里建了一所医院来纪念敬爱的他，同时还有一间与洛杉矶圣经学院有联系的圣经学院。长沙也是其他差会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的所

在地，伯特利布道团以暴风雨似的方法来攻打这堡垒。

布道团的来访，大大的惊动了中西宣教士，他们争先恐后地冲进聚会处，以免向隅，而被撇在“外面黑暗之处”。有一位德国女宣教士(属Liebenzell Mission，与内地会联合)清楚的记得，当 she 从上海长途跋涉，拖着疲惫的身子抵达长沙时，戴德生纪念堂医院的安德医生(Dr. Eiter)是怎样的接待她：“赶快放下你的行李，跳上黄包车；快，聚会就要开始了，迟一点就找不到座位啦。快点！”她没有坐下来喝一杯茶，马上到会场去，在那里碰上其他匆匆赶来的宣教士。

宋尚节讲的是拿手浪子回头，情绪高昂地唱着“归家吧！不要再流荡”的短歌。布道家感动了许多硬心的罪人，使他们流出悔改的眼泪。当蒙恩得救的罪人唱出赞美歌时，“在地有如在天”，这是另一个荣耀的日子。中日战争终于在1937年7月爆发，长沙即刻成为两军交锋的“哈米吉多顿”；烽火漫天，血洒原野！长沙英勇的反抗，写下了中国战史上血泪交加的一页。

长沙以血泪写就的回忆录，也包括宋尚节离开伯特利布道团这一件事。从彰德到长沙途中，计志文代表伯特利向尚节发出“打开棺材”的挑战，他提出了三点：1)尚节在讲道中没有强调拔除罪根；2)他贪爱钱财；3)他领人归己。尚节的回答是：1)他不相信拔除罪根的教义，但他强调信徒需要时刻让圣灵治死肉体的私欲；2)他要控告者提出事实，到底他曾经拿过或要过谁的钱；何况天父或弟兄姐妹们所给的，他都任凭充公；3)至于提到领人归己的事，他承认在事奉上，他比别人卖力；既然身为巡游布道团的一分子，他怎能引人归己呢？为了同工和本团的彼此和睦起见，宋博士说道：求主帮助我追求长进。若我做错了什么事，请饶恕我。但是如果谁要破坏我的工作，他一定失败。至于我，我一定要卖力地撒种、浇灌，让其他的人欢欢喜喜的收割。让每一个人都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试验，因为“神是监察人心肠

肺腑的。”(参撒母耳记上16章7节)

在长沙，布道团住在陈崇桂牧师家中，他是长沙圣经学院的教师。就在他家里，志文和尚节分道扬镳了——上海来了电报，召回志文，目的是要成立两广(广东和广西)的新布道团。极其忧伤的尚节和景康把志文送到车站，就象保罗和巴拿巴分手一样。至于景康，他却紧紧地和尚节合作，直到预定的工作结束为止。身为第三者的陈崇桂，他也教尚节这样回复电报：“衡阳会期已定，先公后私，工毕即返”。

两个人从长沙到同一省的彰德，在当地本来加拿大圣经差会已经有一间礼拜堂，只可惜其他宗派不肯合作，因此尚节下了这评语：“西方把许多宗派带入中国，使中国传福音的工作更加困难。”

回到长沙不久，他们便到衡阳去。不出尚节所料，他收到伯特利的信，要他离开，并另外安顿他那住在伯特利机构的家眷。

在尚节和景康上火车到衡阳前，他们先发出一封电报，告诉他们抵达的时间，由宋、林署名。但是当他们到达衡阳时，竟然看不到一个人前来迎接；原来是弄错了——有其他两个男仕，也是姓宋姓林的，而且也在同时乘搭同一辆火车抵达同一目的地；结果，对方接了那二人到奋兴会去；亏他们会弄出这样的笑话来。

不同心就不要同负一轭！恢复本来的身份后，圣灵使尚节得着新能力。J·R·WILSON 牧师写了一篇生动的报导给他的差会——教会宣教士公会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廿年后，WILSON 牧师作见证道：到现在，他的脑海中，仍然存留尚节讲道的情景；他还常哼着学过的短歌。有一件最令他难以忘怀的事，那就是宋博士特地给他一个少有的个人辅导时光——在三位中国同工要求之下，WILSON 牧师陪他们同去，倾听了他们的苦衷后，宋博士记下他们的姓名和其他要项，然后跪下和他们一齐

祷告；他为着这些求助的人恳切呼求神，他们为他祷告，盼望他们靠着十字架的能力和圣灵的力量，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众罪都洗清洁，惟靠耶稣宝血。”1933年的最后六个月，伯特利作出这样的统计——

1. 城市探访：33次
2. 聚会：866次
3. 决志：14,000人
4. 新成立布道团：729队
5. 全时间奉献者：3,000人

当尚节回到上海把家人迁出伯特利时，当局只准许他那忠诚的同工和经验丰富的翻译员给他们送行。景康对伯特利和尚节的分裂有何感受？他是否也怀疑尚节贪财呢？

1976年，作者出版尚节的宣教士朋友舒邦铎(William E. Schubert)的著作《怀念宋尚节》。舒邦铎请林景康写一篇序文，里面介绍尚节的生平以及他献身情形，林景康这么写道：

“我曾读过好几位作者用中英文写的宋尚节生平或传记，都不如宋尚节知心的朋友舒邦铎牧师所写的《怀念宋尚节》。他认识尚节，和他一起祷告、工作，并且在他困难时给予同情。事实那样清晰而简单，描述那样逼真而有趣。我接到原稿之时，就用整个下午开始由头至尾读过一遍，使我回忆到四十二年前，在伯特利教会五位中国青年主持之下所组织的伯特利环游布道团，就是宋博士一生为主工作十五年中，分作五阶段的第二阶段——“敞开传福音之门”与他同工。我读完原稿之后，我自己又似乎再一次亲历宋博士奋兴会；奋兴情景在我脑海之中重演，宋博士的形影好象立在我的眼前。他未离开伯特利教会之前，我们俩尚在湖南领会之时，他对我说：“景康，你我是同乡，我们团结一起继续工作。”神不许可我这样作，神知道我不象祂的仆人那样刚强、刻苦、正直、圣洁、忠心，神还怜悯我这无用的仆人，在

祂的工作上仍然有分直到如今。伯特利环游布道团有五位团员，我由始至终跟随他，直到我送他和他的家眷上汽车离开伯特利教会的院址，那时才各奔自己的前途和做神所托付的工作。

“我读宋博士为主工作最后的“坟墓阶段”，使我回想到他曾对我说：“有一天来到，我就不必四处奔跑传福音，却有许多人会来到我家中寻求神智慧的言语，查考圣经中要道。”神成全了他的愿望，用的特异方法是宋博士所料不到的。”

第十七章 “鸽”的时期（一）

重新迈进(1934)

离开了伯特利环游布道团的荫庇，宋尚节更加明白亚伯兰离开吾珥，移居到陌生地方，“还不知往那里去”（希伯来书11章8节）的滋味。虽然如此，通过汤仁熙牧师，他找到了一间屋子，月租25元，他终于有个安居之所了。回想三年来在伯特利旗下的工作，他在日记中这么写道：“回顾已往，显见恩主圣手亲自引领。三年之中，训练我、造就我，不让磨难遽然临到；待得我羽毛丰满了，才搅动巢窝，还伸展双翅，救我不至失跌。”（参申命记32章11节）提到分手的事，计志文简单地说了句：“宋博士充实了布道团的力量；布道团给宋博士开了布道的门。”

尚节正待休息，不料离开伯特利的消息一传开，马上来了邀请信；他按理先回复最靠近的上海的来信。在新春里，他一口气答应了四个聚会。今天，中国教会仍然照例利用阴历新年举行特别的聚会。邀请他去讲道的四个教会是讲福州话的喜乐堂和平安堂；尚节认为这些名字是特别的信息，使他的心得着了安慰。还

有鸿德堂、景林堂，赴会的超过一千人；最后清心堂也有200个儿童归向主。『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象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马太福音10章15节）

有几间教会争先邀请他去当牧师，想起神呼召他时的使命，他祷告神：“主！若祢要我作一个巡回布道家，请给我一个兆头，在一个月內，请赐给我800元盘川；主！如果你要我继续作一个布道家，求祢为我开五省之门。”神应允基甸赐下露水（参士师记6章31至40节），祂也通过邮筒，赐下超过尚节所求的。安徽、浙江、河北、江苏和山东合起来正好有五省来信邀请他。既然深信这是他当走的道路，就作一个巡回布道家，他跪在主前再次把自己完全献上。

因此，他不再虚度光阴，随即携带了轻便行李，沿河从上海到镇江去，然后从那里到苏州南部。经过三年有人翻译的经验，他鼓起勇气，突破生硬的兴化腔国语，进而使用近水准的国语，即中国的普通话或官方语言。看哪，果然行得通！他一面感谢神释放了他的舌头，一面庆幸得着一位多才多艺的景康为友、为翻译员，三年之久，无形中给予他适当的补习呢！

从苏州南部，他继续向前行到济南，这算是第四次到访了。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人才荟集，人们依然齐涌来听他讲道。从济南，他经过山东各大城市，纠正了一般异端（比如灵恩派）的错误；他使中文教会的领袖和宣教士言归于好；有神迹奇事随着他，就如古时使徒时代一样——污鬼被赶出、瘫痪的能行走，这是尚节在讲道集中的见证。他一一的展示了神的能力，在山东之旅程中，神用他医好二个瘫痪者和一个被污鬼附着的，鬼也被赶出去了。

当宋尚节来到天津，教会领袖的态度有所改变，长老们不肯借用聚会处；支持他的青年人租了一间祖传庙堂，教会中发生了分争，两派不和；於是三百个同情布道家的年青人退出教会，建

立新会所，以便自由的敬拜神，并广传福音。在宋尚节的事奉中，只有这一间教会的布道团有人退出母会，另设新聚会处。其实，尚节并不赞同人们脱离教会，而是要人们在教会中更好的事奉主。

宋尚节虽然没有提名指责倪柝声，其实他却是在责备倪柝声；因为倪柝声反对已经成立的教会，而创立自己的“小群”一派。宋尚节也不赞同倪柝声过份强调圣餐所用的无酵饼，及妇女在教会蒙头的要求。

但是宋尚节却维护那些有立场的人，因为他们与不接受基要派的人有分别。他自己已经从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分别出来，并且也指出教授的不信之处；因此当贾玉铭博士在1936年脱离将与男神学合并的金陵女子神学院，设立南京灵修神学院时，宋博士也向他道贺。1946年，当作者到南京受教於贾博士时，他常常听到贾博士求神兴起另一个宋尚节，将福音传给全中国。

宋博士回上海之前，曾从天津到北京去作一个短暂的访问。在北京，他举行了三天的聚会。当他去访问王明道时，王明道却去了泰安；为了回报他的来访，王师母打电报给他的丈夫：“趁宋博士的火车经过泰安时，前去见他。”因此这两位神的仆人有十分钟宝贵的团契，那天是1934年5月4日。

到上海转车时，他并没有停下来看他的妻子，却乘往杭州的第一趟火车去领会。有许多在教会中长大的老教友，本来已离开主的，在这十天的聚天中，都重新得力，就象硬梆梆的土地得着灌溉，并且成立五十支布道队。这时消息传来：有一位新派的教会人士益德博士(Sherwood Eddy)将到杭州来，宋博士乘机指出他的新派神学之误；而且他说：“就算你没得吃，也不会饿死；但是误吃了毒药，你一定会死！”

经过二个月的暂别，他终于回到上海爱妻身边。接着在可坐2000人的慕尔堂举行一天的培灵聚会，因为许多热心的基督徒已

逐渐冷淡下来，基督徒停止聚会是何等危险的事！从此他强调使徒的教训：『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象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10章25节）

圣灵带领祂的仆人从上海到湖州，使他记起第一次在1930年的基督化家庭运动中的“华东会议”讲道时，圣灵抓住汪兆翔牧师（他已在湖州做了十五年的挂名牧师），撒但和他做拉锯战，阻止他公开认罪，恐吓他会因而丢脸；然而他鼓起勇气，神帮助了他，使他在会众前见证神怎样救他脱离属肉体之苦。他说：“赞美神，现在我成为一个重生的牧师！”从此，他在牧养方面有了大改变：以前他利用电影社交来吸引人入会，现在他单单传说福音和分解神的话，使他的教会增加了七倍的信徒，组织了五十队布道队，十二位青年男女献上自己全时间事奉神。这一位汪牧师在1946年曾任上海一间教会的牧师，在贾玉铭博士讲道的一个特别聚会中，有人介绍我们彼此认识。的确，一个牧师得救后，他能为主结一百倍的果子。然而，撒但怎肯白白地失去能干的汪牧师？怒火万丈的它，就在杭州和南京，拦阻宋尚节的工作——当宋尚节讲到要舍己时，南京的一些学童误以为要放松功课，恼了冒火的家长来反对布道家；不管拦阻有多大，当尚节预备自己投入更广大的事奉时，神的能力就和他同在。

第十八章 “鸽”的时期（二）

从力量到力量(1934-1935)

蔡廷楷元帅和中央政府的交战，使宋尚节在那一省的工作大

受破坏。暴动平静后，福建雪片般的来信邀请布道家前往事奉。

1934年九月，他再度到福州去，这一次和第一次的聚会一样，满有荣耀，组织了96队新的布道队。女执事洛德尔代表英国教会耶拿教士公谊会在罗源接待宋博士。在罗源圣公会教会，每天早上六点半开始聚会，一天四堂，真不失宋尚节的本色。

宋博士在泉州、漳州还了福音债后，就从福州南行到厦门。在厦门，福建南方教会的五年运动职员大会，以热烈的祷告来计划各种聚会。神的灵大大的降在祂的百姓身上时，赴会的人数一直增加；为了应付厦门二千五百位听众，只好支搭临时大帐篷；后来人数爆满到五千时，索性改在鼓浪屿的英华书院大操场举行，在此可容七千人。鼓浪屿是小岛，与厦门码头一水之隔；下午则仍在厦门的大帐篷举行。单在厦门，就有四五百人得救，真是打破了已往的记录。

正当复兴之风横扫厦门和大城泉州、漳州时，内地的一些乡村教会却无法前去；他们住在偏僻的地方，交通只靠步行或骑脚踏车。记得1946年，作者从泉州到永春，几乎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乘舢舨逆流而上。这些未发展的地方，只好等待宋尚节的门徒林佩轩去泐底的干一番了。

内陆的教会火热地追求属灵的福音，有六个人开始筹备一个联合聚会，在汕头和厦门之间的漳浦区。宋尚节组织了13个布道队，后来林佩轩又兴起29队，有242人重生，收到162封代祷信。林佩轩效法宋尚节，在聚会结束时，为病人按手祷告。佩轩的事奉不单局限於内陆，当更多人知道他为主出力时，沿岸更大的教会也来信请他去领会。安海位在厦门和泉州海陆重要交界处，作者曾在当地的教会过一夜。那时，佩轩在十天的聚会中，和宋尚节一样，一天讲道三次。宋尚节本来组织了13队布道队，他加添了另外15队；355人得救了，收到192封代祷信。

圣灵从安海向北一直工作到泉州和永春以及其他六个城市，

五个聚会连续进行，有1806人得救，组织207队布道队，使林佩轩的事奉进入更高境界。

在福建的各教会，宋尚节和林佩轩的工作有许多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林佩轩顺从属灵之父宋博士，后者不论到哪里去，也尽量推荐他门徒。1937年春天，当尚节步佩轩一年前的脚踪来到永春时，他很谦卑地说道：佩轩弟兄已经打好根基，是他使我得着盛誉。

厦门的大聚会，圣灵工作，撒但也极力拦阻神的仆人——报章攻击宋尚节，说他利用法术妖言惑众；为了破坏他在聚会结束前的医病事奉，仇敌把最糟的病人带来给他，然而藉着许多弟兄姐妹得胜的祷告，宋尚节为病人按手，马拉松式的祝福临到一千多人。有一个妇人，瘫痪了40年，一经按手，马上痊愈；后来她寄一张照片给宋博士留念。

宋尚节在属灵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从不忘记攻击赌博的罪；赌博是中国人的四恶之一，浪费了许多人宝贵的时间和金钱。人们悔改后不再赌，弄得厦门的一间赌馆关门了。厦门所有的教会都爆满；在主日，厦门鼓浪屿的渡口，尽是手捧圣经的基督徒到礼拜堂内赞美神；这情景是前所未见的，整个厦门几乎被耶稣的教会接管了。在1851年播下福音种子的西教士，若还活着，亲眼看见厦门的五旬节，他会多么兴奋呀！

就象约书亚攻打亚玛力五王时，太阳为他整整高照一天，厦门的胜利也为宋尚节开了许多事奉的门，甚至他无法分身前去。现在你可以看见他在汕头、广州和香港，过了一个月，他会到京都南京；随即他又从广东省的客家地回到福建，不久他再飞到北京。你可以称他为飞行布道家，尽管除了后来仅有的一次，他从没有坐飞机去布道。

他的行程越来越紧凑。当他沿海岸搭汽船到南京时，曾作一个梦：当时他的父亲正卧病在床，突然间，只见父亲站在他面

前，用兴化音叫他的名“尚节，我现在已到天堂了，但是你还得等七年才能到这里来；因此，快为主拼命地工作吧！”这就是神指示他的工作模式。他的事奉是以每三年为一单位，分成五个阶段，那就是——水、门、鸽、血、坟五期。这时，他正在“鸽”的中期。

就在那一个月，神把宋学连牧师接回天家。

第十九章 “鸽”的时期（二）

向南行(1935)

中国向由帝皇统治，成为共和政体后，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担任过总理；如今共产中国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但自古至今，这个国度都称为“中国”；今天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既以中国为世界的中心地，就把在中国以南的海洋地带统称为“南洋”。“南洋”不单指南方的海洋，泛指南部的岛屿，如中南半岛、泰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和印尼等。

自古以来，战乱和饥荒迫使中国人（尤其是南部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两省人民）迁居海外。早在一千年以前，中国人开始移向东南亚。在南婆罗洲（加里曼丹），作者曾经访问过桑巴Sambas，有证据显示一千年前，中国人已经在该地定居。十五世纪，郑和太监下西洋。有关他到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的那一段史实，也是星马人民津津乐道的。沿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快速公路奔驰，你还可以在马六甲古城看到郑和井的古迹。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初，中国南方的人民已纷纷迁到南洋。比

如1819年史丹福爵士把新加坡辟为商埠时，许多中国人都涌来寻求温饱。1934年，南洋各地估计约有一千万以上的中国人；这个数目并不包括迁居到台湾的五百万人。后来，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西方宣教士劳苦工作之下，新加坡成立了华侨教会，而从广东福建不住南来的信徒和同胞们，加强了这教会的力量。海外教会人数的激增，和中国教会息息相关。

三十年代宋尚节的辛劳，带来中国五旬节的复兴，这浪潮冲激到南中国海。中国教会的开路先锋有如旷野的一个呼喊，引起了东南亚儿女的共鸣；这是中国的施洗约翰，也是中国空前最伟大的传道人所发出的呼声。海外华侨教会和中国教会一样的饥渴慕义，听闻神恩沛降於祂的仆人宋尚节，他们将马其顿的呼声传送到中国宋尚节耳中——“请你过到星马来帮助我们！”（参使徒行传16章9节）而菲律宾最先发出这呼求。

马尼刺的三个教会联合邀请宋博士在1935年6月6至14日来领会，宋博士愉快地接受了。具有中国福建血统的信徒特地从吕宋及各偏僻海岛赶到旅菲中华基督教会来赴会，而黄原素牧师是主要的代表前来迎接宋博士。

宋尚节保持他的一贯作风，聚会在清晨五时半和晚上八时，下午则向菲律宾人，用英语传讲，超过一千人赴会。经过了一连串的复兴会，组织了强而有力的布道队，由该教会的许月华长老带领。1935年7月，她还带领了十二个人前往杭州参加第一届查经大会。

中国驻菲律宾的总领事许公遂是有名的悔改者。身为海外的中国官员的他，本是一个赌徒和酒鬼，他硬心不肯悔改；一直到宋尚节在南京时，才引导他归向主；然而，福音的种子是在马尼刺时播下的。他在南京悔改后，勤究圣经，曾在澳门荣膺牧职，1952年接受计志文礼聘担任东南亚圣经学院（印尼玛琅神学院）第

一任院长。

宋博士从马尼刺到南部的宿务，他们在木厂搭了一个特别的棚，在这里神用他医治了一个人，这个神迹由宿务教会的一位执事黄小姐加以证实：有一家报纸的驼背主编周先生，在医病聚会时，宋博士为他按手祷告，突然人们看见他跑到礼拜堂门外挺直着身子大喊道：现在我伸直了，我伸直了！他存着感恩的心组织了播种人协会来传扬福音。

马尼刺的聚会之前几个月，宋博士对教会缺乏有系统的教导有所负担，为了弥补这需要，1935年7月他在杭州举行了两周的查经大会。各处代表踊跃出席，奠下了在厦门举行第二届查经大会的基础。

宋博士在杭州查经会后，第二次到南洋来；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新加坡，详情看第一章，也因此使作者写出这本书。赞美真神万福之源，宋尚节的南来，使一千五百人的生命得着改变，善果存到五十年后的今天。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宋博士的工作。在1935年10月马来西亚卫理公会的公报中，编者对宋博士来新加坡布道作了以下的评论：

“宋博士在九月份於中国教会所举行的布道会，显示了神的美妙福音和能力。我们深深感激当时的新加坡基督教联合会的职员会，因着他们的智慧和异象，邀请了宋博士到我们的教会，讲出动人的信息。正当各方灵程处於低潮时，宋博士实在是神所选的大能先知和真理的见证人。经过这次的聚会后，本来退后冷淡的数千基督徒都悔改，重新把自己献给神，为主耶稣工作；因此在聚会中吸引了几千个非基督徒归主；他们表示要加入教会，且公开为基督作见证。上个月，圣经公会的中文圣经的销售量空前畅销，几千人以中文研读基督教福音，学唱诗歌和参加小组祷告，使他们能向神倾心吐意。有千多人组成基督徒布道团，每个

星期至少花一小时以平信徒的身份到各家庭或露天去为主作见证和布道。有一个主日下午，新加坡有一百队布道队出发到城市各处去，只要有人肯听，团员就向他们传讲基督的好消息。”

在马来西亚，宋博士访问了麻坡和西南部的马六甲。1807年，第一位宣教士罗柏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这里得到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的帮助，翻译了中文圣经。

宋博士从马六甲乘车先到森美兰，后到檳城，就在这儿的一间英语教会，各宗派来个联合的聚会。有一个福音堂的弟兄，他自称效法雅各，娶了两个姐妹为妻。他从宋博士的讲道中，得着了亮光，有了很显著的改变；他终于为这两个妻子作了妥善的安排。小心，别让撒但滥引圣经！

回到新加坡，他继续带领第二回的聚会，然后乘船回到中国去。在星马旅程中，吴静聆女士是他忠心的传译员。在南洋有5千个灵魂被主得着。

第二十章 “鸽”的时期（四）

力上加力(1935-1936)

1935年底到1936年4月，宋尚节访问了兴化本乡；然后从兴化到上海的慕尔堂，主领另一个大聚会。三月，他行色匆匆的再到山东的济南和滕县，涌来听道的人有一千多，华北神学院的马丁霍普金斯(Martin Hopkins)博士也大大的赞扬一番。在天津另外有五百人得救，组织了130队布道队。宋博士从天津前往江苏省六合。1936年3月他在神的引导下再到厦门、鼓浪屿和台湾。

我们在还没有跟随宋尚节的脚踪到他领会的三个主要城市之

前，若能稍微了解一下当地的史地情况，对我们会有帮助。

中国人所称的台湾，在三十年代，称为“福摩莎”(Formosa)用葡萄牙语来说，就是“美丽的海岛”(“台”是指一层高过一层的梯形)。从大陆渡过台湾海峡，你可以看到一层层梯形的壮观山峰；在远东，旅行的人在山脚下，能欣赏到最美妙的风光；玛利逊山高达一万三千尺。

1624-1661年，荷兰人占领了台湾，使台湾在十七世纪时最先从荷兰人得着福音。明朝英雄郑成功再回到这岛屿后，除了一些支离破碎的遗迹外，基督教已经黯然失色。

1851年，英国长老会在厦门一带广传福音；从大陆横越百哩海峡操台语的台湾人自然也得福荫。1865年，第一位宣教士雅各·雷罗·马克斯威尔博士(Dr James Laidlaw Maxwell)在台南创立了第一间基督教医务所；这是永久性的事工，由三位福建同工协助他，其余包括传道人、护士和管工。

1871年，加拿大长老会差派乔治·雷斯·麦凯(George Leslie Mackay)在台北创立另一工作。麦凯的一生深受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1815-68)的影响；后者成为中国的宣教士前辈，曾在加拿大举行复兴会。麦凯堪称为英勇有创作力的开荒布道家，他从早期带领归主的信徒中，成立了一支青年的“巡回学校”，带领他们远征去。他不但教导他们福音教义、讲道方法，也教他们“拔牙齿”，因此吸引了一大群听众；有许多白齿有问题的人都在恭候他们的驾临；拔牙后，麦凯就会传出解除痛苦妙法的安慰信息；他每年的报告都附有拔牙悔改者的记录。

由英国和加拿大长老会宣教士成立的教会不断地成长，在1912年，他们又成立了一个联合大会。1895年，日本占领了中国属下的台湾，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止，共历五十年。

1936年4月，宋尚节在台湾登陆时，正是中日战争前几个月。威廉舒邦铎提到“鸽”的时期的大复兴说这些聚会为许多人

预备好了将面临的大逼迫，而逼迫常紧随着复兴而来。

宋尚节在台北举行聚会，是在日本的宪兵保护法令下，有一千人来赴会。当他到台中讲道时，有许多人从台北跟着来，使台中的聚会人数增加了二倍；当布道队到台南布道时，人数更加激增到四五千。这岂不是厦门复兴盛况的重演吗？

全台湾的聚会有五千人得救，大家一共奉献了四千元和许多珠宝、金子给主，支持了六百队的布道队。虽然日本当局设法拦阻医病聚会，然而他仍为许多病人代祷。有六百信徒报名参加将在海峡对岸厦门所举行的第二届查经大会（但日本当局只准许三百人前往）。

许多人得救以后，就有圣灵的能力，因此台湾的聚会也可说是另一个的五旬节。现在，我们若查考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一个五旬节，我们便知道圣经并不强调以讲方言（语言）为目的。如果我们清楚当日从罗马来的客旅听了彼得的拉丁语讲道后受了洗，后来保罗写罗马人书时，教会已建立起来。若把这些因果联接一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五旬节的重要目的是快速地广传福音和建立教会。有了这亮光，让我们回来谈林佩轩。三年前，宋尚节到汕头时，带领他信了主，成为宋尚节的门徒。我们知道他以后继续了宋尚节的工作，尤其是在福建南方的事奉。厦门与台湾间一衣带水，相隔只一百哩。在此，林佩轩和宋尚节有什么连带关系吗？如果宋尚节所做的是出于圣灵，那么就会涌出活水的江河，并涌到永生（参约翰福音7章38至39节）。的确，林佩轩在台湾的事奉和宋尚节有关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宋尚节归天家，林佩轩第一次启程到台湾。在那里，他设法补助宋尚节的事工，然而情况有所不同。英国长老会差会的爱德华布道团在台湾百年史中对台湾的战后情形作了以下的报导：

“战后常见的是一片荒凉，失业、物价高涨、缺乏资源、食

物和医药，这种种都促使官员的贪污和无能；他们来自大陆，多数不会讲台湾的方言厦门话。日本统治五十年，他们虽然无情，效果却很好。台湾光复后，人民盼望进入应许之地，渴见流奶与蜜；实际上，他们的遭遇却和从前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换了一个更无能的政府。”

在战后不利的情况之下，许多人心冷如冰，林佩轩却在1947年春天来到，而宋尚节时期白热化的踊跃听道热诚已不复存在，幸好有一群忠心老友欢迎他。佩轩从大陆泉州搭轮船渡过海峡，他和战前的信徒喜相逢，从台南开始了一连串的十次布道会。

北上台北和基隆后，佩轩回到南部，信徒们请求他组织一个短期圣经学校称为“属灵工人圣经学校”，为期三个月半，但是往日惊人的出席率不再出现。（佩轩的复兴会只有5年，而宋尚节的有15年）。尽管如此，神的话就如先知以赛亚书所应许的，“决不徒然返回”（参55章11节）。佩轩流泪撒种的果效，我们不得而知，以下的见证却是他在台湾工作时所结出的果子：

戴伯福(Tai-Po-Fu)牧师是台湾的宣教士和布道家，他所以会到新加坡来，是与1947年林佩轩第一次访问台湾有关系的。当他悔改时，年33岁，是一间长老会的长老，然而过去他是凭着人的意思和承袭的声望治理教会，因为他是加拿大开荒工作者乔治雷斯麦凯（最早期带领人信主者）的孙儿；他的姑婆嫁给传道人。

戴伯福是日本和民国政府经济部的一个职员，在佩轩的聚会中重生后，献上自己作全时间的事奉，他成为佩轩“属灵工人圣经学校”的第一个学生。后来他在台南神学院受造就，于1955年被按立。

此后他自1961至1973年在台湾班卡他家乡的教会作牧师牧养这间大教会；自1973至1978年，母会派他到新加坡作宣教士。在新加坡时，他有机会拜访林佩轩，这使林佩轩感到何等的快慰！几个月后，林佩轩就被神接回天家（1975）。『撒在好地上的，就

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马太福音13章23节)

从这一件奇妙的事，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把活水的江河从一个人涌到另一个人身上，又从那个人涌到另一个人身上——从宋尚节到林佩轩，从林佩轩到戴伯福就是一个例子。当我们看到被宋尚节带领信主者的人数是怎样不断的增加，我们实在要感谢神，这生命的河流是何等有力的越流越广、越涌越多.....。

现在，让我们到厦门参加宋尚节的马拉松式查经大会，但在这之前，让我先加入这段插曲：在台湾的五旬节结束前，宋尚节从广东横扫到安徽，一连举行了不少聚会，然后回到已被福音征服的重要堡垒香港。

安徽宜城内地会的乔治A Birch 先生报导了他荣耀的见闻和经历：“在成百个悔改归主的人中，他看到有一个人毁掉价值20元的一副麻将牌；另外一个毁掉作香烟的机器；另一个赌徒把赢来的87元奉献给卫理公会；传道人的佣人得救了，这佣人的母亲本来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现在成为一个领人归主者，她带领朋友们来参加复兴会；厨师的妻子也流泪悔改。”

安徽内地会的主任戈登·端Gordon Dunn先生于1953年见证：他遇到许多基督教布道家和领袖都述说他们是从宋博士的事奉得着祝福的。

为什么要举行第二届查经大会呢？因为许多热心的信徒灵程突然一落千丈，许多的异端使他们偏离了信仰。订1936年7月10日至8月9日在厦门进行此壮举。1600代表(不包括本地的二千报名者)从中国各地和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等处汇合在厦门，成为类似第一个五旬节。虽然他们讲不同的方言，但是每一个人都听得懂普通话。他们分别住在六间放暑假的学校宿舍里，早晚则在三一堂聚会。多数的代表是布道团团员。

时当仲夏，课程安排在较凉爽的时辰——早上七时半到十一

时，晚上七时到十时半。在规定的一个月內，宋博士从创世记1章1节开始逐卷的教导，到启示录22章21节全部圣经结束为止。为了让大家品尝一下他给2000学生的灵粮，这里举一个例，让我们看看宋博士怎样讲解圣经创世记第三章：

“最狡猾的蛇来了，它先来引诱夏娃，夏娃爱美，（现在的女子亦都好时髦）蛇便利用她的欲望来引诱她；叫她看那禁果十分美丽、十分可口；接着夏娃疑惑上帝的话——上帝告诉他们吃了‘必死’，她竟给魔鬼留地步说是‘免得死’，可怜不可怜！蛇的尾巴弯曲像现在的标点符号‘？’，叫夏娃怀疑神的话和神的爱。夏娃吃了，亚当亦吃了！魔鬼不必一个一个的诱人；它只须引诱一个人，妇人被引诱，自然丈夫亦跟她被引诱了。

“他们被诱惑后，就知道善恶之分，以前是小孩，现今做了大人，知道赤身露体之羞。他们靠自己的义，以树叶为衣来蔽体，可是靠自己的法子终是没用。上帝呼叫他，他怕上帝，就隐藏起来；本来他俩是爱上帝的，现在怕上帝，这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罪能使我和上帝隔绝！他隐躲不得，上帝问他为何犯禁令？亚当辩护道：是祢给我的女人连累我！女人则推说是蛇引诱我。一个推一个，可是上帝不让他们推诿，要刑罚他们了。蛇要吃土——吃亚当。可是上帝还有大应许——女人后裔要打破蛇头，是预言耶稣要败坏魔鬼的诡计。他们因为太空闲了，而犯罪，现在要给他们忙碌了（如今富家子弟多有闲暇，所以常中魔鬼之计）。上帝不愿他俩长期穿树叶，特制羔羊皮衣给他们俩穿，是表明非靠自己行为称义，乃靠耶稣被杀的羔羊而称义。此后，上帝即驱逐他们，免得吃永生果子而劳苦不息；于是死亡便临到人世，因罪使我和上帝隔绝了！可怜！”

亚洲分会Asian Outreach的保罗柯夫曼E. Kauffmann说明了查经的意义：长达一个月的研究圣经具有永久的果效。出版的八开本的《讲经集》共有554面。是否有人试过这种马拉松式的解经

呢？书中的信息由好几位青年信徒记录下来，可惜限于印刷费，删掉了好些。上下册出版不到一年，作者的姑姑杜联光小姐把它合成一册，1952年在台湾再版；香港的晨星书屋发行第三版时却分成三册。从宋尚节的讲经集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解经方法是正确的，他所举的例子多数是自己的经历，也有取自信徒寄来的见证；他强调圣洁和得胜的生活，但不相信完全无犯罪的可能性。在末世论方面，他持守主在千禧年前降临。宋博士的才智和幽默使听众大得帮助，听众不会在夏日炎炎中进入半睡眠状态。

真理的好种已撒在一千六百个来自中国及东南亚的代表心中；另有四百个本地旁听者不能给予太高的估价。如果我们听听他在查经会最后一晚的训词，我们就明白他对学生的期望。以下是他部份的讲词：

“亲爱的弟兄姐妹！散会后，有好多人要回到南洋，巴不得神重用你们为南洋一带的灯台；有好多人要回到台湾，巴不得神重用你们为台湾的灯台；还有华北华中等地方的代表，也求上帝与你们同在；至于广东香港等代表，我知道你们要比别人吃苦，但愿上帝帮助你们打得胜的仗；福建各地的布道团虽然有失败的，我也只有求爱我们的主保守你们；厦鼓的兄弟姐妹，对不起你们，因为一个月当中，许多事使你们感觉困难，但愿你们在主里得着安慰。

“我告诉你们神奇妙的恩典：在还未开会以前，我求上帝三件事：一、天气凉快；二、聚会有良好的精神；三、会员身体平安。

“感谢主，祂爱我们，不但叫天气凉快，还使聚会一天比一天更具生气；一个月来座位都拥挤得很，这是上帝特别降下饥渴慕义的灵来；会员中有几位身体软弱的，然一祷告就好了。哈利路亚，荣耀归主！

“但愿上帝的爱与你们同在，将这次得的恩典分给许多人。

要知道越分就得着越多；不分则自己将一无所有了。

“此后我的行踪未能预料，然而我只顺服上帝的安排。恐怕明年再也没有第三届的查经会了；但总希望能在安静的地方，同几位爱主的弟兄开个退修会。末了，愿上帝与你们同在，直到主再来。阿们！”

依宋尚节的特有形式，我们这位圣经学校的老师无暇休息；几天后，他又出现在福州，主领七天的聚会。

第廿一章：“鸽”的时期（五）

南洋第三次奋兴会(1936)

1936年9月，宋博士告别家人，到南洋的砂劳越去领会。砂劳越位於汶莱西南部，其下是更大的南婆罗洲加里曼丹，是印尼群岛的延伸地带。1930年代，砂劳越受英国保护，由拉惹·布洛克先生Sir Rajah Brooke管理。1957年宣告独立，是为东马来西亚。

诗巫是砂劳越最大的城市之一，她拥有宝贵的“基督徒遗产”；这遗产和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相似——清教徒的祖先是在1620年移民到那里的。同样的，1901年，正当宋尚节出生的那一年，卫理公会的企业家黄乃裳发现了诗巫；他为着所有福州基督徒的生计着想，从福州带领六百人驾着中国大帆船，移民到东南亚来，盼望他们把基督徒殖民地的诗巫当作新居。

这位砂劳越福州基督徒殖民地的奠基者是一个敬虔的人；他要所有的移民在主日敬拜主。其实，在第一个主日，新加坡法兰克·华因Frank Warne主教已经带领他们举行感恩会；同时组织

了新加坡区属下的马来亚卫理公会总会。

虽然卅年代的诗巫几乎全是基督徒，可惜卅年之后，多数已沦为挂名基督徒，没有属灵的生命。到底诗巫属灵光景“死”到什么程度？根据宋博士的翻译员吴静聆女士说：有一位教员兼传道曾经问她：“尼哥底母Nicodemus是不是尼哥的母亲？（因为中文‘底’字用作联词时等於‘的’字。）主耶稣要尼哥底母再生一次，使她莫名其妙；尼哥尚且不明白耶稣所说的重生的意义，何况尼哥的母亲呢？她根本不在场，怎能明白呢？”这样的问题叫吴女士也感“莫明奇妙”！

有一位诗巫的居民，他的儿子在马六甲悔改信主；而他的女儿也在新加坡信主。他们听了宋博士的讲道后，心里火热得很，回到诗巫后，影响了教会；他们的热诚感动了教会领袖，因此宋博士就被邀请前去主领奋兴会。

1936年9月21日至10月1日，前后十天的聚会中，宋尚节攻破了死气沉沉的基督教堡垒，1583人得救了。在砂劳越百年史上（1841年起），从来未见到或听到这种事；的确，没有一个基督徒家庭不深受神的仆人的影响。

前文提到台湾的戴伯福(Tai Po Fu)是宋尚节第三代属灵孩子——他是林佩轩带领归主的。同样的，赖恩融(Leslie Lyall)提到：一个住在伦敦的中国人告诉他，在诗巫五旬节时，神的话已种在他的心中。奋兴会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他还是一个小男孩，住在一群对福音毫无兴趣的亲友中；然而宋尚节戏剧性的讲道在他的小脑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他在英国第二次听到福音时，多年以前於诗巫撒下的道种便生长起来，使他得着永生。

在诗巫1500个得救的人中，全时间奉献者有100人，组布道队88队，还有38人到外地去布道，保送到南京念神学的共4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统治下，虽有种种的限制，但是奋兴会的核心份子即布道队，在缺少传道人的艰难光景中，负起牧养信徒的

责任。

宋博士从诗巫回到新加坡，并且在马来亚各城市进一步巩固几年前访问过的教会，先从麻坡开始。麻坡的基督徒，尤其是长老会属下的，深受来自上海的林鸿斌牧师干扰。当作者於1946年在上海深造时，这位牧师的教会就坐落在上海的一条横狭道上。林牧师给教会带来混乱，因他教导若没有个别向父、子、圣灵施行三次的浸礼，就没有一个人会得救；他甚至定了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也禁止人念主祷文。

牙旺在麻坡河的对岸，那儿有一间独立的教会。他们被这种具有说服力的教导迷惑了，立即在某长老家中约空地上开了一个三合土水池。这位长老令牙旺教会(有长老会背景)都接受三次浸礼。林鸿斌牧师离开麻坡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他们终於弃绝了重复三次的浸礼仪式，当然一方面是宋博士的正确教导所致。现在面临人们攻击或歪曲真理的话语时，这位长老会据理力争。60年代，作者任麻河对岸牙旺教会的会正时，有人带他去老家看这口大水池，那时已变成宠物乌龟的住所了。

巩固了麻坡信徒的信仰后，宋博士重访马来亚首都吉隆坡；接着前往吉隆坡港口巴生；从巴生，他又到今日马来西亚出名的旅游胜地檳城。为什么他要风尘仆仆地前行呢？因为这些城市正是他前往新目的地缅甸的必经之地；只用48小时，就可由檳城乘船到缅甸的主要港口和首都仰光。宋尚节认为出门必须在经费和时间两方面都先作好经济和有效的策划。

缅甸是个超佛教国家，在克伦Karens人中，基督教会特别坚强，因为他们是由美国浸信会开荒布道家Adoniram Judson (1814) 阿东尼兰·犹逊带领归主的，并且是藉着他把圣经翻译成缅甸文的。

在宣教士未来以前，克伦Karens人相信有一位创造主，并且听到一个和圣经相近的人类犯罪的故事。他们世代珍传下这个故

事——他们的祖宗遗失了一本白色的圣书；有一天，将由一位白人教师带回给他们。因此当白人宣教士到克伦Karens人中时，他们的心田已预备好接受福音。

浸信会也积极地在Kachins、Chins、Shans、Lahus和Was窝人中工作。虽然白人最先把福音传给缅甸人，但是他们深信佛教，难以接受，成效不大。

宋尚节是被邀请到华人教会中讲道，并没有被差派到缅甸这些民族中传福音（然而步宋尚节后尘的林佩轩却曾到他们中间工作）。当他到达中国边界‘后院’主领奋兴会时，面对着的是完全不同文化的人，所见的并不是中国人的三多——多福、多寿和多子，而是多牛群、多和尚和多宝塔，有如保罗在马尔斯山Mars Hill，面对众神象一样。怎能不令宋尚节感叹：啊，福音之光也要照遍这数不尽的宝塔、和尚、牛群的黑暗地带！

他第一步着手於复兴冷淡了的神的子民，他开始以无比的勇气和热心，鞭撻华人教会的罪恶。邀请他去讲道的仰光华人教会并没有牧师，因为他们是从卫理公会退出的，只由几位执事组成了领袖层；卫理公会一度邀请他到教会讲道，想利用他带回退出的人群；但宋尚节不愿介入任何教会内政。“我只有一件事”（参腓立比书3章13节），他一心一意的抢救灵魂、奋兴教会。赴会的人群既然有限，效果也相对减少，只有300人悔改，组织了30队布道队，收到150封请求代祷的信。在这些信主的人中，有两位姐妹为主大发热心；后来她们发动邀请林佩轩来跟进宋尚节的工作。藉着这两位姐妹，林佩轩在仰光定居下来；在离家到汶莱以前，他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缅甸事奉主。大宋小宋似乎常常交互横越双方的事奉岗位。

在仰光的奋兴会中，有不少印度人参加，甚至携带病人前来。虽然他们不大明白所传的信息，却信了宋尚节高举的基督，疾病也得了医治。『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以赛

亚书45章22节)“虽然他们不能完全明白,只要信仰耶稣,就会得救。”宋尚节作了这样一个结论。

从仰光回到新加坡,宋博士在1936年12月11至20日,主领了为期十天的培灵会。他特别针对吴静聆女士属下的布道团,教导三卷摩西五经和三卷新约书信。作者还清楚记得讲员用各种颜色画了一张在旷野的会幕平面图,包括有深度属灵意义的各种结构和设备;仍然由吴静聆女士翻译。宋尚节所以能不住地吸引信徒来听道,不但由於他所讲的道具备丰富有深度的圣经内容,而且他一直是從圣经中发掘出新鲜的资料。的确,他是一个合格的文士,“从他的库中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参马太福音13章52节)。

有了圣经的基本知识,特别是来自旧约的,使我长期以来,就是从念神学开始到现在身为牧师的日子都获益匪浅。这就是宋尚节的宣教士朋友舒邦铎所说的:“我从宋博士三个礼拜所学到的功课比我在神学院三年所学的还要多。”

在1936年12月22日的下午,我处身在一百个送行者的行列中,到码头去送别我亲爱的老师。我看到他从房内走出来,站在甲板上,并不是穿着飘逸的白长袍,而是朴素的白衣裤。向我们摇手挥别,两行泪珠不由自主地流着、流着。我们那三角形红白两色的基督十字架旌旗,随风飘扬——这样的情景难得在新加坡历史上见到。有一位青年记者竟然在1936年12月23日的海峡时报上作了以下的报导:

“昨晚意大利邮船Conte Verde号上站着一位年青中国人(其时35岁)。他使五六百送行者离愁满腹热泪盈眶。他就是中国布道家宋尚节,在星洲领第二次布道大会以后首途返国。送行的华人约千人以上,都十分兴奋激动,有的在甲板上,有的在客船里,有的在码头上,手挥小旗。宋氏对他们作简短的演讲,他们有的欢唱圣诗,但是还有一半因情绪无法抑制而啜泣;他们是和一位“火热的福音使者”话别——他从前曾在美国入疯人院,现

在正领导数以千计的华人信奉基督教。

“宋氏以其非传统的(令传统派头痛的)布道法使他自己和基督教成为新闻材料。他所到之处，无论是马来亚或其他地方，总是像风卷残云一般，使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据记者所见，昨日在意大利邮船上的几百华侨当中，大多数为工人，间有青年男女学生。这些人身佩襟章，手摇布道团小旗，目不转睛的望着宋博士；宋氏很少说话，偶尔对他身边的人说一两句，他们听了就唱起圣诗来；大家便跟着——齐唱。旅客、侍役、船上执事、码头职工等，均以惊奇的眼光注视他。最惊奇的莫过于一些从罗马回到远东去的天主教神甫，他们不晓得这些人摇着十字架小旗究竟是为什事；他们绝对看不出送的对象竟是一位看来好像网球选手的青年！”

1. 任遭何事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

必将你藏祂恩翅下，天父必看顾你。

2. 有时劳苦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顾你；

危险临到无处可藏，天父必看顾你。

3. 你虽缺乏祂是丰富，天父必看顾你；

你受试炼祂必开路，天父必看顾你。

4. 不管遇见何种试炼，天父必看顾你；

祇管交托一切重担，天父必看顾你。

副歌：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

祂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

(副歌见奋兴短歌集14首)

第廿二章 “血”的时期（一）

在国难中火热的事奉(1937)

当宋博士在新加坡时，他不但告诉我们神赐给他十五年的工作期，他也告诉我们，他的生命三年一变。威廉舒邦铎亲耳听到博士为每一期命名——水、门、鸽、血、坟。舒邦铎说，血的时期是从1936年11月至1939年底，正是中国抗战时期，军队使用游击战术，流了大量的血。这时，宋博士也在流血，因他患了痔瘕和肠出血，可是他仍拼命工作；当他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必须坐着讲道，最后甚至得躺在露营的床上讲道。

宋博士知道自己的生命有限，因此更加坚决的作成主所托付的工作。在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然而英勇的福音使者继续前往带领华南的聚会。在汕头以外的潮阳和揭阳人以及厦门以外的永春和泉州的人士，都被吸引来赴会。这些人的基础是由宋尚节的学生林佩轩立下的。最后他环游福州、福清和本乡兴化。不论他到那里去，神都赐他几百个灵魂，就象已往一样，有许多人得救了。他的本乡来了四千听众，有1049人把自己献给神。

回到上海爱妻身旁不久，他又启程前往华北领会。当他到首都南京访问中国首屈一指的神学家贾玉铭博士时，神再次重用他。从那里，他续程顺道前往杭州和邻近的一些城市，一直到最后的目的地陕西的省会太原为止。

在太原，由于没有大建筑物，他们搭了一座可容一千人的帐篷。这次再度访问华北，宋尚节的信息重点不在“罪”而在“爱”，因为有许多人在他上一次讲道时已经重生了。会中他谦卑的说道：“1933年当我和你们在一起时，体贴肉体；现在你们可以看到我强调的是属灵方面。”

到太原时，他收到一封信，邀请他到北京举办查经聚会。神既指示他战事近在眉睫，因此他认为应当选在离前线较远的福州举行。太原的聚会於7月5日结束，比“七七”事变早了两天。由于北京的芦沟桥事件点燃了长期的战火，并导致太平洋战争。七月七日，当宋尚节抵达上海时，他所担忧的事果然发生了——晚报上赫然公布了中日宣战的新闻。

这一回，宋尚节愉快地在家和妻子儿女们享受了两周的天伦之乐。可是福州的聚会迅速来到，只见他手提轻便小皮箱，又再匆匆上路了。

第三届查经大会终于在1937年7月24日於福州开幕，8月9日结业，除了本地的700位旁听者外，象第二届查经大会一样，共有1600位代表报名参加；可是这次只有国内九省的人参加，海外的一个也没有，因为中日正如火如荼地交锋。按照上届在厦门进行的先例有1902人从未缺席，得到证书。

8月10日，宋尚节离开福州，8月12日回到上海。半夜即8月13日凌晨时分，日本海军在吴淞引弹发炮，激烈的战争蔓延到上海华界，“血的时期”宣告开始。13日天亮，关爱宋家的汤仁熙牧师便来护送宋家大小暂住法租界清心女校内；而尚节却不顾枪林弹雨，竟对自己说：“我必须赶快地赶到战事还未波及的内陆一带工作。”他往西北去，也沿途在以前事奉过的许多城市讲道。十月，他到达陕西的省会西安。古时的西安是丝路的起点。在公元635年唐朝时，景教的宣教士阿罗本(Alopen)已领先到此布道；然而至今只留下著名的景教纪念碑(立於主后781年)。神所要的是一个人，不是一面纪念碑，也不是一副机器。就在这里，神再次差遣尚节到中国内陆传扬基督。

英国浸信会差会的H·W·Burdett 牧师看到宋博士，兴奋得很，因为人们在灵里受了刺激，有如从昏睡症中苏醒一样，积极地进行布道圣工。在他的报告中，他承认宋尚节到访西安是神的

特别恩惠，乃是为了预备信徒的心，面对火炼的试验，就是日本的侵略和共产党的崛起；然而更大的试验接踵而来的是毛泽东的文化革命。

在西安有一个特出的悔改见证：有一个耽溺於抽烟的妇人，得着荣耀的释放以后，便到甘肃的兰州做女传道（称为宣教士更好）。其实战争是祝福的化身，它使福音传到更远的内陆去；同时我们也别忘了西方宣教士的劳苦开荒布道的贡献。

经过西北约12个以上的村镇，宋尚节克服了许多旅途的艰辛，随着挤来挤去的难民和群众前进。他绕道从杭州搭火车南下香港，又从香港航行到上海。1938年1月31日，正好是中国人的农历新年，他眼见妻子和四个孩子在战乱中三迁到愚园路——不管是“愚人园地”或是“智者天堂”，天下没有比家更温暖的地方了。难怪宋尚节著名的奋兴短歌集中，就有一首谱了《可爱的家庭》的副歌。（第四首）

第廿三章 “血”的时期（二）

快马加鞭向南去(1938)

宋博士把家人安顿在新居后，便在1938年2月22日至27日，为上海布道团举行了一个退修会，目的是要在这时代巩固他们的信仰。

接着，他接受他的原籍省份的邀请前去讲道，然后在内地每一村镇传福音。1938年4月25日至5月6日他再度到福州举行另一次的奋兴会。战火弥漫中，政府加紧监视他，并且暗示他要讨论基督徒对抗日军的责任。宋尚节虽然爱国，却不敢违背从天上来

的信息。为了失落的人类，他看地狱之火比战争之火还可怕一千倍呢！因此他一次也不肯改换讲题。

在福州，另有一件大事临到他，就是按立他为牧师。这不但是美以美会督高智(John Gowdy)的意见，也得到兴化和其他区域所有的宣教士及牧师的一致同意。在1938年5月5日上午9点，即奋兴会的第二天，就举行了庄严的按牧典礼。『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藉着豫言，在众长老接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提摩太前书4章14节)按牧礼加强了宋尚节的事奉。为了使一个人接受分别为圣的圣职，使徒时代已经如此实行了。

在按牧礼的事上，宋博士显示服事主者应有的弟兄间顺服之情；否则，神的仆人难以顺服或长期地事奉主。不错，他是神特别按立的；但是有了教会的按立，则完成了诸般的义。

宋尚节牧师快马加鞭地赶到厦门，可惜只差了五分钟，竟误了到香港的船期。他本想从香港乘船到中南半岛，以应那儿“马其顿的呼声”的。

中南半岛聚会(1938年5月至8月)

1938年5月10日，日本侵略中国的灾难延到厦门，幸亏宋尚节还能在翌晨和1800个难民一起乘丰庆轮逃难。13日，难民所乘之船抵达香港，厦门便落入敌人手中。

20日，宋尚节才搭到船抵达中南半岛北部尖端的海防；为了节省宝贵的时间，他要香港的布道队先齐集在Mun Sun学院，参加五天的培灵会。他用扩音机向广大群众发言。

在海防，宋尚节举行了一次聚会，然后才到河内，接着向南到西贡去。北部只有几百个人得救，但主却在西贡使他大得胜利；尤其是在西贡郊外的华人城市永隆，第一晚便有212人得救，31个人作全时间的奉献，组织了15队布道队。

昆明被围

宋尚节从中南半岛乘火车向中国西南的省份云南前行，这里的边界属于越南、寮国及缅甸所共有。他被邀请到云南省会昆明讲道。虽然云南省的工作刚刚开始，传福音比奋兴讲道更适合，然而布道家生动的讲道给听众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中国内地会昆明的麦卡夫G·E·Metcalf先生的报导，证实了昆明的教会大受激励，盛况空前；尤其是三个黎苏族基督徒参加聚会后，为神大发热心：他们回到族中，发起了小型奋兴，众人公开认罪，也得到新力量，向失丧者传福音。

访问泰国

有关宋博士访问泰国的情形，最好让当地人，就是被宋尚节带领归主者之子来告诉我们，他们的国家是怎样得到奋兴的。拔占·罗杜安Prachan Rodruan是一位年青传道，于1985年9月毕业于远东神学院。他写了一篇论文，取名《泰国复原教差传先锋》，论文是应道学士的必缴作业之一，文中题到宋尚节和他在泰国的工作：

“1938年夏天，中国布道家宋尚节到泰国；他是通过私人的邀请而来的，并没有得到教会的担保。藉着他，神使华裔基督徒得着悔改。在曼谷的一间华人大礼拜堂里，他一个月内，每天讲两次道——上午针对基督徒，晚上为非基督徒。每次赴会者有800至1000人，许多基督徒重新献上自己的生命给神；挂名的基督徒悔改了。赖恩融(Leslie T·Lyll)说，约有700位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公开认罪悔改，教会里弥漫着新气息。

“宋尚节给中国人留下戏剧性的冲击力，他的声调有高有

低，坦率清楚。讲道时，他在讲台前后走动，或走下台去。他时常用手指指向听众；他不妥协，有话直说，很显然的有神的恩膏；不论何时，只要他一开口讲话，就会直觉到圣灵的同工，使人深受感动。

“宋尚节到泰国，给差传和教会带来了重大的压力，中国人还能接受他的蹦蹦跳跳的方式，而西方宣教士和泰国人则常常批评他。据说，宋尚节冒犯了泰国人的礼仪——文静和心中的温情。其实，这是拒绝福音者的一般藉口，其实神的灵也藉着他向泰国人讲话，只是与中国人相比，就差劲得多了。秦达·辛汉尼特Chinda Singhanetr博士相信1939年，宋尚节到泰国的工作，使泰人教会比华人教会更加蒙福；不过有许多得着复兴的人，实在是中国或中泰混血的背景。

“因为基本的听众是中国人，泰国人较少，所以他在泰国的聚会就请人翻译。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中泰教会巡回工作，结果一股复兴之力带动了教会。”

宋尚节工作的影响力

“在1938年和1939年的工作中，全体会众都跪下痛哭认罪悔改求神赦免，争吵停止了，债也还清了，冷淡退后的重新得力，基督徒恢复了属灵的追求，热衷於祷告、读经和作见证。挂名的信徒一旦决志为基督而活，马上有所行动，许多人走到台前接受主，其中多数是名不副其实的基督徒。对泰国佛教徒来说，这两次的到访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信徒生活上最明显的改变，是有新活力为主传福音。有200个成年男女和青年参加了布道队，共组织了70队，每周一次出发到郊区的车站布道，或向信佛教的邻居传福音。

“当尚节访问苏旁挪牧师Rev. Sook Pongnoi时，后者正在泰国南部的特兰Trang教会进入第二年的牧养工作，（作者在万国基督教联合会认识了他，他在1972年去世。）他特地到曼谷去听这位中国布道家讲道。Sook牧师得到复兴和激励后，以中泰人的身份邀请宋尚节到特兰Trang教会领会。他同意教会必须为主大发热心。布道家离后，特兰Trang教会继续满座，教会强调公开诵读圣经。宋尚节离开后的一个主日，有16个妇女和5个男人受洗；20个基督徒的儿女也受洗，公开承认信靠基督，全部加入教会；退后的信徒认罪得复兴。这是宋尚节在现存教会中工作具有果效的典型。虽然有新血注入某些教会，但是就算有的话，也是很少；新教会成立，对泛灵论的佛教徒来说，受影响不大。

“1939年初，为了教会急切的要求，主要是来自非华人的，于是宋尚节重到泰国，巡回工作包括了清迈Petchaburi等地。

“在这里，当他用奋兴两个字眼时，并不是指布道方面；基本上，宋尚节的所谓奋兴是指：基督徒的重新得力，跌倒的肢体回转了，以及没有重生经历的教友悔改了。”

奋兴会的评价

“在泰人和华人的教会史上，奋兴来得恰好适时，因为在这些聚会中，有许多已经是或将要是教会主要的领袖们真正悔改了。

“曾有几回，苏Sook牧师提到有关他和宋尚节的事。奋兴会坚定了苏牧师的信仰，保守他至死忠于基督。苏牧师经历多次的逼迫、被捕，然而始终为主站立得稳。在战时，他常常访问教会，结果他成为会议中的讲员，一个出色的布道家和出名的牧师。在泰国基督徒家庭和许多非信徒中，由于他广大的事奉，他

的名字已是家喻户晓了。他把从宋尚节得来的完全归荣给神。

“神圣灵深入的工作，使教会预备好面对1940-1941的国家主义的佛教徒运动，以及1942-1945年的日本战争。马丁Jarrett Kerr说：‘宋尚节在分散的中国人中作了最奇妙的工’。无疑的，这一来，加强了中国基督徒的力量，使他们能在日治时代站立得稳。”

Prachan的论文结束

据赖恩融的报告，从1915至1935年，与长老会连系的教会人数由8千减至7千；宋尚节到来后两年，教会会友人数增至9千。关于拔占Prachan的研究，会友起落人数有待证实；然而不可否认的，宋尚节的两度来访，带来了一股动力，推动了教会的成长。值得记一笔的是：在他第一次访问泰国时，他的门徒林佩轩已先一步到此，促使华人教会在曼谷积极地筹备举行宋尚节的奋兴会；但是宋尚节的门徒林佩轩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1941年初，林佩轩第二次到泰国去，他从马来亚搭火车，到合艾事奉，后来他的弟弟林佩义在那里创立了一间教会。到曼谷途中，他一路经过其他城市，有机会向泰国基督徒讲道。他在泰国南部和泰国信徒讲的话，给他们留下美好的印象，因此消息很快地传到北部。

他在曼谷浸信会举行了12天的奋兴会，这是三年前他曾经到过的地方，接着他坐火车北上清迈，这里是美国长老会全力事奉的中心地带。他在教会和神学院都举行聚会，一连八天每日三堂聚会（宋尚节的方式）；佩轩得着圣灵的能力，他那强有力的信息，一再打中听众的心坎。当圣灵工作时，所见的是何等奇妙的一幕，甚至宣教士中的怀疑者也降服在主前。为了参加聚会，学

生得着休假。有101人悔改，加入宋尚节所设立的布道队。

清迈的成功引领他继续前行，在回到新加坡的基地前，他步宋尚节的后尘，又在其他几个中心打了胜仗。

以利沙需要继承以利亚的工作，无疑的，林佩轩是神兴起的，使他完成了宋尚节的奋兴工作，特别是在福建省、南洋(东南亚)一带。

第廿四章 “血”的时期（三）

跑完最后一站(1938-1939)

从“门”的时期开始，宋尚节曾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国内上海事奉，并且建立了工作的基础；而新加坡可以称为他在海外的工作总部。新加坡之所以是他工作的总部，不但是因为她位居东南亚中心，而且是基于他忠心的翻译者和继承人吴静聆女士对他的爱戴。宋博士所设立的布道队以后组成“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为了进一步训练宋尚节带领归主的信徒，能更好的在神的葡萄园工作，吴女士在1937年5月14日创办了金链灵修神学院，身兼布道团的团长和金链灵修神学院的院长。

在布道团的支持下，她多次邀请宋尚节南来领聚会(第一次是由各教会联合邀请并加以资助的)。

布道团和金链灵修神学院之对宋尚节犹如伯大尼的马大、马利亚和拉撒路一家之对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这儿，还有吴女士的助手黄碧璠女士满有服侍人的恩赐。因此这坐落位于郊区嘉东青巷的椰树婆娑、绿荫如盖的整洁宁静的灵修院早已成为宋博士旅星之家。

在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赞助之下，宋博士1938年10月假灵修院附近的长老会锡安堂主领为期十天的培灵会。在这次聚会中，增加了51队布道队，使总数达到183队。

离开新加坡，宋博士再度访问马来亚的吉隆坡、怡保、太平、实吊远和檳城。神使用祂的仆人，把祂丰富的恩典通过新加坡传到马来亚的大城市。圣经说得好：『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书10章15节）但是宋尚节消耗了太多的体力；为了作主的见证，他从不体贴自己，完全没有休假；因此在马来亚途中，他开始感觉到老毛病又发作了——在美国施行割除痔疮的手术后继续劳动，以致伤口无法复原；虽似小可却成为他肉体中的一根刺！

本该休息的宋博士，却管不了疲劳的轰炸和旧痛复发，他继续前行，好像选手在赛跑中拔腿奔跑，非到终点不能自己一样。现在，他又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为主作见证。1939年1月13日，他第一次从新加坡搭飞机到东爪哇的泗水(Surabaya)，因为印尼的聚会已经开始了。

会众第一次用印尼文唱道：“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流浪！”说明了一件事，在南洋这地方，马来语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在每一次的聚会中，宋尚节用两个翻译员，先由一位译成福建话或客话（根据当地的情况），然后另一位译成印尼语。

荷属东印度公司有基督教改革宗的背景，来自他们注重仪式和保守的文化。一旦见到宋尚节非正统式的讲道，让大家一起开口大声的祷告，不禁大吃一惊；然而福音的能力渐渐成为他自己的印证，因此听众很自然的接受了讲员的讲道方式。柯尼丽亚·巴比Cornelie Baarbe小姐是一位荷兰宣教士，在中爪哇事奉主；虽然起初她也有些怀疑，但却全力支持这些聚会。

宋尚节盼望在清早聚会，然而当地人却认为不实际，但福音的能力再度彰显；他们为了这两个不同的意见起了争论，但宋博

士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向他们讲道，因此他需要用到早上额外时间，大家只好服从。华商集体关了门让店员去聚会，清早的聚会竟告满座。异教徒深感惊讶，耶稣基督的名却大得荣耀。

这一趟，宋尚节没有精力在聚会之余作辅导的工作，他请所有愿意祷告的人写出他们的见证，然后附上一张小照片给他。可是他没有放松自己的每日个人灵修，他在清晨四、五点时起床，照常跪下恭读11章圣经并代祷。

宋博士紧凑地把悔改者组成布道队，因为眼前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人口何止百万的倍数，除非得救了的人踊跃出外寻找失丧者，否则救灵工作怎能完成？除了布道团之外，他要求更多人作全时间的奉献，就象他以前在各处所做的一样。

虽然他的肉体软弱，他却继续为病人祷告。有一个来自巴比Baarbe's小姐教区的妇人，由于重病蒙主医治，感激神的医治大恩，而成为宣教士的得力助手。

宋博士从泗水继续前往，坚定的加紧向天家直奔。先在爪哇两个文化中心要镇玛令Madiun和梭罗Solo工作，接着到万隆，最后到首都巴达维亚(椰加达)。在巴达维亚，每晚有2000人坐满古老的葡萄牙教会。有5000人归向基督。荷兰宣教士对这美好结果大感惊讶，他们认为宋尚节带来的五旬节可以和威尔斯的奋兴相比美。除了悔改者，又成立了46组圣经班。三月底荷属东印度群岛第一次聚会结束后，身心枯竭的他不得不搭船回上海，好好休息一番。但是当他觉得自己又能工作时，他不能安心了；1939年5月18日，他又出现在新加坡，参加金链灵修神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礼(金链的名字是吴女士取自雅歌4章9节的)；同时，他和布道团一起举行了两天的会议，以下是他给团员的劝勉：

(一) 甲、不可停止每月的团员大会。

乙、若你要为主发光，就要合一及添油。

丙、经费要统筹统办，表明在主里合而为一。

丁、团员大会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参与唱诗或作见证者，秩序要井井有条；预备一些简单茶点，在感情上彼此联络，在主里相亲相爱。

(二) 无论那一区开会时，要特别注意讲员；不可自主进行，应十分小心选择讲道者，不可随便请信仰不纯正者，以防团员中毒，因为饥饿不至于死，喝毒药是一定会死的！

(三) 设立布道所：无论那一区布道队所成立的布道所，概以该区的名为名，应保持经济独立，莫倚赖他人。设立布道所的目的是要引多人归主。

(四) 《宋尚节奋兴短歌集》的版权归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所有。

宋博士在5月至8月之间，最后一次到马来亚去，在几个大城市和檳城举行更多聚会。

宋博士守诺言回到荷属东印度群岛，他直接到首都巴达维亚，最先在古老的葡萄牙教会露面，人们热烈的欢迎他，尤其是华人。1939年8月10日，茂物(Buitenzorg)有一个富有的老板十分崇拜他；虽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却把钱装在信封内送给他。可是宋博士一眼看穿对方还没有接受基督，因此直截了当的拒绝他的馈赠；这一来，难免使这位富翁大失面子；然而宋博士并非出于无礼，他热切的盼望引领他悔改归主。

第二次，当宋博士到博哥尔Bogor时，接待他的主人可能知道这回事，便问起有关成功的秘诀。他回答道：“提防金钱、提防女色和提防自己的成见，否则你会走在神的旨意以外。如果是神的旨意，祂会一路引导你。”

一些移民的条例拖延了宋尚节第二次到茂物的聚会，然而神有祂的美意，因为城内没有够大的教会可以容纳2000人，所以他们搭了一座棚。宋尚节带着疼痛和不舒服的身子，以更大的能力传道；呼召时，有900人回归主怀。

宋博士从茂物前往井里汶(Tjirebon)北部的港口，从井里汶到三宝垄在那儿赴会的人多数是华人，数目超过一千。向东往多火山之地。他在马吉冷和爪哇著名的文化中心梭罗及波罗伯杜Borobudur，刚好在日惹附近。再访梭罗后，他回到泗水；上一次，他就是从这港口进入爪哇的。至此，远征已达高潮。

当宋博士抵达目的地时，看到可容4000人的幕棚，令他回忆起厦门和台湾的五旬节情景。9月19至29日，他为全爪哇举办查经聚会，除了泗水的基督徒外，还有全爪哇各地听过宋博士讲道的人前来参加。

现在大家集合在一起听他最后一次的讲道；在这次的聚会中，宋博士讲解马可福音，目的是要训练635队布道队怎样去向四围的百万人作见证；这635队新血来自4000个得救者。

到了傍晚，可容4000人的席棚已嫌太小，各族操各种语言的人群都被吸引前来赴会，至少有5000人。因为宋尚节只传讲耶稣基督和祂钉十字架、复活以及再来，这个最后的聚会就是留着用来讲基督再来的。宋博士警告听众，在我们的主再来之前，人们将要忍受许多痛苦，甚至经历战争；几年后终于应验了。

宋博士接到西里伯斯岛的邀请，请他到摩鹿加群岛的安汶(Ambon)。他在9月30日从泗水乘船出发，面对几百个送行的基督徒，不禁怀念起新加坡的那一幕。西里伯斯(Sulawesi)的望加锡(Ujung Pandang)首先邀请他，当地有不少华人教会和一个华人大社团。宣道会的R·A·Jaffray翟辅民博士和中国海外宣道士协会Chinese Overseas Missionary Union的王载(Leland Wang)牧师在望加锡设立总部。林证耶(Jason Lim)牧师和练光临(Paul Lenn)牧师曾到婆罗洲达雅人中开荒布道；他们的大名在婆罗洲是响当当的。

神的仆人勇猛的从望加锡到摩鹿加的安汶，以期跑完马拉松聚会的最后一站。过去这里还未开化的新几内亚，很久以前在荷兰的统治之下，居民已经是挂名的基督徒；由于安汶的一些教会

领袖，拘泥于荷兰的传统，对宋博士和他的布道法存有偏见，尤其是为病人接手。不管人如何的反对，神使祂的仆人扬名于东印度的最后一站。

1939年11月13日，宋博士回到他在新加坡的“工场总部”。当他在卫理公会福灵堂向三间福建教会的会友讲道时，并不知道这是在新加坡的最后一次讲道。在一个礼拜的聚会中，他使另外的349人悔改，再组织了21队布道队。结束了一个礼拜的聚会后，他最后一次到马来亚是向内地山镇文冬讲道，而对面就是出名的福隆港。他从文冬到巴生，再从巴生到檳城。

当他由新加坡搭船回上海时，曾经慈祥地答应我们在1940年回来，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相见。

一、忘恩负义受神责打，身带伤痕尝痛苦，蒙主救赎脱离迷惘，奉献身心报恩主；多年负架到处奔波，身上毒刺跟着我，不住祷告求主怜悯，恩赐增多刺未除！

二、主大能力加我身上，软弱时候显刚强，主大恩典在我心灵，痛苦期中够我用；肉体受苦常发脾气，这老旧人真该死，性急工难时出怨言，负欠弟兄亏主荣！

三、国难期间驰驱北方，屡受饥寒危厄侵，毒刺肆虐令人难堪，深夜不寐泪沾襟；远方布道无暇休息，一刺一刺又一刺，十刺附身何时得了，忍耐负架往前行！

四、工作八月无日间断，靠神能力不停息，坐着高凳伏於讲台，一日仍然传三次；星洲文冬客西马尼，巴生檳城骷髅地，同工关爱延医治疗，生死全凭主旨意！

五、打针以后毒刺显露，痛苦非常望天府，一月之久病中挣扎，为主作证忘痛楚；身倚沙发每日查经，造就团员练精兵，体虽软弱往前迈进，随主安排行其路！

（宋尚节1939年底旅新遗作；奋兴短歌集246首，调同“主若今日接我灵魂”）

V. 退 隐 之 年

第廿五章 “坟”的时期 (1940-1944)

如果有一个能大胆地和保罗一样的讲“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那个人就是宋尚节——为神在远东燃起复兴的火焰(the Flame for God in the Far East)，1927年11月，宋尚节从美国回到中国的前夕，他把所得到的文凭和奖章金钥全丢入大海中。他凭信心起步事奉主的那一刻，主已经清楚的指示他，他将有三年一期的15年时间为祂工作。在这些年日中，十架道路越走越窄，忍受了许多苦楚和反对。他必须仰望他的救主耶稣，才能喜乐地走完他的路程。

宋尚节从荷属东印度群岛回来后，继续在星马讲道。1940年11月16日，他最后一次在上海讲道，就完全病倒和崩溃，因此必须接受治疗。然而他还是满心欢喜地盼望照他所许诺的回到南洋；就为了这样活泼积极的盼望，使他从污泥中被举起。因此当上海的怀恩堂请求他在落成典礼讲道时，他并没有拒绝。他仍然具有先知般火辣辣的灵力(虽然他有病在身)，一看到群众在堂内喧哗杂乱，不成体统，他在讲台上用手掌出力地拍了一下讲台，大声问道：“这到底是礼拜堂还是剧院啊！”会众这才安静了下来。于是他宣布他的经文取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主的日子来到，好象夜间的贼一样』。在结束讲道前，他发出呼召，请人接受主，看到有90只手举起表示要信主，他很高兴，然而听众丝毫不曾觉察到他是忍着病痛讲完道的。当他回到家中时，竟不

支而倒了——这真是最后一次了！

1940年11月15日，他的旧病复发，严重到医生要他到中国最负盛名的医药治疗中心北京协和医院施手术。他多次拖延，一直到12月4日，他才答应把妻子儿女留在上海，动身到北京去。他深知这是生命中的坟墓期，就这么说道：“我一向为别人祷告，现在一定要别人为我祷告了。”

协和医院诊断他得了癌和肺结核。1940年12月24日，他经过第一次的手术；手术后的两个礼拜，即1941年1月6日，他写信给吴静聆女士和东南亚各布道团。内容如下：

在病床早晨祷告的时候，不忘记你们。

去年11月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护照要到南洋继续没有作完的工作，天天等候英国的大邮船，等来等去，等不到。孰料11月10号到16号在怀恩堂开会七天，旧病又发，一天厉害一天，所以12月4号天津总团长张周新陪我到北平。动身的时候，热度是101度，但蒙神的恩典平安到目的地；12月9号进入北平协和医院。

医生诊断后，都是说些令人灰心的话！12月24号早晨开刀，开刀以后很平安的过去了，到今天已两个礼拜，恐怕不久又要开一次刀。感谢神，叫我略尝十字架上的苦痛，度过长时期的痛苦。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暂时虽不晓得，终久必知道。每一次痛苦的时候，就仰望十字架，有一种能力帮我胜过苦痛。这个病魔什么时候离开身体，目前不知道；盼望你们加增流泪痛哭的祷告，可以把我痛苦的时间缩短。

我觉得主快来了，我们要预备被提；然而必须用许多磨难，炼去我们一切的渣滓，那么见主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了。我虽然是主的仆人，在人眼中看来还不错，经过火的洗礼以后，我只敢在神的面前闭住我的口，觉到自己的卑鄙，别无可夸，只可夸主并祂的十字架。既然尝到这样长时期的苦楚，我实在觉得留在世上没有用处了。若活着对传道的工作有益，固然好；若是离开世

界与主同在，那是快乐无比了。

从前我常讲被提，心里却没有存万分的渴望；现在一想到被提的事，心里何等渴望啊！

我们南洋的弟兄姐妹所居的环境不免受物质世界诱惑，只有肉体的痛苦才可把贪恋世界的心洗得干净。

从今以后，一天黑暗一天，要盼望光明到来。愿你们蒙主保守一直到主再来。

我没有机会写信给每一个地方的布道团，只有这一封信，盼望你们多为我祷告。耶和華沙龙！

主的小仆人宋尚节口述于北京协和医院病床上。

1941年1月6号

1941年1月28日，他开了第二次刀。卧病在床时，1941年4月28日，他另外写了一封信给吴静聆女士和南洋基督徒布道团：

好久不写信给你们，也是因为没有听见你们的消息。今天我要把一点近况报告给你们听，愿你们多在施恩宝座前为仆人祷告。我相信我所受磨难是与你们有益处的。我在这里已经开刀两次，第二次开刀以后到如今已经三个月了；所有伤口都愈合了；只有一个小伤口，整个月了还未长好；最近一个礼拜才晓得这伤口还有些问题，或许要等第三次开刀治疗。

由12月9号到现在已近五个月了，真是长时期的休息。中间经历许多试炼、痛苦，当时看起来不免难过，回头一看，都变成神的恩典。

感谢神，祂把我放在北方一个冷静无情的医院，度着坟墓孤单的生活，叫我多与神接近。由祂大爱中得到许多宝贝的消息，是我一生没有尝过的。我的磨炼不是用笔墨可形容阿！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日子快要来到，那个败坏的罪人快要显出来。启示录13章所画的一幅可怕的影像，已经开始出现在我们面前。你们须要有忍耐和信心，就可以得胜。虽然那个兽不久

要管理普天下，全世界都希奇那个兽，拜它、受它的印记，它的印记并不难猜出来。我们的记号是十字架，他们的记号就是把十字架变形。你们晓得吗？没有这记号的人，不能作买卖，不能在世上享什么名利。所以弟兄姐妹，若你们还是贪爱世上的名利，将来全世界拜那象的时候，你们也要被它拉去了。所以你们要预备吃苦，效法我们的主。祂到世上来留下受苦脚踪，叫一般爱慕主显现的人，甘心乐意快快乐乐的跟随祂的脚踪行。

一、穷困的脚踪：狐狸有洞，飞鸟有巢，祂到世上来的时候，虽然天使为祂报佳音，然而客店却没有空处，只是马槽凄身而已。主阿！我们也愿意学祂在世上无枕头的地方，只求祂在我们心中有安息的所在。

二、逃避的脚踪：主生在世上不多时，还须要在寒夜里逃往埃及，寄居外邦作异乡之客，逃避那个恶魔希律的毒手。神啊！求祂用祂的启示，帮助我们跟随祂跑那逃避的脚踪。

三、隐藏的脚踪：你们看那造化的主，怎样隐藏自己，作一个拿撒勒的木匠，作一个劳苦多、代价少的工人，天天与刀、锯、木头作朋友，赚来一些血汗钱，帮助母亲抚养孤儿。神啊！求祂帮助我们乐意跟随主跑那隐藏的脚踪。

四、等候的脚踪：祂自己忍耐等神的时候，一直到施洗约翰出来预备人的心。祂已经在旷野受完了圣洁的考试，才出来传扬福音。神啊！求祂帮助我们忍耐跟主，跑那等候的脚踪。

五、没有人走过的脚踪：我们作工常常想到大城重镇，但爱我们的主，多年的工作，都在乡村和加利利海边用顶简单的比喻向一般村夫农妇阐扬上帝的福音；叫黑暗死荫之地的人，看见了大光；在荒凉的旷野中，祂行那奇妙变饼的神迹；在冷静的雅各井旁与一个女人讲活水的妙道。神啊！求祂帮助我们跟随主，谦卑的跑那没有人去的脚踪。

六、没有人知道的脚踪：赞美主！祂没有在大礼堂讲道，也

没有大登广告，祂在那彼得小小的房子里对一群渴慕的人讲道；还有机会叫瘫子起来；在叙利亚的一个僻壤，夸奖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在伯赛大的村外医治一个瞎子；在毕士大池边医治一个38年的瘫子，医好了就跑。神啊！求祢帮助我们跟祢跑那没有人知道的脚踪。

七、山上的脚踪：我们夜里都怕鬼，不敢上山。但祂常黑夜在山上祷告——为立12个门徒，祂在山上整夜祷告；为要脱离那强迫祂作王的民众，也在山上祷告，直到四更天；为了为三个门徒开小组查经班，祂暗暗的带他们上了高山，叫他们看出十字架的奇妙，和再来的荣耀。还有许多山上的经验，说也说不完，如山上的讲道、山上的遗嘱....神啊！帮助我们跟祢一步一步的跑山上的脚踪。

八、冒死救人的脚踪：刚刚经过一场可怕的风浪，跑到坟墓的地方，只救一个被鬼附着的人。祂也曾半夜履海，为了可怜那12个在风雨飘摇的一叶扁舟上的门徒。路上何等拥挤，然而祂必要挤到睚鲁的家中，救他的小女儿复活。神啊！求祢帮助我们跟那冒死救命的脚踪。

九、被人误会的脚踪：好多次祂所跑的地方被人误会——为何祂跑到大财主撒该家住宿呢？为何祂在法利赛人家里吃饭让淫妇用眼泪洗祂的脚呢？为何祂故意迟延两天才到伯大尼去叫祂所爱的人复活呢？为何让马利亚打破玉瓶膏祂呢？为何在井边单独与一个淫妇讲道呢？为何.....为何.....？神啊！求祢帮助我们跟着被人误会的脚踪走这一条圣洁的路。

十、被人厌弃的脚踪：在拿撒勒的会堂内讲经，差一点被推下山崖；在许多地方讲道时，不被人鼓掌却挨石头，这真是被厌弃的脚踪。

十一、喝苦杯的脚踪：我们常喜欢喝甜的，祂却要喝苦杯，那苦杯比什么都苦。在客西马尼园内，祂甘心乐意的顺服。神

啊！求祢帮助我们跟那喝苦杯的脚踪。

十二、被人离弃的脚踪：祂的兄弟以为祂是发疯而不信祂；顶亲爱的门徒要卖祂；最优等的门徒也不承认祂；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多年苦心训练的门徒都离开了，只有神在旁边加祂力量。神啊！求祢帮助我们跟主跑那被人离弃的脚踪。

十三、成就主旨的脚踪：每次受苦的时候，祂总是把圣经的允许安慰自己。无论何事，只要神旨成就，祂都乐意顺服。被卖于犹大，被绑于园里，苦是苦的，但叫圣经的话应验就心满意足了。神阿！求祢帮助我们跟那顺服神旨的脚踪。

十四、被人冤枉的脚踪：祂被抓到公会受审判，有许多人用假见证控告祂，祂一句话也不申辩。在彼拉多面前，由祂口里承认祂无罪，还要把祂钉死，祂也无声的象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神阿！求祢帮助我们跟那被人冤枉的脚踪。

十五、各各他的脚踪：那条苦路真难行，再苦不过的，祂一步一步的跑，直到山上。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感谢神！祂还留下许多脚踪，我的一支秃笔写也写不完。总而言之，祂的脚踪是受苦的脚踪，是完全合神旨意的脚踪，我们须跟主跑这些样的脚踪，才能看见复活的大能与被提的荣耀。感谢主！祂必率领我们跑一切祂已跑过的脚踪，叫我们在祂里夸胜，一路散布着那馨香的气味。

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在这末世作基督徒，得下决心随主，忍耐跑这些脚踪，否则一定会失败。时间到了，我要吃饭，书记也快要走了，有许多话不能再说。愿爱我们的主，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末了。

以马内利！

主的仆人宋尚节口述，许汉明代笔

1941年4月28日

他一直在医院住了六个月，6月7日出院，7月3日他搬到西山

或称“香山”居住。在新居住了不久，从上海来了他惟一的儿子约书亚去世的消息。为什么祸一定不单行？他实在对这儿子寄以重望，深盼他能步其后尘；如今，什么都完了！但是，他却象约伯一样，顺服神更高的旨意。『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约伯记1章21节）

当他的病况日见起色，他振作起来，招集了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开始更深入的研经和祷告。

8月26日，宋师母和他们的三个女儿（少了约书亚）也搬到北平来。这时他写了15首短诗，19封给教会和国内及东南亚布道团的公开信。

在他所写的19封信中，以下一封是他最后在1941年10月9日给吴静聆女士和南洋布道团写的，刚好是太平洋战事爆发，海外交通网全部被迫停顿之前两个月。

在最后一封信中，宋博士这么写着：

有两个月没有与你们通信了，我相信你们必是渴慕我的消息，也常常关心为我祷告。自从我在山上寄第一封信给你们以后，我每天不住地为你们祷告，巴不得父神在南洋布道团弟兄姐妹中间，复兴无数的工人来完成父神在末了时期的工作——我巴不得每一个布道团的团员都变作父神的工人。

我们常常盼望有学问、有知识、尊贵的人来领导我们；谁料父神所拣选的就是我们这一帮软弱、卑微、没有学问的平常信徒作祂末了时期的大工人。父神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父神不用那一帮勇士壮士来打死歌利亚，也不用那一帮披铁甲戴铜盔的来打死歌利亚，乃用一个被人藐视、被弟兄看不起而有简单的信心、专心倚靠主、与主有密切交通、只运用人所看不起的五块小石子为武器的少年人大卫。这五块小石子可比五个真理：与主同受苦、与主同钉十字架、与主同埋葬、与主同复活、与主同升天。这五块石头任任一块来就够打死歌利亚而有余。所以我们

不夸我们有什么，我们只夸主基督、只夸自己的软弱、只夸十字架的大能、只夸圣灵的妙工和圣灵的明证、只夸将来的指望。

我在山上祷告的时候，圣灵清楚告诉我：父神要在这末了的时候，作一件新事、作一件奇事，就是在净光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使沙漠变为水池，干地变为涌泉。我求神赐给我们一个灵里的觉悟，觉得自己是一无所有，真是净光了；不但一无所有，且是枯干到极点，像“沙漠”一样！

父神要赐下大复兴以前，必须先给我们深深感觉饥渴；在这样饥渴的时候，许多人盼望复兴家来讲讲道、打打针，好得一时的兴奋。好多的奋兴会所能给的，不过是“夏甲的一皮袋水”，喝了不到几个礼拜又枯干了！自己尚且不能满足，还能帮助别人吗？如今我们应到活水的泉源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主就是活水的泉源，到主面前来的必不被丢弃，必要得着满足。

我愿每一个布道团都变作祷告布道团，那不久全南洋就要归主。愿每一个团，五个人或七个人，一个礼拜至少一次聚集，作灵里祷告的工夫。每一个祷告团体，先跪在施恩宝座前，打开棺材，让主的宝血完全洁净，然后念一章圣经好好思想，藉着圣灵明白那一章的意思；试用那一章圣经来作祷告——各人把他读经时所得的亮光祷告出来，有时这个人所得的祷告出来可帮助那个人；这就是用清水彼此洗脚、彼此建立、彼此相爱、彼此代祷。有重担要互相担当，有苦难要互相安慰，有所得要彼此分享，这样祷告就越能彼此相爱、越能合一；到了一个时候，你也不能无我，我也不能无你。如此这个团体就变成每一个人都活着为主，永远不能分散，除非死才能分开。得着祷告滋味的时候，不但一礼拜一次，就是一天一次也不嫌多，就是一次两三个钟头也不嫌长，甚至饭不吃也不要紧。这个灵里祷告的滋味比什么都香甜；得着这祷告滋味的人，自然没有兴趣看电影、打麻将、说闲话、看小说、买彩票。南洋一带的布道队，只要有一百队真真尝到灵

交的滋味，就能够领导全南洋各海岛归主。这不是理想，而是我在山上实验的——我在山上与一帮弟兄姐妹一同祷告，到如今已经98天了。有时候一天祷告5、6个钟头也不算长，越祷告越爱主，越祷告越团结，越祷告越明白父神的旨意，越祷告越快乐，越祷告心越安静，越祷告越想念主，越祷告越舍不得不祷告，越祷告心中越火热，越祷告彼此越认识，越祷告越彼此相爱，越祷告越受安慰，越祷告越被圣灵充满，越祷告越有滋味，越祷告越自己死透，越祷告越看破世界，越祷告越看见自己的软弱，越祷告越谦卑。愿你们也试一试，若每一队的布道团员能在灵里祷告，必蒙主保守直到那日，必不是有名无实的。若一个教会只有一队祷告的布道团，就足以复兴教会而有余了。

7月28日，小约书亚(天旨)离开世界，他是父神赐给我的独生子，神要他作预表。按启示录12章所记载的大红龙，它顶恨男孩子，要吞吃他，父神却把他提到宝座那里隐藏起来，免得被吞吃。布道团员也是神的孩子，撒但顶恨他，用尽百般的方法要吞吃他——用理学、小学、律法、遗传来掳掠你们。父神的男孩子要天天到施恩座那里被祂隐藏，常常祷告就是隐藏在宝座那里。

在橄榄山上，主看见末日撒但所作的工作，就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做醒祷告，免受迷惑。若不祷告，连选民也要迷惑了。在黑暗当权的时候，看主怎样在客西马尼园里要求三个门徒一同做醒祷告；主拼命祷告甚至汗流满面；主祷告一直等天使下来加增力量，然后才停止。我看见许多年来布道团的失败，就是偏重工作，不注重祷告。我已往的工作，不能满足神心，有许多失败，所以神就用这两年的病带领我到山上来为要看出祷告的紧要、灵交的滋味、与神交通的重要。

如今我不能再回到南洋，只好藉着书信与我灵里的祷告劝勉你们，帮助你们。

8月26日，全家由上海迁到山上来，路上蒙主看顾平安。上

海的家，暂时请杭州爱主的钱愈安姐妹看顾，一切的书信都是由她代寄。我的身体一天强似一天，伤口还有一点没有收口。神似乎故意留下一根刺，为要在祷告中有更深的造就，以至进入主内更深的地步。

这几天因天气有点变迁，我的身体有点软弱，今天比较好一点，所以给你们写信。你们在主内的爱心，我深深的记念。

最近我在祷告中，父神要我在香山租一个地方，开一个华北灵修学院，有毕咏琴姐妹和刘魁琴姐妹为同工，在院中帮忙一切。我也请你们多为此祷告，求神用这灵修学院，造就许多工人，在这末日时期，按父神旨意来侍奉祂，阿们！

爱里同工，灵里合一！

在主怀内的约翰口述

夏去秋来，宋尚节的健康更加好转，他已能在附近散步，欣赏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美景。夕阳斜照，白云朵朵，他何等渴望神的儿子突破蓝色的天空而来！与忙碌工作时相比，坟墓的时期另有一番风味。现在的时间全属他自己，于是他开始编《喻经故事》。在晚上举行家庭礼拜时，得到圣灵的感动，他就讲出来，目的是强调建立教会的重要和栽培工人到工场去收割。1951年7月，《喻经故事》出版。宋师母在序言说道：

「这些喻经故事是宋博士把神的话化为生命，经过10年以上的事奉，他将所了解的圣经和所得的属灵经历互相配合。他要用这些喻经故事来栽培这世代的工人，与主同钉死、同复活；若要完成神的工作，这是惟一有效的方法。这些主题都融合在喻经故事内，但他的思想全部集中于十字架。」

1942年，他的身体更有起色，于是他把非正式的查经班组成“恩典院”，学生可以自由来往，但在院内居住不能超过6个月。这时期来访者有王明道、杨绍唐和他所带领重生的汪兆翔牧师等。

北平虽然在日军统治之下，但是神特别看顾祂的羊群，使她们能享受适度的宗教自由。

那时日军已突袭珍珠港，迫使美国要卷入太平洋战争。至于东南亚呢，宋博士曾到过的国家也一个个的落入日军手中；身为广大南洋的牧者，他是怎样迫切的为分散在各受苦地土的羊群代祷，西从缅甸，东到摩鹿加，北至香港，南达泗水。

1943年春季，他的健康渐渐走下坡，3月27日，他被送到天津受第三次手术。住院三个月，然后回到北京的香山。他还能活着已超过他父亲梦中蒙主指示的15年。他只有为耶稣基督继续忠心的工作，负起准牧者的责任，为所有的羊群代祷。来自中国各地的许多客人和他一样，互相得着帮助。」

1944年6月，病势转剧；这时，家人再度把他送入北京的德国医院，施行最后一次的手术。现在，就藉着宋师母写给吴静聆女士和新加坡布道团的信继续的讲宋博士的事。写信的日期是1945年12月2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时，北京和新加坡已恢复交通网。

「先夫自7月1日回到香山，从此病情日重，在8月16日病危之中，叫同工前来询问查经工作情形，并指示今后的工作。又向院中同道说：“你们不要以为我的病能好，我已祷告，父神指示我，必要离开世界。”可见先夫的离世，主早已清楚指示。于17日早晨，病势益危，昏过去，经多人环跪床前迫切流泪祷告后，渐渐苏醒。乃呼叫全体到香山参加退修的人齐集床前说：“一、你们来山上退修查经的人，要有目的。二、要多多祷告，今后的工作就是祷告的工作。三、山上退修的人，6个月就要下山作工。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只因脚病得厉害，没有力量说出来；现在你们可以回去。”当日下午病况尚好，翌晨五句钟又转剧，遂于1944年8月18日清早7时零7分安然被主接去，脱了地上帐棚，停了叹息和劳苦，安息主怀，脸上显出笑容。当天下午入殓，于

8月22日在香山南营51号基督徒恩典院举行丧事礼拜。赴丧者有各地教会领袖、各地布道团代表及信徒等，计300余人，随棺柩送至坟地；10月1日正式立碑。关于先夫用之香柏木棺柩及墓地都是耶和華以勒亲自为祂仆人预备的。坟地离大路不远，是先夫生前常去的地方。……」

宋尚节博士的出殡礼拜是王明道先生主持。他引用耶利米书1章4至19节，认为宋尚节是主的仆人，是神在这时代所兴起的耶利米。的确，宋尚节是这一个特别的时代，为华文教会所兴起的一位先知，他和使徒保罗一样的实行“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的教导。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完了；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要赐给他的。阿们，阿们！

诗曰：劳苦工程已完毕，凶猛战争已经历；
行人已渡世风波，身登彼岸享安息。
到彼啼痕皆消失，到彼疑难多明白；
一生工作究如何？主为裁判公且直！

第廿六章 结论

宋尚节死于1944年8月18日，那正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前的一年。南洋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后，东南亚一带九万信徒中有一千位左右为他举行了一个追思会。本来，我们是自私的，只会追求世俗的一切；但他却把永生之道传给我们，使我们悔改归向基督，扭转我们的人生观。

新加坡金链灵修神学院也在宋尚节纪念堂为他立下纪念碑；藉此，可以略知他的生平事迹。

另外在新加坡笃信圣经长老会的班丹加略堂，也建了一座“宋尚节纪念堂”，在门楣上就可以看到这标志。

然而在希伯来书13章7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因此那些记载宋尚节的生平和工作的书本比碑石更具纪念性(而且是活生生的)。赖恩融的英文版、刘翼凌的中文版都是有水准的作品；威廉·E·舒邦铎是宋尚节的朋友，这位宣教士写了《怀念宋尚节》后，在1979年交付作者刊印发行。既然有了以上三本名著，以及登载在各杂志的许多中英文杰作，为什么还要多写这一本书呢？

其实作者从未计划写这本书，可以说是作梦也没想到；然而，在1984年10月，作者一位行医的弟弟突然来了一个电话：“你可知道1985年是宋尚节抵达新加坡的金禧纪念吗？为了他到新加坡已经50年的史实，我们应当预备一个有意义的节目来纪念他。”我马上响应：“好吧，我一定要写一本书，把他的一生事迹告诉大家。”我想这样的感力一定是从神而来。

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使我非写这本书不可。如果威廉·E·舒邦铎说，宋尚节是他的老师，而他“从宋博士三个礼拜所学的多过他三年在神学院所学的。”那么我比他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老实说，我也是这位伟大博士的学生。我是因他的讲道而重生，受感动奉献自己全时间事奉神的。1935-1939年在新加坡四、五次的大聚会中，我专诚地坐在台下，听他讲道和解经。何况当我着手写他的学生林佩轩的传记《步宋尚节的脚踪》时，曾经对宋博士的生平作了一番研究，我也选译过他众多讲章中的四十篇为英文，并且通过吴静聆女士，我曾参与他的复兴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

由于有在美国神学院就读的经历，使我现在更深体会宋博士所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能和舒邦铎一样地说：“我从宋尚节

博士学到了许多有深度的事，那是我的神学院教授无法传授给我的。”为了和你分享我老师的教诲，我已经竭尽所能的引用贴切的经文，将宋尚节的形象原原本本的呈献在你们面前。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深信还未得救的挂名基督徒一定会与救主面对面建立起新的关系。年青的读者！你现在重生了，是否也愿意跟随宋尚节的脚步，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全时间事奉主？

我足足用了几百个小时坐在他的脚前聆听他的讲道和教导，我曾经从他身上学到好些美好的音乐和讲道法，可惜我无法在此与你分享，除非你亲自到远东神学院参加讲道法的课程，正如宋博士所强调的——最大的功课不在于学术方面，而是直接来自神；每一个神的真仆人都需要领受神赐下的新生命，且要重新献上自己。在基督徒的事奉中，品格和道德比人从书本得来的知识更重要；当然，我们也不低估属灵人物的伟大工作，不论是圣经注释或是论文。然而宋博士曾经教导我们要比以前更爱读圣经，那是我们不曾努力读过的。至于品格方面，他不但警告我们要小心提防金钱和女色的迷惑，以及自我意志的作祟，他也是一位极端注重圣洁、无我和顺服上主的典型人物。

现代的传道人越来越专业化，他们的事奉是以美钞和银元来计算的。因此有会众觉察到某某人在讲道方面打了如意的算盘，多给多传，少给少传。说到宋博士，他不论到那里，我们都看到他从不浪费分秒的事奉。比如，当他要到中南半岛（印度支那）时，需要在香港等五天的船，他便在短时间内召集了布道团员，举行为期五天的聚会。在新加坡讲道，每天讲三次，每次二小时，他还得花时间辅导为罪痛哭的人，以及医病；对于那些写信求助的饥渴慕义者，他则用他们的照片为他们代祷。

《神统治中国》是赖恩融的最近著述，由内地会证道书局出版。他在文中这么说：“1949年，当共产党大获胜利时，更正教

的教会会友约有一百万人，.....而今天，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数竟有惊人的五千万之多。”赖恩融肯定地说：“中国的基督教，可能比其他国家遭受更多的攻击。然而中国教会不但能够生存下来，而且更加兴旺起来。.....到底这是打从何时开始的经过常年的苦害逼迫，教会又怎样的延续她的生命呢？”

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回答。而威廉舒邦铎说得好：“在1933至1936年之间，宋尚节带领十万人信主，为将面临的共产党逼害作好了准备。”他更进一步的说道：“逼迫常常带来复兴。”或如本书曾引用的话：“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我们相信地狱之门无法战胜耶稣基督之教会。然而在殉道者流血之前，一定要有活的身体，才有血可流；换一句话说，宋尚节带了不少计的基督徒重生了，他影响一百万的基督徒倍增到五千万的这种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中国三届查经大会证实了在这一大群归主的人心中，不但有了新生命的种子，而且还有神丰富的永生话语。查经在一大群归主的人心中，不但接受了新生命，还有神的仆人不住的把神的永生话语供应他们灵里的需要。因为除了当地一省之外，来自中国各省的上千信徒都参加了这些圣经研究课程。这些经常性的研经，使各教会增加了成千有神话语的人，就算在毛泽东长期苦害和逼迫中，他们也带领更多的人信主。

宋博士从来不会忘记讲述和教导有关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的真理。他见证自从主在协和神学院415号房呼召他，替他改名为约翰后，他就知道神不单派他一个人作福音使者，其实，他不过是众使者中之一而已。我的读者啊！你曾否想过，在这罪恶充斥、核子弹层出不穷的世代，人类即将面临一个悲剧么？瞧！地球上满布毒气，死亡随时会带走千万人的性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以上这句圣经宝贵的话，能使科学家宋尚节一变而为传道人，那么，它也可以转变你空虚的人生。这样的话，本书《吾师宋尚节》的写成就有价值了。阿们！

VI. 尾 声

来到这本书的尾声，宋博士的一个学生为他的老师作了一个生命和工作的总结。1970年也是宋博士第一次访问新加坡后的35年，这位学生写过另一篇文章，从这篇文章，可以追溯新加坡的五旬节情况。为了读者命名“负有使命的宋尚节”。这是为他所创立的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35周年特刊而写的。布道团是由他忠心耿耿的同工吴静聆女士所带领的，以下是本文的内容：

“如果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的创始人宋尚节博士的精神和理想，不能使他圈内的团员得着复兴，那么1970年9月8日的35周年纪念便归於徒然！我是在1935—1939年的新加坡五旬节得着复兴，身为第一布道团团员，我要和大家分享宋博士在事奉上大得成功的一个因素。

“宋尚节是一个负有使命的人，他不单有从上头来的命令，也渴望完成这使命。这位中国使徒，可以和我们的主一样地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祂的工。』（约翰福音4章32,34节）据我的观察，回想起他在直落亚逸卫理公会两周的聚会中，为着42位毕业生的灵魂，他是怎样恳切的讲道。每一次都满有能力的讲了二至二小时半。我记得他的临别赠言竟和希西家的祈求相似（参以赛亚书38章5节）。神给我15年的时间工作，所以在奋兴会中，我尽力带领中国和东南亚归向基督。难怪他的福音脚踪有办法踏遍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各国——好象香港、台湾、菲律宾、中南半岛、泰国、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砂劳越和印尼。根据金链灵修神学院内宋尚节纪念堂所立的碑文记载，‘不论他到那里去，他都引领几千人归向主，并且组织了布道队，有许多人奉献作全时间

的事奉。’赖恩融教士所写的论宋尚节生平《神在远东所燃的火焰》一文中，也曾提起在这些地方见到宋尚节工作的长久果效。的确，圣灵是用他作了又深又广的工作，因为他坚强地行完他的路程，主也为他扩展了福音的疆界。

“在25年后的今天，神尚未兴起另一位宋尚节(他死於1944年)。我相信神旨意是要他的跟从者(参哥林多前书11章1节)重新清楚他们起初的呼召，并且决志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完成神的托付。巴不得他们能和主同声说道：‘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祂的工。’你和我是否负有使命的人？”

“写到这里，我为着吴静聆女士满心快慰，她是宋尚节的同工之一，她深知神在她身上的旨意，并且忠心彻底地完成她的工作。在过去的年日里，金链灵修神学院训练了168位男女，他们为主在东南亚传福音的热忱就证明我的观点正确。

“而远东神学院，则是训练以英语为媒介语的学生，但愿我们能得着宋尚节的灵，这也是我们衷心的祷告。不管神托付我们什么工作，不论多小、多不抢眼，让我们现在就做，并且作完它。

“耶稣基督，祂是负有天上使命的神而人，在1970年以前，祂从天上来到地上。30岁时，祂开始传道，然而只有三年半的时间，祂就结束了地上的生活；祂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工作的高潮；祂每天疲於奔命，到此宣告‘成了’！在祂医好那生来瞎眼的人之前，说道：『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约翰福音9章4节)

“宋尚节，这一个负有使命的人，他跟随主的脚踪，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如果我们也象他一样卖力的去做，我们将会看到福音被广传，并写下另一个辉煌的五旬节盛况。”

我要走在耶稣所走的路上——
在人生的窄路上。
祂来到我们的以马忤斯路上，
今要和我们谈心。
祂听见我们的叹息和我们所有的哀声，
祂和我们一同跪下祷告。
我要走在耶稣所走的路上。
祂擦干我的眼泪。
空的坟墓是我人生的起点，
在墓中，有祂从死里复活。
从那里，我走到马可楼上，
和我所有的朋友相会；
我要和多马一起敬拜祂。
我要称祂“我的主”。
哦！你可愿把心给祂？
耶稣，神的儿子！
从孤单的以马忤斯的路上，
基督领着门徒前行；
祂要我们到加略山与祂相会。
祂要赐我们心中一首歌——
回到橄榄山上，
我们聆听祂的大使命：
“去吧！你们到全世界去，
传扬神的话语。”
我要走在耶稣所走的路上，
一生专诚事奉祂。……

附录I. 登山宝训之分析

录自1936年厦门第二届查经大会出版的

宋尚节《讲经集》

马太福音5-7章(即通常所称的登山宝训)

第五章 生命

本章共有九种的生命；这九种的生命可谓之九道，亦可谓之九层宝塔。

1. 虚心 2. 哀恸 3. 温柔 4. 慕义 5. 怜恤 6. 清心 7. 和睦
8. 为义受逼迫 9. 为主被辱骂毁谤。

因此我们每个人要求主助我——

1. 虚心求进天国；2. 为罪哀恸；3. 像孩子的温柔；4. 慕义如吃奶；5. 有爱心怜恤人；6. 能清心看见神；7. 使人和睦；8. 能为义忍受逼迫；9. 能为耶稣忍受一切辱骂痛苦与毁谤。九层宝塔中有七道光芒，这七道光芒称“上德”，就是：1. 成为世上的盐和光；2. 守全律法；3. 对弟兄和睦；4. 对女人圣洁；5. 言语诚实；6. 为敌人祷告完全像天父；7. 我们要像天父那样对人一视同仁。盼望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丰盛的生命。

第六章 道路

1. 在暗中施舍，上帝要显然报答。

2. 在暗中祷告，上帝则显然应允。

3. 免人的债，上帝亦免我的债；反之，上帝亦不赦免我们的债了。

4. 在暗中禁食，上帝则显然报答。

5. 完全奉献，积财於天。

6. 求上帝国与其义，则一切都蒙赐给。

这就是神人交通的道路。每个人若能这样做，一切都得到上帝的喜悦与接纳。这条道路乃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开的；主为罪人而死，打开了这条活的道路。

第七章 真理

1. 知道所应当判断的。就是要判断自己，不是判断他人；若是论断他人即是假冒为善了。

2. 知道所应当分给的。不要把真理胡乱宣传，好像把真珠丢给猪，把圣物丢给狗一样。

3. 知道所应当求的。就是应当求饼求鱼，不要求石头求蛇。

4. 知道所应当进行的。就是要进窄门，走小路。

5. 知道所当分别的。应当晓得分别真假先知；从那里分别呢？看果子就会知道了。

6. 知道应当建立的。应当建立在盘石上，建在盘石上是巩固的。

7. 知道所应当认识的。就是要认识真假传道——耶稣讲道有权柄，有力量；文士可没有。所以本章是给我们对于真理有根本的认识。

赞美主！耶稣给我们最丰富的筵席；因为耶稣到世上来是要拯救罪人，故给予罪人这么丰富的筵席。

附录 II. 舒邦铎牧师写於宋博士去世以前

1934年11月3日至13日，宋博士讲於厦门五旬节。

经文：马可福音第五章21至43节。

请看马可福音第五章21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祂那里聚集；祂正在海边上。』耶稣在格拉森，赶出那个人的污鬼以后，就坐船仍回到加利利去。当耶稣回去了，上了岸的时候，圣经上说：有许多的人跟随耶稣，虽然没有记载数目，但是还可以想像得到的。这一次有许多的人跟随耶稣；但是要耶稣求耶稣的，只有二人，一个是男人名叫睚鲁，一个是女人就是那患血漏病的。巴不得我们每人在这里听了耶稣的话，就要耶稣、求耶稣。

第22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睚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祂脚前。』这个睚鲁是管会堂的，是会堂的主任，有相当的地位。他一看见耶稣就跪在主的面前；象这样有地位的人，跪在耶稣的面前，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这个人跪在耶稣面前呢？因为他需要耶稣；一个需要耶稣的人，他在耶稣面前就会谦卑。

第23节告诉我们他需要耶稣的缘故，所以他向耶稣祷告，『再三的求祂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祢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他祷告不是一次或两次，乃是再三的求耶稣；这是表明他需要耶稣，显出他的恳切，也是因为他的女儿快要死了，所以他求耶稣，需要耶稣医治他的女儿。这个女儿，是他的命根，也可说是他的另一个生命。他需要耶稣，因为他的生命快要死了；他平日不要耶稣，直等到他快要死了，他才知道要耶稣。有一句话说：“有法子请大夫，没法子请耶稣！”他正是这样的人。有一次我在广西，一天晚上有一位女病人快要死

了，许多医生都不能治好她，於是我就到她的家去。到了那里，我为她抹油祷告，病就好了。她是无法可想时才来求告耶稣的。

第24节『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祂。』耶稣与睚鲁同去的时候，圣经上讲有两种的人跟随耶稣，一种是跟随祂，一种是拥挤祂。

自然睚鲁与耶稣同行，他跟随耶稣是与耶稣同心；其余的人不过是拥挤前来看热闹而已。睚鲁就对耶稣说：主啊，快点走，我的女儿快要死了！耶稣怎样？耶稣说不能！若有飞机、火车，自然要乘飞机或搭火车去；可是那时一样也没有，只能走路，不能快。有时你要快，主偏要慢。可是睚鲁没有信心，还不认识耶稣，总是催着说：主啊！快走！有一首歌词：“有主同行，何必挂虑。”睚鲁有主同行，你看他还是挂虑。现在教会当中许多人，都是如睚鲁一样，常常为这样挂虑，为那样挂虑；要知道有主与我们同行，我们可不必挂虑。

第25节『有一个女人，患上了十二年的血漏。』当耶稣走路的时候，来了一个女人，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病，人非常的瘦。我想我们当中，一定也有人患了血漏病；什么是血漏病呢？好比一个基督徒，他心里有罪了，当开复兴会的时候，蒙主的宝血洗了罪；可是复兴过后，他就冷淡下来，如同血漏出去一般！……每次赴复兴会都是如此。这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病，我想教会中一定有许多会友，是血漏的会友；巴不得这些血漏的会友，今天下午能接受圣灵的话，不再有血漏的毛病。

第26节『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这个女人的病非常的厉害，请了许多的医生治都没有法子，病反倒更厉害。当她有法子的时候，她请大夫；现在没有法子了，她只得请耶稣。

第27节『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杂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这个女人很有信心，她想摸一摸耶稣的衣裳便得医治。她是个病弱的女人，要从人丛中挤到前面去，很不容易，但是她的信心胜过一切困难。

第28节『意思说，我只摸祂的衣裳，就必痊愈。』弟兄姐妹们！你要你的血漏病好，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要天天摸耶稣的衣裳，你的病就能够好。这个女人知道耶稣的衣裳会带着能力，所以她要在人群里触摸耶稣的衣裳。

第29节『於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她找到了耶稣，一摸耶稣的衣裳，病立刻就好了。弟兄姐妹！你怕复兴会后仍旧冷淡吗？那你就天天摸耶稣的衣裳，圣经就是耶稣的衣裳。

30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这个女人一摸耶稣的衣裳，病就好了。耶稣便觉得有能力从祂身上出去。若是我们天天念圣经，耶稣的能力也能流到我们的身上，能使我们总不冷淡。

第31节『门徒对祂说：祢看众人拥挤祢，还说谁摸我么？』耶稣问：谁摸我衣裳？门徒说是众人拥挤的缘故，可是触摸与拥挤是大有分别的。许多人读圣经，就如同摸衣裳；他们看圣经是那么的宝贝，那么的甜蜜；但有的人念圣经，就如同拥挤，毫无所得。祷告，就好像是摸耶稣的衣裳那样有单纯的信心，对我们才有益处；因为耶稣的话，非常的有能力。

我的父亲念圣经，很能感动我。他每早五点钟起来，天还没有亮，他一个人点一根烛跪下，祷告了以后，他才念圣经。有时候笑，有时候哭。有一天，我看见了，我就问他说：爸爸！你看什么书？他说：我看天父对我所说的话。我听了，大受感动；从那时起，我也喜欢念圣经。

有许多的人看圣经，真如同看平常的课本一样！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喜欢念圣经，如同我和你们查经一样，一节一节的摸；这样才能永远得复兴，不是暂时的兴奋。

第32节『耶稣周围观看，要见作这事的女人。』若是我们天天念圣经，我们的知识就慢慢的大起来；不特是大，还要“犹”大；不特犹大，还要“加略”犹大！知识和心一大，就骄傲起来。所以我们每天不特要念圣经，也要为耶稣作见证，那才不是犹大。这个女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病就好了，血不漏了，於是她就要走。耶稣肯不肯让她走？耶稣不肯，她既然痊愈了，那就要为耶稣作见证。

第33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兢，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祂。』她不肯作见证，她怕作见证，所以她就战战兢兢的。现在教会中许多人怕为耶稣作见证；我告诉你：不要怕！你作生命见证的时候，你只要看耶稣；我们每一人摸了耶稣的衣裳，不得不为耶稣作见证。所以每个牧师、每个长老、每个执事、每个会友，都要为耶稣作见证。

第34节『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罢；你的灾病痊愈了。』现在她作了见证，她就是耶稣的女儿了。所以我们为耶稣作见证，我们也就是耶稣的儿女。耶稣看见她作了见证，就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病也完全的好了。一个不为耶稣作见证的人，他的病不能完全的好。现在她的病好了，耶稣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罢！她作的见证，没有落空。耶稣要她作见证，为的要帮助睚鲁的信心，坚固睚鲁的信心。这位女人患病十二年，恰好睚鲁的女儿也十二岁，真是奇妙！这位女人的病，没有医生能医治；睚鲁的女儿，也没有医生能医治。他们都是没有法子，才来求耶稣！耶稣能医治十二年患血漏的女人，也照样能医治睚鲁的女儿。睚鲁现在有信心了，他

的信心高到一百度了。

第35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在睚鲁信心高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来报信说：睚鲁，你的女儿死了，没有盼望了，何必再求耶稣，劳动祂呢？睚鲁听见这话，可能埋怨耶稣说：我刚才叫祂走快一点，祂偏要慢慢的走；现在我的女儿死了，我不跟祂了！睚鲁一百度高的信心，降到零下冰点了！耶稣看他如此丧志，耶稣却不让他跌倒；照样，耶稣也是不让我们跌倒。

第36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对睚鲁说：睚鲁！不要怕！只要信！我是有能力的！睚鲁听了这话，他的信心又升到七十五度，他的信心又大了起来。

第37节『於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祂。』这时魔鬼对睚鲁说：睚鲁！你只要怕，不要信！睚鲁听了这话，信心又下降了。所以耶稣不许别人跟随，只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因为他们三个人在门徒中是顶有信心的。他们就对睚鲁说：睚鲁！你不要怕，只要信；我们老师所说的话是靠得住的。睚鲁听见他们的话，信心又高了起来。啊！好多人的信心是靠不住的——忽高忽低，如同睚鲁一样的可怜！

第38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哭泣哀号。』耶稣与睚鲁一同到了他的家中，睚鲁看见他的夫人在哭，亲戚朋友也在哭....睚鲁看见了，也哭得很伤心；他的信心因为看人的缘故，又降下为零度。

第39节『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觉了。』耶稣说：睚鲁！你没有信心；你现在不要哭，你的女儿不是死了，是睡了。睚鲁听见这话，以为女儿真的还没有死，於是他的信心又高了起来。啊！人的信心真靠不

住！

第40节『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他们一听见耶稣说这话，都以耶稣为疯子。先是大哭，现在却都哈哈大笑起来。睚鲁看见大家都在笑，他的信心又小了，又降低了。啊！他听见人的批评，听见人的嗤笑，他又跌倒了！

耶稣看见他们笑，他们的笑影响了睚鲁的信心，所以把他们都赶了出去。耶稣又对睚鲁说：不要怕，只要信！睚鲁的信心又大了些。

於是睚鲁跟着耶稣，到了他女儿的房门，看见女儿躺在床上，没有气息，一动也不动，明明是死了，睚鲁又哭了起来，信心完全的垮了！因为他只看环境、只看人，不知道仰望耶稣。啊！信心是如此脆弱！

第41节『就拉着孩子的手，对她说：大利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耶稣说：睚鲁！你是顶没有信心的人。於是耶稣拉着他女儿的手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果然女孩子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喊爸爸，这时睚鲁的信心又完全恢复到一百度。

第42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他的女儿坐了起来，身体还是很软弱无力，因为多日没有饮食。睚鲁看着她，心里说：这样的软弱，恐怕还要死去！於是他的信心又低到四十五度。

第43节『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她东西吃。』耶稣说：睚鲁，你的信心在那里？现在她活了，身体软弱，乃因多日没有吃饭，现在你可以把牛奶给她喝。於是女儿喝了牛奶，身体刚强，与从前未病时一样。现在她很有力的喊着：爸爸！睚鲁看见她女儿完全好了，於是信心又升高到一百

度。啊！可怜得很，睚鲁因着看环境、看外面、看人，不知道仰望耶稣，所以他的信心一时大，一时小，一时有，一时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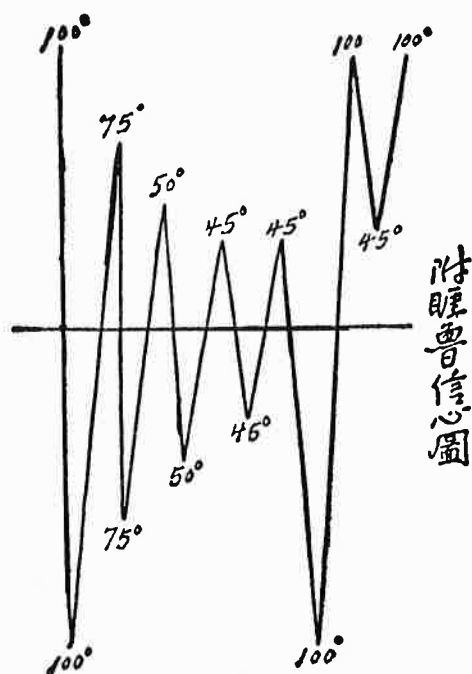
弟兄姐妹们！我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与睚鲁一样。当我灰心丧志的时候，我的信心就低下来；当我觉得有主与我同在，帮助我的时候，我的信心又高了起来。……可怜！

巴不得今天下午每一个人，不要看环境、不要看外面、不要看人，只要仰望耶稣。无论是福是祸，总要跟主到底。有主与我们同行，我们还怕谁呢？

短歌：

不要怕，只要信，不要看人，不看环境与外面；
只要仰望耶稣，一路跟主到天家。

（奋兴短歌集43首）



附录Ⅲ. 舒邦铎牧师在宋博士临终前报导

一个所应许的大复兴

1941年8月5日，宋博士写信给我：

「在主内劳苦的舒邦铎同工平安：自从协和离别以后，我在祷告中，不住的记念你。6月7日离开协和医院，那时还有三个伤口。住在北平布道团总团长许大夫家里，蒙主赐福，三个伤口，两个完全好了。

7月3日，内人锦华因小孩子病得厉害，赶回上海；同日我来香山，暂租一座房子，为夏令退修的所在。在这里已有一个月，伤口将近痊愈。

许多年来神用祂的孩子作那头一步的工作；如今神用两年多的病痛，预备祂的孩子作那比第一步更深的工作。不但领儿女们出埃及过红海到旷野，还要带领儿女们过约但河进迦南，享受那永远的安息。

在我祷告中，神清楚指示：中国教会大复兴的时候到了。这个大复兴不是藉着人，乃是藉着圣灵自己的工作——在一般工人心中运行激动他们，同心合意的联合起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作一个长期的祷告，作一个灵里祷告的工作。

在灵里祷告的时候，神自己要动工，领他们进入真理的深处，领他们到完全死透的地步，领他们到不要我只要主的阶级。

主要领他们有同一的心灵，跑那同一的脚踪；领他们到肢体彼此建立，灵里互相交通，在爱中建立自己的地步。

领他们到爱主所爱、看主所看、恨主所恨、祷告主所要祷

告、作成主所要作成的地步。领他们到断开一切的锁链，在灵里自由，用信心作成神所要作成的工作。

神要在这个时期，作奇妙的事。有许多事我不能用笔写出来；愿你多为这事祷告，相信圣灵必在你心中说话，我就不多说了。

在我的祷告中，神对中国教会的大复兴，在你身上也有托付。愿在我心中运行的灵，也在你心中运行，同在主里面听那微小的声音。在这末日作祂自己所要作成的工作，就是那金银宝石的工作，能经过火试验；（这是以后要受迫害的预言）所有传教士必须先离开中国大陆。」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期，宋博士也对我一位作传教士的朋友说，上帝已向他启示，中国必有一个大复兴，但所有的传教士必须先离开中国大陆。几年之后，所有的传教士都被共产党强迫离境，目前我们正寻求复兴。早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五号，在宋博士所写的信件里就论到「被火试验」，这实在令人感到兴趣。中国的教会必然要经历，现在正是遭受考验的时代。主曾重用宋博士，兴起分散在全国的一个属灵的民族，忍受那个严格的考验。有些人甚至以身殉道，然而又有人心灵里的火星将要藉着上帝的灵风煽起，直等复兴的烈焰，用圣灵的火将不信者、唯物论、并无神派等焚尽。

一种持续的影响力量

宋博士所作的圣工，为什么能这样持久呢？由於他的祷告生活与众不同。在南京时，我们所住的房间仅一板之隔，我曾听见他祷告，有成百甚至成千的人，在祷告表上请求他祷告。宋博士

在每一个地方领会，都有很多个人或团体寻求约谈；为求得这么一个祷告，也要与宋博士约谈。他们每一个人必须带一张卡片（每张约值一个铜板），上面有姓名、住址、性别、年龄、照片、要求祷告事项，和一段见证。

按照要求祷告的性质（每张可写三、四件事），他可以了解每一个人属灵的程度。有些人寻求自己的利益，例如谋职位或工作等；还有人觉得他们的心需要洁净和圣洁，或是关心别人的得救，再不然就是为他们自己的教会复兴祷告。宋博士将那些卡片保存起来，随身携带，共有好几千张，装在两个大号手提箱内，以后他就为那些人热切地祷告，甚至在他一天讲道三次，并有很多约谈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在南京时，听见他哭泣、唉哼、灵里受痛苦，为以前在各地曾参加他所领之聚会的人祷告。我不晓得他怎么能作这种事，除非他有一个属灵的大怜悯，甚至很少人所有的一种爱心；实在应当要追求更美的恩赐（参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这种出于爱心的代祷，必然是更伟大的恩赐之一。

有一些作品论到宋博士，认为他很骄傲；若是如此，他的生活就不可能如此地亲近上帝，并用那种方式为别人代祷，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雅各书4章6节，彼得前书5章5节）。宋博士的谦卑是由看见耶稣而来，并且与祂交谈，活在耶稣十字架的光中，每日都在研读上帝的话。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过於忙碌，太骄傲而无法用那种方式祈祷。

天天为渴慕者祷告

这是他的成功和聚会有持久效果的另一诀窍，就是在他离开

那些渴慕者之后，仍然替他们祷告。这一天，他为北平所有的渴慕者祷告；另外一天，他为天津的渴慕者祈求；然后为上海、福州和兴化等处的渴慕者祷告；因此不论宋博士所到的任何地方，都有很多继续保守真理和信心的基督徒。我在中国，包括台湾，不论到达什么地方，教会中最忠心并最可靠的肢体，就是那些在宋博士所领的聚会中得救和蒙福的人；别人也有同感，这是由于他在会后仍为他们祷告的缘故。不久以前，我曾和来自印尼的一位牧师谈话，在这个大复兴时代，他在那里有一个很兴旺的教会。他说，在他印尼的教会中，有四十个最坚固并且最能得灵魂的会友，都是宋博士主领聚会所结的果子。

宋博士末后的病痛、忧伤、谦卑和离世

宋博士作圣工的第五个时期，乃是“坟墓”时期。在“血”的时期将要结束之前，那时他在印尼，宋博士必须坐着讲道。在末了的聚会中，他是躺卧在一张露营的吊床上传讲的。然后他回到上海，不能再作游行布道。

当他生病住在上海的时期，爱奈·游金博士(Dr Eugene Erny)是东方宣道会的主席，他本人是一位热心的布道家，很能得到灵魂，专程去探访宋博士。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爱奈博士问他：“上帝既然用你医治了这么多人，你自己为什么病得如此严重呢？”宋博士回答说：“现在我需要别人替我祷告。”然而无论谁的祷告都无效，他的病况已开始恶化，必须前往北平协和医院动几次手术；后来发现他患癌症。

这就是“坟墓”的时期(1940至1944年)。在这个时期，宋博士被关闭，同时中国也被禁锢起来。由于日本人的封锁，中国所

有的港口都被关闭，只是人民的流血牺牲的程度，不象以前那样厉害，因为中国人已经学会了游击战争，并且退回中国内陆；可是中国已经断然地遭受封锁。起初宋博士在医院治疗，以后同师母住在北平郊外的西山。他躺卧在床上，全国各地有很多人来看他；每天他仍然有三次聚会，有两位中国女秘书替他写信。

宋博士在北平住院期间，宋师母仍住在上海；有些来自福建住在上海的传教士，要求我把他的师母送往北平，因为我将要在哪里举行聚会。宋师母为了去看望他，与我一同起程，当然我也要往医院探访他。在那个时候，他流着眼泪对我说：“啊！舒牧师，上帝一直在管教我；祂对我说，我对于传教士的批评太苛刻了。”我说：“那儿的话，宋博士，我们需要接受批评；我认为，你能找出我们的缺点，乃是出于上帝。”他继续坚持说：“不，你们离开家乡亲人，并你们自己的国土，为在中国传扬福音，已经作了伟大的牺牲；可是我在过去却批评你们。”因此他说：“我请求你代表所有的传教士赦免我。”由此，可见他的谦卑。

我的「清晨崇拜」

有的时候，宋博士以一种严酷的态度对待我们。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若不在家人身上耗费那么多时间，你可以有了不起的成就。”

他在南昌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天清晨他来吃早餐，看见我跪在沙发旁边跟我们的婴儿罗以讲话，她是我们结婚十三年后的第一个孩子，对于我夫妇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宋博士

说：“啊！我知道了，你正在举行「清晨崇拜」。”

他总是把上帝和上帝的工作摆在他的家人以上，为此有人批评他，可是我从未感觉他在这方面有错处；他只是把上帝的呼召看得非常认真，正如耶稣所说，一个人若是配得上帝的国，并作一个真正跟从基督的人，他必须如此行。我们其余的人对于上帝的呼召，并上帝的工作，却看得不够认真；他是有一个专一的心志，我们大家若都能那样做，该是何等奇妙啊！如有人认识宋博士，并且看他的工作和结果，在这方面就会佩服他对家人的态度。他自己的家人也为他欣慰；宋师母似乎觉得他已作了正当的事情。我从未觉得她对宋博士有所批评；他自己的女儿后来成为青年基督徒的一位领袖。根据报导，因为她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被共产党关在监牢里；1974年，她还要坐牢两年半。

他唯一的儿子死了

当宋师母兼程赶回医院去看宋博士的时候，她在上海便发现儿子的病况严重，那是一种致命的病症。我们曾为使 he 得医治而祈祷，设法安慰她，可是我们的祷告并未得到应允。我在北平再往医院去看他时，宋博士对我说：“舒先生，上帝只有一位独生子，祂死了，我唯一的儿子也死了。”宋博士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境内，有许多事都象征着上帝在世上的圣工，这是千真万确的。他的事奉工作，在中国和远东的教会，受苦和得到属灵的胜利上，都在他的身上表明出来了。

关于宋博士的十五年圣工，这时已开始进入尾声；在纽约城他所住的房间里，主耶稣已将这些事告诉他。我曾为此祈求，流泪祷告，并且说：“主啊！我们需要他；求祢使他的圣工继续，

好像祢过去曾延长希西家王的寿数一样。”在十五年之后，他的确又多活了两年，只是没有做公开的服事工作。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去世。

藉着纪念宋博士大受祝福

一九四五年秋间，中日战争结束之后，当时我在北平，曾往西山去看宋师母，她带领我走到宋博士的墓前。我站在石质的十字架前，回忆宋博士的奇妙生活，使我大受祝福；那时宋师母将宋博士自己用的中文短歌集赠给我一本。在中国大陆并在台湾所举行的许多布道和培灵会中，我都使用过；而且我在马尼拉无线电台从事国语广播工作时，也用过那些短歌，传回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

当我正在写作的时候，宋博士的短歌集摆在我面前，上有他亲笔所写的“宋家自用”字样。在我从事救人和代祷的事奉工作上，又增加一样考验我的东西，并且感动我更加忠心。然而对于宋博士的热心读经和祷告，我始终未完全效法，因而感到失望！但是我们盼望，不论是在东方或西方，上帝再兴起其他的人，受宋博士的生活感动，并作同样甚至更伟大的圣工。

为此，我们恳切地祈求上帝兴起一位更伟大布道家来。上帝常常从逼迫耶稣的人中，呼召他们出来作首领，那时中国和远东必定火热起来，为上帝传扬抵挡不住的福音。

著作者：杜祥辉博士
翻译者：黄升秋女士
校订者：郑遂蓝女士
设计者：程福品牧师
出版者：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
15-19, Green Lane,
Singapore 1543



新加坡基督徒佈道團團章